思無邪匯寶。

陳慶浩・王秋桂 主編

[姑妄言](10)

/清・三韓曹去晶 編

思無邪滙寶 ㊃㊉㊄ 冊／陳慶浩・王秋桂　主編

［姑妄言］（十）

／清・三韓曹去晶　編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　合作出版
成易圖書有限公司　編輯製作

明清豔情小說叢書

《思無邪滙寶》總序

很多中國古籍，因戰亂、政治或其他原因，再加上自然的淘汰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，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、戲劇、唱本等，流失最多。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，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，公私藏書亦鮮蒐集，且在元明清三代，屢遭禁止，毀版焚書，時有所聞。在各類書中，豔情小說，受害最烈。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，社會輿論、各階層的社會組織，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。但另一方面，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，地下流行。不過，在強力壓制下，很多書籍都消失了；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，印刷極不講究，錯漏甚多。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，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，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，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，卻又質量太差，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，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。

好在自本世紀以來，西方文學思想東漸，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，蒐集資料，編寫書目，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。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，漸漸被發現、介紹。另一方面，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，因早年流傳到海外，獲得保存，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俗文學書籍，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。但無論是在海內外，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，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，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。因此，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。

叢書總序

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，閱讀條件亦差，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，去域外讀這些書。前輩學人如鄭振鐸、孫楷第、王重民、劉修業、王古魯等，當代學人如李田意、柳存仁、吳曉鈴、馬幼垣、胡萬川諸位，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。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，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，深知其間艱苦，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，匯爲一編，影印出版，供研究者使用。而身在國外，需覓國內合作者。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、石昌渝兩位合作，編纂《古本小說叢刊》，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。然限於出版環境，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。因此，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，是必要的。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，且以保存未精，常有缺文殘頁；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，即原書亦不易辨識，影印自難卒讀；若干書版本繁多，亦勢難全部印行。故當務之急，乃出校刊排印本；或據別本校勘，務求通讀；有不同版本者，又需一一校勘，作出定本，方能爲研究者使用。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。

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，採用版本超過百種，另又收若干附錄。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，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、俄羅斯、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。其中如全本《姑妄言》、《海陵佚史》及《龍陽逸史》等，皆爲首次面世者。《海陵佚史》爲《醒世恆言》第二十三回〈金海陵縱慾亡身〉的前身，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，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，這對我們了解《三言》的來歷大有幫助。《姑妄言》爲雍正庚戌序抄本，長達百萬言，是繼《金瓶梅》後的一部豔情巨著。此書未見記錄，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。刊本《僧尼孽海》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。《肉蒲團》爲常見之書，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

之排印本；偶有用清刊本者，亦未經詳細校勘。本叢書所收之《肉蒲團》，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，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，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。各書之出版說明，既述故事梗概，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，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，亦加簡述。此叢書所收諸書中，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，不超過三分之一。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，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，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，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，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，但只採用一般坊本，整理粗糙，又隨意刪削，可稱劣本。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，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。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，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，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。

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，有長篇，亦有中篇、短篇。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，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。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，已漸衰落。明初瞿佑的《剪燈新話》，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，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。以後一直要待到《聊齋誌異》問世，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。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《嬌紅記》、《鍾情麗集》、《天緣奇遇》、《花神三妙傳》、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，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，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；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。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，亦有豔情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等，時代早的作品，文體較純；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。此類文言中篇，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。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，在我們這套書中，也是有跡象可尋的。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，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

來處理這個問題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。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《三遂平妖傳》擴充爲四十回本的《新平妖傳》。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。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，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。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，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，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，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。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，沒有例外。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。其原因並不複雜，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，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，爲了爭奪市場，或以降低售價，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，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。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，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；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。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，不會另外寫一本書，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。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。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，要不是和繁本比較，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；也有些甚不用心，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。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，豔情小說更甚，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，觀其流變，對了解各書之形成，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，也是有幫助的。

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，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。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，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、性心理等，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。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，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，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，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，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，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。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，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

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，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。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，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。比較西洋豔情小說，中國小說起源早，類型多，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，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，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。日本的豔情小說，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。本叢書的出版，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，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，奠定堅實的基礎。

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、猥褻小說、穢褻小說、淫蕩小說等，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。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敘寫性愛或以敘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。《天緣奇遇》、《三妙傳》等文言中篇，《空空幻》、《都是幻》等白話小說，皆以敘寫男歡女愛爲主，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，故不選入本叢書中。有些書如《三續金瓶梅》、《梧桐影》等，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，然前者爲《金瓶梅》續書，屬《金瓶梅》系列之一；後者爲《肉蒲團》仿作，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，故亦收入。《情海緣》、《歡喜緣》兩書，雖爲民國時期所編，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，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。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，此類資料不多，但亦有參考價值。

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，五、六十年代，高羅佩就已寫出《中國古代房內考》及《秘戲圖考》兩書。隨著社會開放，性禁忌被打破，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，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。有些豔情小說如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團》、《繡榻野史》等，皆有多種外文譯本。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。本叢書的編輯顧問，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，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，都是出色當行。雷威安的法譯全

本《金瓶梅》，韓南的英譯《肉蒲團》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。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，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，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。缺乏好的校勘本，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；缺乏全面的資料，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。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、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，鉅細靡遺，盡數收集，經過校勘整理，匯爲一編，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。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、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，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。

陳慶浩

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

《思無邪滙寶》編輯凡例

一、版本　廣收現存各種版本，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，比較其價值，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。

二、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；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。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。

三、俗體字、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；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，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。

四、本叢書一律以「。」號斷句，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。句讀基本依原書；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，不一一說明。原書無句讀者補入。

五、校勘符號：

(1)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，於該字或該詞後用〔　〕標示。

(2)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，用〈　〉標出。

(3)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〔　〕標出。

(4)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□號標出。

(5)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○號標出；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。

六、書影　所用各版本之扉頁、所有插圖、首回首頁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

收；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，或全收，或只收首末頁。

七、各書皆有出版說明，述故事梗概，介紹作者資料，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。

八、附錄　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，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。

思無邪滙寶㊹拾伍册

目錄

思無邪滙寶㊃㊉㊄册／陳慶浩・王秋桂　主編

［姑妄言］㈩

清・三韓曹去晶　編

姑妄言第二十三卷

鈍翁曰。寫梅生得中者。彼一生情意兼篤。並無失德。且讀書一場。不博一第。何以榮其身。中而不仕。正是他之廣識高人一頭處。

鍾生梅生賡和詩詞。陶情山水。不過銷磨歲月而已。不然。一部書他兩個係正經脚色。到收場時恐太令(冷)落。未免有強弩之末之誚。

寫賞江梅爲引出郗友之故。引出郗友要明郗夫人之始末。並將充好古楊爲英收拾了去。

鍾生出京。遇榮公於張家灣。郗友進京。遇榮公於臨清州。前後隱隱相對。郗友途遇榮公。爲他在土山置房地流寓張本。鍾悛之惡。不應有小狗子改過之兒。但鍾悛之惡。自作之孽也。已報其身矣。小狗子之改過。鍾越之遺德所致也。試以古人匹之。許善心爲隋室忠臣。許敬宗爲唐朝賊子。許遠復爲唐忠烈之士。三代忠佞大異。小狗子今日之事。不相

類乎。

連寫易于仁牛質家事。一結二人之淫案。次則逐漸結去諸人。寫關爵閻良傳厚一段。不但是爲勸醒炎涼世態中人。更見得世事變遷。小人之心腸眼孔。不可只看目前也。總是作者一筆不肯放鬆。一人不肯漏去。

李賊之死。雖不足盡其罪。亦可稍快人心。

寫弘光馬士英阮大鋮三人。照應第一回內。神謂燕王云。上天已生聖人。神器已有所歸一語。今看他們所做所爲。正可謂爲大清歐民者。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也。爲大清毆明者。弘光馬士英阮大鋮也。

鍾生堅辭馬士英之召。又勸賈文物不受職。不但見他有識。足見那時已非世界矣。

姑妄言卷之二十三

第二十三回　梅孝廉決意辭名　鍾員外無心逢姪

附　易牛兩富翁報應一●生淫刻　弘光一庸主斷送半壁金甌

話說崇禎壬午之秋。梅生得領鄉薦。鍾生同宦蕚賈文物童自大約同公賀過了。鍾生既係故交。又是至戚。等他公事畢後。又來私賀。飲酒之間。鍾生道。吾兄高捷。弟喜之欲狂。但喜中又微有些不足之處。梅生道。莫非弟微幸後有開罪於長兄處麼。鍾生道。非此謂也。弟與兄自幼至壯。無一月不相聚數次。契厚之情。誠所謂異姓骨肉。後因弟戀着雞肋微名。在京數載。雖夢寐之中。未嘗不以故人爲念。諒吾兄自有同心。後被放歸來。復得與吾兄盤桓。方愜愚懷。今兄高中。明歲春闈得意。杏苑看花。游宦都門。又不知幾年分手。始獲再晤。正是古人所謂。

一回相見一回老。　能得幾時爲弟兄。

況弟與兄俱鮮兄弟。故鄙心未免有戀戀耳。言畢悽然。梅生大笑道。兄以弟明歲還北上麼。鍾生道。吾兄今既折桂。明歲定赴瓊林。焉有不去之理。梅生道。弟連今歲這一番都是多舉的。弟與兄幼年同筆。觀諸子皆已釋褐。惟有弟這一領青衿。他戀着我再不肯去。弟前入場時。主意已定。已將酒果祭過他。替他送過行了。倘得徼幸。也與他永別。即落孫山。亦與他永辭了。今幸叨一第。只算把讀書一場的債負結過就罷了。還想甚麼功名富貴不成。兄看今日這局面。尚可求仕麼。國家已如壘卵。若一入仕籍。竟去和光同塵。尸位素餐。又無此千重面甲。要呈身報國。上言得失。兄就是前轍了。設或竟言聽計從。恐大廈將傾。非一木所能支。前日有一敝友自都來。攜得有逆闖檄文。弟不能記憶全抄。內中有數語道。

君非甚暗。孤立而煬蔽恆多。臣盡行私。比黨而公忠絕少。甚至賄通公府。朝廷之威福日移。利入戚紳。閭左之脂膏盡竭。公侯皆食肉。紈褲而倚爲腹心。宦豎悉齕糠。犬豕而借爲耳目。獄囚纍纍。士無報禮之心。征斂重重。民有偕亡之恨。

此數語切中時弊。不可因人廢言。吾兄試看今日之域中。恐非明朝之天下矣。尙何仕爲。弟從此與兄徜徉山水。做一對瀟灑閒人。雖不能效唐六如祝枝山二位先生玩世的高致。且免於流俗。脫乎汚世。世間事總不要管他。了此餘生罷了。鍾生大喜。此後果然他二人無三日不相聚。無十日不同遊。城中則冶城。鐘山。獅子山。淸涼寺。黑龍潭。桃葉渡。史家墩。秦淮河。雞鳴寺。朝天宮。紫竹林。虎踞關。鐵塔寺。小桃源。城外則牛首。祖堂寺。獻花巖。天龍寺。雨花臺。長千里。半山園。靈谷寺。棲霞嶺。木末亭。紫金山。凡是有名古蹟。盡去遊賞。流連終日。皆有留題。也不能盡記。

他二人遊倦之時。或鍾生到梅生家。或梅生到鍾生家。不過是虀菜壺酒小飲。賡詩圍碁說劍。別有幽趣。不可共俗人言也。也時常與宦蕚賈文物童自大互相往來。與他們相聚。就不是這個措大的雅淡風味了。無非是大饕豪飲。擊鼓催花。豁拳行令。再不然就是梨園搬演。雜耍打跌。乒乒乓乓。一味熱鬧而已。辱翁曰。黨太尉之羊羔美酒。亦是人生一樂。鍾梅二生雖不耐頻劇。然都是至親。不好却得。也只得隨着逢場做戲。一日。梅生到鍾生家來。二人小齋共酌。偶然落下雨來。鍾生道。此所謂下雨天留客了。梅生笑道。但恐天留人不留耳。鍾生也笑道。這兩句俗談。竟有一個念法甚妙。道是。

下雨天。留客天。留人不。留。

可新異否。二人撫掌大笑。鍾生道。吾兄今日在此。我二人抵足共榻。清話一宵罷。梅生道。這是極妙的了。洗盞更酌。銜杯賞雨。鍾生道。我二人

何不以雨窗共酌爲題。各賦一律。不拘五言七言。後成者罰一巨觥。兄意何如。梅生道。兄旣有此高興。弟敢不勉強從命。以步後塵。鍾生取過詩彈。遞與梅生。拈了齋儕懷偕四韻。道。用此四韻。不必拘次。任人各用可耳。遂分了筆硯。鍾生想了一想。一揮而就。看梅生時。也作完了。彼此互相請敎。鍾生先看梅生之作。是一首五言律。

清風來北牖。細雨灑幽齋。
座内惟知己。飲中無俗儕。
豪吟添逸興。看劍壯雄懷。
心地問高士。肥輕非所偕。

鍾生看了。道。珠玉在前。全(令)我形穢。小弟罷(罰)一杯。拙作不看罷。梅生(道)。弟不過是拋磚引玉。吾兄恐形我之醜。所以不肯賜敎之意耳。鍾生遞過。梅生看道。

閒倚芸窗對舊儕。何求難助隔天涯。
紛紛❷細雨催詩興。片片飛花壯酒懷。
說劍昂藏低宇宙。談詩密邇小書齋。
高歌暢飲燒銀燭。笑傲王侯非所偕。

梅生道。觀兄佳作。弟眞獻醜了。彼此奬遜❸了一番。重復又飲。鍾生道。弟今日與兄做個竟日之樂。弟方纔想了十二個字。乃人生之所必有者。我與兄各拈六字。每字任意作一小詞。先成者敬一小杯。後成者罰一大杯。何如。梅生道。弟焉能與兄爲敵。若如此。弟就要酩酊了。先後皆用小杯。但分敬罰之名爲優□罷。鍾生道。就如尊命。遂將

貴。富。壽。衣。食。奢。吝。酒。喜。怒。樂。愁。

十二字錄出。搓成團。放在案上。梅生拈得貴富食吝愁樂六字。那六字不消說是鍾生的了。鍾生拯筆拂紙題壽字。道。

一世渾猶春夢。日月如梭飛動。老健幾多時。二豎傍人胡閧。堪痛。堪痛。縱到百齡何用。

右調如夢令

梅生題的是貴字。道。

官將相。位侯王。聲勢豪華世罕雙。一旦到頭春夢覺。金章紫綬兩茫茫。

右調搗練子

兩人看畢。各飲了一杯。鍾生心有所觸。援筆一揮而成。道。請教。梅生纔在思索。見他已成了。笑道。弟罰一杯。方接過一看。是一調浣溪紗。題衣字。

羅綺輕裘稱體裁。夏涼冬暖任心懷。是他頑福自應該。

露肘捉襟襤褸態。先賢曾歷不須哀。皆由前定命安排。

梅生道。且敬兄一杯。俟弟完了再領罰。鍾生飲酒。梅生捉筆寫了。遞與鍾生。道。小弟是一調憶王孫。題的是富字。鍾生看道。

堆金積玉費辛勤。美酒羊羔日夕親。繡榻羅幃佳麗呈。任強橫。無奈時光不讓人。

鍾生道。兄之佳作。可謂後來居上了。敬服。敬服。梅生笑道。謬獎。謬獎。大呼。斟罰酒來。小廝斟了送上。梅生接酒在手。想了想。一飲而盡。擱下杯。即舉筆。頃刻題就。鍾生也連忙寫完了。先看梅生的。是食字的菩薩蠻一調。

食前方丈杯盤列。炰羔膾鼈華筵設。五鼎款嘉賓。大烹皆八珍。　恣情貪飽餟。適口誠堪悅。鼠腹易充盈。黃虀亦飽人。

梅生看鍾生的。題的是奢字。

揮金似土逞豪強。寶馬盡銀妝。俊僕豪奴羅侍。美艷列成行。

衣錦繡。食馨香。臥牙床。百年歲月。三萬時光。瞬息無常。

右調訴衷情

梅生道。兄把這奢華中人說得冰冷。弟因此感動這些鄙吝的人。成了一調醜奴兒令。一筆揮完。鍾生道。弟認罰。等我寫了。一齊飲罷。遂題了一調卜算子說酒字。二人分看。梅生的道。

一生貪鄙惟堆積。衣食難週。聚斂持籌。終日營謀只是愁。
任憑笑罵看財鹵。總不知羞。一旦休休。枉爲他人做馬牛。

看鍾生的酒字道。

一醉解千愁。妙處無過酒。事大如天醉亦休。不必拘升斗。
稱做釣詩鈎。又調敺愁帚。不飲傍人笑我癡。樂趣君知否。

梅生道。兄之尊作。高出弟萬萬。眞令我甘拜下風。兄之敏思。豈遜於弟。有此妙想。故不肯草率下筆耳。斟上二杯。兩人同飲。各有所思。梅生道。

我每人只得二題了。完了一齊飲罷。鍾生道。兄言甚妙。梅生題的是愁字。道。

瀟瀟苦雨。旅客無資斧。囊罄黃金遭貧窶。典盡衣衫襤褸。

終年九食三旬。那堪仰面來人。破户敗廬風雪。孤衾獨對殘燈。

右調清平樂

題樂字的秦樓月一調。道。

交良友。論文斗酒詩千首。詩千首。春風秋月。問花尋柳。

青山流水迎門蹯。(牖)漁魚載酒耕南畝。耕南畝。高歌(一)曲。和聲樵叟。

又看鍾生的一調好事近題喜字。道。

堂上老春萱。百歲猶然康健。遭際昇(平)時候。得親心欣忻。

妻孥賢孝善承歡。兒孫盡良善。但願斑衣戲彩。富貴何須羡。
看他怒字的謁金門一調。道。
人情薄。附勢趨炎逢惡。覆雨翻雲隨意作。善良遭侮謔。
誤國奸邪凶虐。悍婦強奴如鍔。髮指衝冠牙盡嚼。目光如炬
灼。
二人看了一遍。互相贊揚。談笑了一回。又飲了數杯。不覺漏下三鼓。也都有了幾分醺意。方同榻而臥。次日。梅生別去。不多時。又是除夕。過了元旦。到初四日。鍾生請了梅生來同飲春酒。鍾生道。新年俗例。彼此都要互相邀請。終日饕餮酒食。未免爲梅花所笑。弟久慕江梅盛蹟。因無伴侶。未得一遊。不知兄可有此高興。我二人去做此一番冷淡生活。暫脫酒肉地獄之厄。兄意何如。梅生道。妙甚。妙甚。弟生於斯。長於斯。癡長四旬。聞江梅之盛久矣。年年想去一遊。未得其便。兄若有此雅興。弟當

趨陪。還有一件。我們不必拘拘定要去看江梅。隨處有可遊賞之地。就盤桓一兩日。索性過了元宵回來。便覺清靜。鍾生大喜。二人坐了兩乘小轎。攜了三四個家僮。叫人擔着行囊食盒。出了儀鳳門。到天妃宮。在大殿上瞻禮了聖像。妃姓林。四海總神。沿海諸郡縣咸祀之。靈顯特異。故人多致敬。在大殿看了看永樂時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帶來四個碧玉磉香柱。又看了殿後那塊天然玉磬。晴則燥。陰則滴水。此乃燕王篡位之後。特差鄭和下海。以覓璽爲名。實物色建文。鄭和訪覓無跡。順便帶回者。又到淨海寺。問住持僧要出那一堂白描水陸來看了。眞畫得面目如生。神情似活。其細如髮。竟不知誰人手筆。此畫十殿閻羅。被人偷去一幅。只九軸矣。俗相沿傳係西佯(洋)之物。亦鄭和帶來者。但西洋不信鬼神。何得有此也。不過妄言耳。又到寺後三宿岩小飲了一回。這是宋朝韓蘄王圍困金兀朮在此宿了三夜。有奸民王志教他掘小河乘小舟遁去。故有此名。二人談論了一會興亡往事。看看日暮。就在寺內住了。次日

早飯罷。叫取了幾錢香資送了和尚。起身。將午到了洪濟寺。揀一處僧房作寓。次日方去遊賞。那梅樹是數百年古物。也不知始自何代。大者有數抱。小者也有兩三圍。有亭亭獨立的。有垂偃如蓋的。有斜欹的。有側臥的。有三五株相聚一處的。有一二株獨立稍遠的。正開得爛熳。遠遠望之。竟是數百棵玉樹。香聞數里。遊人如蟻。他二人揀了一叢四五株之下。鋪裀坐飲。香氣馥郁。沁入肺腑。氣爽神清。樂難言喻。又見那來賞玩的人。也有乘轎來者。也有坐船來者。也有徒步者。都攜着春盛食盒。還有一種攜摞春盛者。江南閒漢多。既喜浪遊。而又無資。買些須佐酒之物。以乾荷葉包之。以□盧瓶貯酒。親手攜來。到彼賞花飲畢。一摞而回。故美其名曰摞春盛也。也有雅俗。也有男女。但這婦女們窮人家如何來得起。都是富貴人家閨秀。他恐男女混雜。也揀那數株梅樹相聚之下。都解下繡裙來。連結了繫拴(於)樹上。做了幃帳。在內中飲酒賞花。還有挾妓來遊的。還有帶着清唱來的。絲竹管絃。宮商迭奏。又是清幽中的一番熱鬧。眞是第

一賞心的妙境。鍾生道。三十年來聞說江梅之妙。若非今日一遊。幾負梅花。二人賞玩了數日。又遊了遊燕子磯。看了一番江景。正下山來。到關帝廟前。只見一羣人圍着。鍾生同梅生也近前一看。地下跪着兩個花子。一個沒了鼻子。一個瞎了雙眼。一腿臁瘡。（余向在江南內橋遇見兩個乞兒私語。一個算着倒運的帳。臨年逼節。把兩腿的臁瘡又好了。方知臁瘡是花子的本錢。）有一個人穿得也甚齊整。是個買賣人的氣象。儘着踢打那花子。罵道。你這沒良心的奴才。你做了這樣傷天理的事。只說你長遠躲了。一般的今日遇見了我。你做了這喪良心的事。今日也到了這個樣子。眞是現世現報了。你只把我家的人還我個下落就罷了。一面說着。一面打。那花子只是喊叫。並不說甚麼。那人道。你這奴才。問着你不說。我就罷了不成。我送你到了衙門夾起你來。看你說不說。那花子打急了。說道。是我一時吃了狗屎。（不是吃了狗屎。因楊爲英而賣妻。是吃羊屎。）做錯了。你如今就把我打死了也沒用。你妹子是我賣到外路去了。那人道。賣與了甚麼

人。花子道。賣與江西巡撫榮老爺家了。那人道。我不信。你如何就賣到他家。花子道。現有媒人。這個可是說得謊的。那人忿忿的又打了兩下。道。我不同你講。告了下來。憑官處治。夾着你這奴才。追着媒人。自有個的實下落。我且尋了地方聰(總)甲來。把你兩個奴才交付明白。我再去呈狀。轉身就走。鍾生聽見話話有因。叫家人攆上那人。請他來說話。那人正走。聽得後面叫道。那位爺站站。我家老爺請你說話。那人聽見。連忙回身問道。是那位老爺。叫我說甚麼。家人指着鍾生。道。我家老爺姓鍾。是刑部員外。那人住在同城。豈不知道。忙走回幾步。到鍾生面前。鍾生與他拱拱手。他不敢回禮。但躬身道。小人不敢。請問老爺呼喚。有何吩咐。鍾生道。兄上姓。那人道。小人賤姓郗。名友。鍾生道。方纔兄打的那人是甚麼人。姓甚麼。郗友道。那個瞎子叫做充好古。當日小人的妹子不幸嫁了他這個下流奴才。一生酷好屁股。把家私花盡。後來厚上

了一個兔子。叫做楊爲英。他沒有錢使。小人外邊去做買賣不在家。他竟公然把小的妹子賣掉了。那個膁瘡腿沒鼻子的花子就是他心愛的楊爲英了。小人後來回到家中。聽了這話。要去告他。他不知如何知覺。把間破房子賣了。兩個就一齊逃了出來。躲了這十多年。不知幾時害天報瘡。弄成這個樣子。小人今日來看看江梅。偶然遇着這兩個奴才。雖然他瞎了眼。聲音舉動還影影認得。他今日到了這個地步。也就算現報在眼了。但不知舍妹下落。所以要呈官追出個底細去處。小人好尋了去看看。以盡兄妹之情。（世間有如此好哥哥耶。我不敢信。果你眞是郗有矣。人有視姐妹如陌路者。見此愧否。）鍾生聽了這話。方明郗氏到榮公家的緣故。上前一把拉着他的手。笑道。兄不必着急。令妹的始末原由。我盡知道。我曾會見過兩次。我替兄報個喜信罷。不必與那下流奴才較論。也不必驚動官府衙門了。那郗友驚道。老爺貴人。如何得知舍妹下落。鍾生道。這話說起甚長。此處也非說話之

所。兄同我到敝寓。細細奉告。郗友同鍾生梅生步着到洪濟寺來。鍾生向梅生道。這件事弟胸中胡塗了這些年。今聽得郗兄說這些原委。方纔明白。梅生道。從不曾見兄提及此事。鍾生道。連賤內跟前。弟皆不曾說。說話之間。已到了寓處。攜手共入。讓坐。郗友道。小人怎敢坐。鍾生定拉他坐了。道。兄如今是一位夫人的令兄了。郗友笑道。老爺這語甚奇。舍妹焉有這樣的福。鍾生笑着道。兄疑我是說謊麼。我當年做秀才時。在這位梅兄府上會文。回來途間遇雨。天又晚了。只得在一園中棚下暫避。遂將郗氏投水起。怎樣救他。次日送他衣服盤費。後來只說兄八月內回家。令妹就有靠了。接着那時我徼幸得中。忙忙碌碌。所以我就不曾去看。又把出京到了張家灣。如何遇見。如何相待。怎樣承他夫婦二位盛情。如今侍郎夫人難道還是假的。幸虧今日遇我。若到了官。審出根由。再行文到滎公處。說是有夫婦女。令妹一位夫人。豈不削了面

皮。況且令甥也生了幾位。郗友聽說。歡喜眞說不盡。忙跪謝鍾生道。眞大恩人。若不虧老爺救拔。舍妹焉有這一步。鍾生忙扶起。大家又談了一會。郗友告辭。滿臉喜色而回。鍾生送了出來。只見兩個小和尚跑來。道。方纔兩個花子不知爲甚事跳下江去。連泡兒也不見冒一個。就不見了。好些漁船救了一會。總不見影兒。鍾生向郗友道。也就足以洩舍妹之氣了。郗友別去。鍾生與梅生次日到燕子磯山頂上亭中坐下。俯瞰大江。見一羣少年操弧矢。賭飲江岸。內有一生。百發百中。滿座傾倒。忽見一搖船客從而觀之。嘆道。善則善矣。惜乎未盡其神也。那生慍而操弓進曰。請爾試之。搖船客令立十竿於百步外。引彀大呼道。中某節。百矢無一虛謬。諸少年大驚。邀上座。遂取觥自酌。鍾生遙見之。知爲異人。邀之上山同飲。請述姓名。彼大笑道。吾搖船客耳。有何名姓。豪飲了數觥。見鍾生的小童捧着筆硯。他立起取筆在手。蘸得黑濃。向壁上大

揮。道。

一叫蒼天一撫膺。可憐功業已無憑。

呑聲泣盡傷心淚。贏得霜毛兩鬢增。

其二。

一葉長江萬里浮。塡胸空有半天愁。

癡心想望黃河水。逆向崑崙西北流。

其三。

自嗟無地可依棲。只合孤舟東復西。

怪殺傷心堤畔樹。年年春暮子規啼。

題罷。擲筆。如飛而去。追呼不顧。到江畔。跳上小船。放於中流。不知所往。

二生不勝嘆異。雖知其爲隱君子。恨不識其姓字。鍾生梅生又遊了兩

三日。也興盡而返。不由舊路。就進了觀音門。又看了看陳妙常女貞觀

故址。進了神策門內城。又到古寧庵紫竹林二處。遊賞了兩三日。這兩處都修枯禪的眞僧。一個吃酒肉的混帳和尚也沒有。甚是幽雅。正合了古詩兩句。道。

曲徑通幽處。　禪房花木深。

他二人也合了兩句。道。

因過竹院逢僧話。　偷得浮生半日閒。偶憶一笑談。一大老與友僧相約某日到彼寺閒遊。至日到彼。亦吟此二句。主僧笑道。老先生雖閒了半日。老僧却忙了三日。

二人途中分路歸家。正値大雪瀰漫。鍾生坐在轎中。賞着那亂瓊碎玉。歸來到家中不遠。見一羣人圍在街上。不知何故。看時。都是左右街坊。忙叫住轎。下了轎。那些街坊上人先不防是他。見他下了轎。都躲避不及。上前道罪。道。不知老爺駕到。失於迴避。多有得罪。老爺貴人。大下着雪。就坐着過去也罷了。鍾生道。列位是甚麼話。都是好街鄰。這可使得。

（眞古道君子。使輕薄兒郎愧殺。）列位。這樣大雪在此有甚麼貴幹。內中一個姓金的。名叫金德性。是鍾生緊鄰。（可記着此人。）上前答道。不知何處來了一個花子。凍死在這裡。是我們地方上的事。所以同在這裡看看。鍾生忙問道。竟死了麼。衆人道。纔摸他的胸口。還有些溫熱。但誰敢擔這干係。擡了家去救他。只好看着斷了氣。報官去罷了。鍾生聽了。艴然變色。道。豈有此理。救人一命。莫大陰功。況惻隱之心。人皆有之。那裡有個見死不救的理。遂吩咐家人道。你們同轎夫快把這人擡了回去。那家僮上前一看。道。這個樣子是活不得的了。何苦擡個死人到家去惹是非。鍾生喝道。胡說。就是死在我家。衆位高鄰都是證見。難道這樣一個人。還怕人說我圖財害命不成。他就死了。我與他一口棺材埋葬了。也是一點仁心。衆人道。老爺的恩德。這是極好的事。衆街坊巴不得要推乾淨。向轎夫道。你擡着老爺的轎。我們幫着送了這人去。衆人上前擡了那乞兒到鍾生家來。

鍾生也不坐轎了。隨衆人踏着雪。步了來家。把他擡到一間小房內。放在一張床上。衆人作別去了。鍾生命家人替他撣淨了雪。叫取了副鋪蓋來與他睡下。燒了些薑湯灌下。睡了好半日。漸漸甦醒過來。鍾生大喜。忙叫取了熱酒來。叫他吃了兩鍾。又煮了稀粥。叫他吃了半碗。鍾生吩咐家人照看着他。然後回到上房去安歇。鍾生見了這乞兒。就像至親骨肉一般。由不得心裡惦着。再睡不着。但恐近日至親骨肉未必如此。天纔微明。就叫人煮粥與他吃。親自又起身去看。見他也動得些了。叫家人取了兩件綿衣。一條綿褲。與他穿上。還叫睡倒。扶養了兩三日。那乞兒已好了。他原沒有病。不過是凍餓壞了的。得了這幾日的飽食暖衣。屋裡大盆火生着。暖氣騰騰的。自然就好了。那日鍾生來看他。他慌忙爬下床來。跪倒叩謝。道。小人已是死了的。蒙老爺天恩救拔。殺身也感報不盡。鍾生拉起他來。道。你姓甚麼。是那裡人。爲何就到了這個地步。那人見問。哭着

說道。小人姓鍾。就是本京人。原也是好人家兒女。祖上都是詩禮人家。因爲自己不長進。自幼貪賭好吃。纔到了這個地位。也是自作自受。怨不得人的。鍾聲(生)聽得他是同姓。又覺得他彷彿像當日哥哥的形狀。心有❹所觸。忙問道。你可有父母麼。今在那裡。他聽見問這話。越發大哭起來。答應不出。鍾生道。問你緣何不說。他方道。老爺若問到這上頭。我越發該死了。所以不敢答應。鍾生道。你只管說。他道。我父親原在此處住。後搬到清江浦去開店。爲了一場人命。把房子也賣了。纔救出命來。小人不成器。賭輸了沒得還人。將父親的幾兩銀子輸了。不敢回家。遂投了一個四川酆都縣姓顧的四衙。跟了去。這些年顧四衙又死了。(酆都縣的故四衙。焉有不死者。)小人空身出來。幾千里奔到這裡。想到清江浦去。我又不敢見我父親。在這裡要尋我的一個叔叔。總問不着。年程荒旱。幾個錢用完了。衣服也當賣吃了。後來沒法。只得討飯。誰知連飯也化不出來。

所以流落到這個田地。肚裡空着。前日遇那場大雪。故此就凍倒了。要不是老爺的天恩憐救。小人此時也餵了豬狗了。鍾生見他說的與向年嫂子話相近。忙又問他道。你叔叔叫甚名字。他做甚麼事。〔他道。〕我的那叔叔比我只大三四歲。離他時。他纔十來歲。我只七八歲。如今就在眼前也不認得。也不知他做何事業。所以找尋不着。他的名字我常聽見爹媽說。他在城外公家讀書。叫做鍾情。鍾生聽說。知他是小狗子了。却不認得。又眞(問)了一句道。你父親叫甚名字。你母親姓甚麼。他道。我父親叫做鍾悛。我母親姓鄂。我叫做小狗子。鍾生上前一把抱住他。哭道。我的姪兒。我就是你親叔叔鍾情了。小狗子把他看了一看。看了一看他。妙。猶相逢是夢中也。重復跪倒。叩了幾個頭。放聲大哭了一場。鍾生把他拉着到了內裡。指着錢貴。對他道。這是你嬸娘。他也叩了頭。又指着代目。道。這是你小嬸娘。他又要叩頭。鍾生拉住道。作揖。〔他〕把手一揖。又叫

了鍾文鍾武來拜見了哥哥。然後叫他坐下。〔問道。〕你父母如今可知道怎麼樣了。他又哭起來了。〔道。〕姪兒不肖。自從出來。如今已十多年了。並不知父母音耗。鍾生也流着淚。將他上京會試時。遇見鄂氏已嫁了何家。並他父親已死了。無力買地水葬的話。❺對他說了。那小狗子聽了這話。站起來向着牆儘力一頭撞去。血流滿面。倒在地下。鍾生驚得忙抱住。叫道。姪兒。你快醒來。叫了有多聲。只見他喉中聲響。總不做聲。鍾生要熱水。錢貴忙遞過。撬開牙灌了幾口。聽得喉中一聲響。吐出兩口鮮血。大哭道。姪兒此刻就死已是遲了。叔叔不殺我。還救我做甚麼。鍾生哭道。那是你幼年無知。你如今就死也救不轉你父親了。你若能改過自新。你父親也就瞑目了。勸撫了一會。替他把血拭了。包好了頭。扶他起來。叔姪二人悲悲切切。連晚飯都沒吃。過了一夜。次日。叫他洗浴了。鍾生取出自己一身新衣。叫他徹底更換。這日梅生來。聞

知他們叔姪相逢。約了宦蕚賈文物童自大公分來賀。鍾生領着小狗子都去回謝。又請酒。也鬧了數日。鍾生每日留心看姪兒可能改過。見他時常提起父母來就暗暗悲啼。鍾生甚慘然。知道他有自悔之意。心中暗喜。又暗地吩咐鍾用。叫誘他外邊去戲耍。他總不聽。後來多次了。他怒起道。我是要該死的人。叔叔把我還當人看。我再有絲毫不成器。不但叔叔殺我。我父親陰靈自然就殺了我了。再要來這樣引誘。我就告訴叔叔與你了不成。鍾用復了鍾生。鍾生又悲又喜。喜的是姪兒改過。將來可以接續哥哥一脈。悲的是姪兒雖然會着了。但哥哥已沒了。嫂又嫁了人。一家永不能再會了。過了幾日。鍾生替他起了個名字。叫做鍾自新。字又新。又遲了兩個月。鍾生叫媒人替他尋媳婦。他知道了。對鍾生道。姪兒蒙叔父收養。侍奉一生。再不娶媳婦的。鍾生道。這是何故。他又哭起來道。我父親因我氣死。母親因我父死無依。方纔嫁人。姪

兒若是長進。父親未必得死。就是父親病故。有我養活。母親也未必改嫁。想到這裡。恨不得自己拿刀割出心來。姪兒如今死有餘責。（辜）還敢望娶妻生子的受用麼。說着。流淚不止。鍾生也滴了幾點淚。正色道。你說的固是。但你父死者已不能復生。你可知道書上說。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。你若不娶妻。豈不〈能〉絕了你父親的後嗣。這是因小而廢大了。他又哭着道。叔叔教導。姪兒焉敢不聽。但是我父親雖不能復生。我母親如今現在人家。不知作何光景。我忍心在這裡快樂麼。鍾生嘆了幾口氣。道。好。好。你的意思怎麼樣。他道。姪兒想要去❻祭奠祭奠父親。看看母親的光景。回來再做商議。鍾生道。這是極好的事。我成你的孝思。遂取出二十兩銀子遞與他。道。你拿去做盤纏。他道。那裡用得這些。四五兩銀子就夠了。鍾生也是試他。看他見了銀子拿他花費不花費的意思。見他說多。也不好收回。便道。你母親嫁的那家也甚貧窮。你

用不了的。就與了你母親罷。鍾自新見叔叔說得關切。也就收下。第二日天未亮。他就來辭叔嬸。鍾生又叮囑早回。他起身去了。過了二十多天。鍾生在房中向錢貴道。此處到清江浦不過有五六天路程。往返半月餘就夠了。他如今去了許久。還不見回來。不知何故。過了幾日。只見鍾自新面帶喜色進來。向叔叔嬸母作揖。鍾生問道。我正在這裡念你。你回來了。你母親可好麼。鍾自新道。母親同姪兒回來了。鍾生驚問道。他在人家。如何得同你來。他道。姪兒到了那裡。找着了母親。那繼父已死了兩三個月。母親正孤身無依靠。姪兒祭了父親。帶的盤纏多了。又替母親旋製了幾件衣裳。所以躭遲了日子。雇了一隻小揚州划子到了儀眞閘上換了滿江紅。同母親來了。現在旱西門外石城橋泊着。鍾生道。既然來了。你爲何不同他來家。他道。母親說他曾嫁過人家。不知叔叔許回來不許。因此❼不敢同來。鍾生〔道〕。這是甚麼話。你母親當

日也是萬不得已。今日旣來。焉有不來家之理。遂叫家人雇轎夫擡轎。隨姪兒去接。吩咐備下酒飯。不多時。鄂氏到了。鍾生率領着錢貴代目兩個兒子都接到廳上。進來哭了一場。然後見了禮。衆人見鄂氏時。兩鬢斑白。已是老媪了。大家訴說幾年的往事。然後安席接風。歡聚飲酒。鍾生收拾了一個獨院三間。原是小廳。間隔了與他母子同住。又與了鄂氏一個小婢。又派了兩個僕婦輪流供送茶飯。梅生知他嫂姪重圓。知會了宦賈童三人。李氏侯氏鐵氏富氏都來看賀。錢貴留下酒飯。鍾生着鍾自新進來謝了四位親家母。李氏因問鄂氏道。令郎可有了親事沒有。錢貴接着道。還不曾有岳家。正叫媒人替他尋着呢。富氏道。我倒看見一家有個好女兒。生得貞靜賢淑。模樣又乾淨。我去提了看。錢貴道。這好極了。但不知是誰家。富氏（道。）原是我家門下鮑信之。他如今不做了北捕廳通判了嗎。他的娘子請我。有他一個嫡堂小姑陪

我。我說的就是〔他。〕他的親哥哥是個秀才。錢貴忙下來。斟上了一鍾酒敬富氏。又拜了一拜。笑道。全仗鼎力了。富氏回拜。笑着道。事還不知成與不成。我倒先吃了媒酒。錢貴道。親家奶奶去說。再沒有不成的。天晚散去。錢貴對鍾生道。鍾生聞〔之〕甚喜。次日。又親去托賈文物。賈文物也允諾。他夫妻二人商議了一番。去請了含香妯娌來當面講。遂差人去請鮑大奶奶二奶奶二位閒敘。請了來。飲酒中間。富氏提起這門親事。含香滿口應承。貞姑道。回去同丈夫商議回話。晚了辭歸。次午。含香打發一個僕婦來說。親事允了。請鍾老爺這裡着人到二房去求便成。賈文物遣人與鍾生說知。鍾生知道鄔合與鮑信之是故交。請了鄔合來。煩他去求。鮑復之允了。鍾生擇日行聘。又選吉辰娶了進門。果然好個媳婦。他是自幼跟着貞姑陶鎔出來的。知文達禮。十分賢孝。鄂氏得了這樣個好媳婦。喜是不消說。倒像個婆婆一般疼愛他。（此言謬矣。世間

（媳婦疼愛婆婆者幾人哉。）就是錢貴代目也着實疼他了不得。一家和美。鍾生敬這鄂氏。還是以長嫂之禮。並不以另嫁過的人待他薄情。愛這鍾自新媳夫（婦）如親兒媳一樣。錢貴與鄂氏妯娌也甚親熱。鍾自新不但能孝順母親。他孝敬叔嬸如同父母一般。疼愛這兩個兄弟無比。眞可謂敗子回頭金不換。鍾生見姪兒如此老成。心中大悅。把家務全交付與他。自己無事只看書或賦詩。高興了約梅生同去陶情山水。俗事總不經心。鍾自新也不負叔叔所托。把家中料理板板策策的。甚有次序。鍾生一日在家。正同姪兒閒話。忽門上傳進有個姓郗的人求見。鍾生知是郗友。叫請了進來。到了廳上。郗友叩謝。鍾生忙還禮不迭。郗友道。怎敢當老爺這樣過謙。定要請起。鍾生決乎不肯。方一齊起來。作揖坐下。郗友道。前幸遇老爺。小人次日就當來叩謝。恐老爺尚未回府。因有些要緊事件。往杭州去了許久。昨晚到舍。今日特來奉叩。鍾生道。豈敢有勞臺

駕。我們都係相與間。兄這等稱呼太謙。就不是了。都友袖中取出個禮單來遞上。道。不堪微物。孝敬老爺賞人罷。鍾生接過一看。都是上樣食物。

金華火腿。紹興筍鮝。松紅糟黃雀。鱸魚。江陰糟鮰魚。炙鱘。衢州橘子。湖州酒楊梅。臺州天摩筍。蜜浸雕棗。天摩嶺。言其極高之意。非天目山也。嶺上有大刹。左右有百餘家。無地可耕。土人皆採筍貨賣。即市上所賣之細綠筍也。以地得名。嶺上產棗極大。皆去核。雕鏤人物花卉。以蜜浸之。本處即賣二分一個。過客買做土物饋人。若食只甜而已矣。全無棗味。嶺上更多紫荊樹。土人掘其根。製香几筆筒匙箸瓶之類貨之。頗有佳致。

並惠泉酒之類。鍾生道。如何敢當這樣厚愛。決不敢領。都友道。舍妹蒙老爺再生之恩。萬分不能報一。只不過聊盡鄙心。老爺要不收。使小人愧死了。鍾生推辭不卻。然後道謝收了。擡了進去。因問道。兄近來作何貴幹。都友道。當日原在外邊作些買賣。數年來因湖廣沿江一帶流寇從(縱)橫。所以不敢遠出。只在家株守。不過蘇杭近處走走罷了。鍾生

道。兄若無事。何不到都中看看令妹。郗友道。小人也有此想。鍾生道。兄爲何還是如此稱呼。只做朋友相稱纔是。郗友道。承蒙老爺見愛。斗膽了。晚弟倒要去看看。但恐榮公位尊。難得見面。倘或一時不認起來。徒費了往返盤纏。辛苦還是小事。仰攀豪貴親戚。不遇而歸。回來有何顏面以見親友。所以欲前又止。鍾生笑道。兄所慮乃勢利中之常情。但榮公令妹決不是那種人。弟不過些須的微情。令妹夫人尚念念不忘。榮公尚如此相愛。而況兄骨肉之間乎。且令甥今年已十數歲了。焉有不認之理。兄若果然要去。弟有一字問候榮公。內中再致一函候令妹夫人。備言兄去探親的話。兄到那裡。先煩人投入。若令妹見了。自然請會。郗友大喜。稱謝不已。鍾生遂同他到書房坐下。寫了一封候榮公稟啓。併那郗夫人小啓一封。也裝在一處封了。押圖書用了。付與郗友。道。素常山東一帶土賊竊發。行旅甚難。兄不若搭船。自運河而去。庶可放心。

郗友道。承老爺盛愛。敢不遵命。辭了回來。過了幾日。收拾齊備。搭了一隻長船行客貨船進京。行將及一月。到了臨清等閘。船中無事。上岸走走。有兩箭之遙。過了閘口。見數隻大座船也泊在那裡。船頭上豎着兩面奉指(旨)榮歸的金字大牌。吹吹打打。十分熱鬧。郗友正站住了看。聽得傍邊一個人道。這不知是那位大官府榮歸故里。這般體面。又一個道。我纔在閘上聽見閘官齊集人夫伺候。有禮部侍郎榮老爺。是湖廣人。告病回籍的船要過閘。郗友聽了。心下一驚。道。此人莫非就是我妹子的丈夫。正在躊躇。只見船上搖搖擺擺走下一個體面管家來。世上偏是大老得用之奴僕。一旦乍富之貧兒。慣會搖搖擺擺。而正經人決無此態。郗友上前陪着小心問道。請問大爺。這位老爺榮歸。可是原任做過江西巡撫的。那人道。可正是。你問他怎麼。郗友滿心歡喜。答道。有南京住的原任刑部鍾老爺有書問候老爺。我正要進京。不想在這裡遇見。那人道。既有鍾老爺的書。拿來。我替你投進去。

郗友道。書還在船上。大爺略等片時。我去取來。忙回到船上。換了一身新衣服。取出書子。到船邊遞與那人。他道。這是夫人的坐船。你還遠遠站着。不許你近前。等候回話。郗友便退回些立住。那家人將書拿上船去。到艙門口稟了。僕婦接入。呈與榮公。榮公拆開一看。是一封問安並謝向年厚愛的話。又一個小封寫着夫人稟啓。榮公也拆開看了。上面先是問安。並錢氏戴氏同候致謝。後方說偶然遇見夫人令兄郗友。久想夫人骨肉之情。不敢輕造潭〈前〉府相認。晚生勸其來京。特具函奉達。着其親自上投。榮公見了。忙叫丫鬟在內艙請出夫人來。把字兒念與他聽了。遂問道。這是待你刻薄的令兄麼。郗夫人聽見字兒上說的是郗友。便道。不是。那一個是我叔伯哥哥。這是我同胞的哥哥。我那年到這裡來時。他在外面做生意去了。遂問那家人道。送書子的人在那裡。〔家人道。〕現在岸上站着。郗夫人忙到窗前向外一看。果然是

他親兄。忙叫道。快請舅爺上船來〈從〉相會。那家人方知是夫人的親胞兄。忙跑上岸。向郗友垂手躬身道。小人先不認得舅爺。大膽得罪。夫人請上船相會。郗友遂上船來。那家人忙搭扶手。眞可謂前倨而後恭。榮公接出艙門。攜手到了艙中。郗友先與榮〔公〕作揖。然後兄妹兩個人大哭了一場。見禮坐下。郗夫人叫五個外甥兩個外甥女見了娘舅。大兒已十五歲。業經娶過外甥媳婦。也拜了舅公。榮公向郗友道。我五十歲尚還無子。以爲後嗣無望了。自娶了令妹。今十六年中。得五男二女。實出望外。因指着大兒子道。他名榮錫。第二的名榮杖。三的名榮浩。四的名榮燿。五的名榮臺。郗友道。此皆姑老爺忠君愛民陰德所致。舍妹亦叨福庇。郗夫人兄妹各敘了十數載的想念話。榮公問及鍾生近況。郗友與鍾生原非深交。不知其詳。只約略答了數句。榮公又問他往京可還有別事。郗友道。因別舍妹久了。欲圖一會。並無別事。榮公道。既如此。我

們同回去。吩咐家人隨舅爺去搬了行李來。在頭號客船上安歇。郗友還帶了許多南京食物做土儀的。都搬來送上。郗夫人見哥哥來得這樣體面。着實歡喜。榮公擺酒接風。入席共飲。郗友與榮公對席。夫人打橫。飲了數巡。郗夫人問可曾續絃。娶了嫂子。生了姪兒沒有。郗友道。就是那年我八月盡回家。上冬就娶了邵氏女兒續絃。到如今生了兩個女兒。一個十四。一個十一。一個兒子五歲了。（此一問斷不可少。一則是兄妹敍敍家常。二來是做後娶他女兒做媳婦。若此處不說。後來便是突如其來。）郗夫人問道。那惡人好古還在麽。郗友會意。答道。他自那年聽得我回家。便逃得不知去向。今年春間無心遇着。我要送他到官。他着了急。同楊爲英俱投江死了。郗夫人嘆了兩聲。復喜笑道。天有眼。天有眼。（於情論之固可恨。於事論之當感之不置。非他一賣。何有今日。）榮公問道。你說的是誰。郗夫人道。就是我那惡兄了。榮公點頭嘆了兩聲。道。人於骨肉無情者。豈無報應。但遲早耳。又向郗友道。我湖廣故鄉屢遭流寇殘害。似不可歸。愚意要在南京左

近村中。有傍山臨水可以陶情的地方。覓一所住宅暫居。不知可有這去處麽。郗友聽說。滿心歡喜。若在南京住下。他兄妹可常相會。十分慫恿。〔道。〕離城只二十來里。乃當日謝安石所居之東山。今名土山。那個地方眞好山水。若要卜居。除非那裡方妙。榮公道。既然有此妙處。舅兄暫歇數日。煩帶幾個小价先去覓下住宅。預備下一應器皿並動用傢伙要緊。過了幾日。煩郗友同了家人。帶了銀子。雇了快船先去。又復鍾生的回書。並謝他送❸郗友來相會一事。郗友到了南京。見了鍾生。投了榮公書嗣〔翰〕並謝了鍾生的引進。然後說榮公要南京卜居。鍾生也是甚喜。遂着人打聽榮公幾時可到。過了些日子。榮公到了。鍾生接到船上見了。他夫婦送了下程。再三謝向日之情。次日。錢氏戴氏帶了兩個兒子。也來船上謝了郗夫人。鍾生又請榮公與郗夫人接風。榮公辭謝。他一概總不入城。鍾生夫婦又送了席來。榮公感謝不已。郗

夫人又送了許多京中之物。先是那郗友到土山訪買房地。易于仁聞知是侍郎公要買房子田地。他住居隔壁有一所大宅。並數百畝良田。願白白相送。郗友不肯。他竟賤價售與。希圖借光。這是自有生民以來小人之常情。又不足爲笑。郗友來復榮公。榮公已置了房子。是樣俱全備了。榮公闔家搬到土山去住。因易于仁有讓價之情。又係貼鄰。時常請來相敍。鍾生也常來看榮公。偶與易于仁會着。說起牛質是他的親家。牛質的外甥女是鮑復之之妻。鮑復之之妹是鍾生之姪媳。這樣算盤打不清的親戚。他望着人道。刑部鍾老爺也是我的四門親家。（非四門親家。乃八門親家矣。與其認這等瓜葛。不若道。鍾老爺原是我要招的女婿。還覺親熱。）榮侍郎老爺又是我親家的好友。勢利場中。依草附木。借人爲榮者不少。惟明眼看之覺可恥可笑耳。後來榮公勸郗友也搬上土山同住。郗夫人見大姪女生得好。娶了做次子的媳婦。親上加親。分外親熱。不在話下。一日。鍾生特到土山來看榮公。榮公喜道。學

生僻處鄉隅。此地竟無一可談之人。內兄還略可晤對。他又往浙江去了。承先生不棄。命駕遠臨。鄙意欲奉屈草榻數宵。古人作平原十日之飲。我輩雖非飲客。作十宵清夜之談。不知臺意如何。鍾生笑道。晚生此軀也是毫無世事的。既承老先生見愛。敢不遵命。但恐過擾郇廚。大費主人物料。晚生有所不安耳。榮公笑道。先生前雖降臨數次。皆因怱忙。未得深敍。心甚歉仄。今奉屈者。欲談積愫耳。但鄉村間恐無美品以款嘉賓。何敢當個擾字。兩人在書房中促膝而談。無非講些經史。談些詩文。議論些古今興亡得失。或手談數局。或品茶數甌。午後備了一桌極豐盛的酒席相待。鍾生不安道。晚生蒙老先生過愛。當以通家子姪相待便好。如此盛設。反使晚生不安了。榮公笑道。一餐便飯。先生何須過謙稱譽。鍾生道。既承費事。只晚生一人在此。何不約易親翁同坐坐。老先生尊意可否。榮公道。此翁於世情則圓熟。（果爾天下皆去得。）恐不足以對高明

談吐。毫不在此。世人但患無勢利耳。若有此二字。雖放屁。無人不贊其香美者。鍾生笑道。若請他來論文。或恐強其所難。請來吃酒。大約也還不妨。榮公大笑。吩咐家人去請。那易于仁聽見榮公請他陪鍾生。可有不來的。頃刻而至。相揖罷。榮公道。都係至交。就請坐罷。彼此相遜。鍾生讓易于仁齒長。易于仁讓鍾生是客。決不敢僭。讓了多時。榮公向鍾生道。先生不必謙了。請坐了罷。易親翁與學生比鄰。還算半東。先生遠來是客。倒是托契的好。況又非大席。何必過遜。易于仁道。榮老大人尊言是極。我小弟是決不敢僭老親翁先生的。鍾生只得道了罪。坐了客位。易于仁還要讓榮公對陪。榮公笑道。主人有僭客的禮麽。這不消讓了。他方與鍾生對坐。榮公下陪。須臾。送上菜來。說不盡的美味。雖無鳳髓龍肝。也極盡人間佳品。飲了幾巡。送上飯來。吃畢撤了。與鍾生家人吃。又換上果碟。都是絕精下酒之物。榮公道。我們並無外客。知己相逢。要脫客套纔妙。我學生酒量不堪。與麯糵無緣。不能

奉陪。鍾先生同易公要盡其酒量方妙。鍾生道。承老先生厚愛。但晚生溝渠量耳。數杯之後。即酶然矣。易親翁尊量極宏。請寬飲數觥。以盡老先生雅愛。易于仁雖是個土財主。每常以爲雞魚鵝肉。間或廚子包的酒席有些海參魚翅之數。就是絕妙的了。何嘗見過這樣佳饌異味。俗語說。三代爲宦。纔知穿衣吃飯。雖然不過牲畜治辦的。但烹炰異樣。竟不知是如何整治。他方纔雖吃了那些美味。還有幾品不認得是何物。見別人吃。他也吃。只知美口而已。此時擺列着這些稀奇果品。異樣佳饌。酒又香得噴鼻。要去大飲大嚼。恐人笑他村氣。見鍾生讓他。可還不吃。便放量大饕。榮公是做大官的人。每常宴客。人在他面前踧踧踖踖。做出許多斯文態度來。今見易于仁這樣大啖大嚼。不知他是村俗。不曾見過大老家禮貌。反以爲他老實可喜。叫家人取了個玉杯來。連連送酒。他也杯杯的不辭。飲到掌燈以後。雖未到十分酩酊醉。也有了八

分醺意。鍾生也酒夠了。說道。晚生鼠量已盈。夜深了。告止罷。榮公還要留坐。鍾生苦辭。方纔肯了。易于仁也辭別歸家。榮公要陪鍾生同榻。鍾生再三不肯。他告了安置。始回上房。一宿晚景不題。鍾生睡到五鼓時醒來。隱隱聽得哭聲。心下動疑。到天明時。又聽得窗外有人。雖是輕輕說話。却內中帶着咨嗟嘆息之聲。覺得有些異樣。叫家人起來去問。榮公管家進來說。易大爺昨晚回去。五鼓時得暴病死了。方纔他兒子到門口來叩頭報喪。鍾生吃了一驚。忙穿衣起來。不多時。榮公出來。也不勝駭異。早點畢。榮公同鍾生到他家去弔唁。問其病故之緣由。只見他的兩個兒子蠢蠢然毫無悲戚之容。答道。我們也不知道是甚麼病。母親說好好的睡覺。半夜裡叫心疼。（何嘗心疼。或倒是耳朵疼。）五更天就死了。鍾生聽得內中有許多婦人號哭。細聆其聲。不住點頭嗟嘆。二人回來。到書房坐下。榮公道。適纔先生在他家聽得哭聲。有許多疑色。是何緣故。（鍾生好耳。榮公好目。）

鍾生道。此人之死。定有不明。晚生雖不能聆音察意。也還聽得一個大概。那些婦人無非是他的妻妾婢婦。內中哀而不傷者。此乃衆人不得不哭。不過乾號而已。此無所關心者也。內有數人。哭旣不哀。聲又帶懼。不知何故。只有一個哭得哀慟迫切之至。其中倘有他弊。異日必自此人身上明之。晚生鄙見如此。或他日有驗。亦未可知。榮公點頭嘆了幾聲。鍾生住了數日。辭了回家去了。你道易于仁如何死的。那馬蚤兒水良兒先配了那苗秀谷實。借得了種。這兩個丫頭豈有不貪主人之妾之尊。而肯爲家奴之妻之賤的理。當日原是叫他下去借種。旣已借得。自然要回復主人。況且若生得兒女。將來還想做副主母。就告訴了易于仁。又叫了兩個人上來。但易于仁的妾婢甚多。他雖好淫。但以一人之身。焉能盡供許多人之樂。這些婦人生於鄉。長於鄉。又遇着這樣個淫主公。可還知有甚羞恥。易于仁他是不論白日黑夜。院內房中。興到

即弄的。家人男子雖一個不許上來。但他不過是個土財主。又非仕宦門第。禮樂人家。知道甚麼叫做閨門嚴肅。這些婦女瞞了他的眼。都時常往外邊走動。也都各有私夫。這水良兒馬蚤兒的舊夫苗秀谷實。雖是兩條圣漢。都陽物粗雄。腰間力猛。他二人還常常出去同他敍舊。後來頑得多次。又棄舊取新。二人私想商議互易其夫。那兩男人有何不肯。要是他自己的老婆。恐蒙龜名。或還吝嗇。這牝是主人公之物。何不可公中而用之。兩下就換了。自從換過。就任水馬二婦欲新則新。愛舊則舊。或他兩人中有一個偷空下來。遇着苗谷二人在一處。舊新就同門起來。他的牝戶竟成了田地。苗谷一齊栽種。他四人倒也過得甚是和美。從無爭競之意。已非一年。因衆婦人皆有所私。互相隱瞞。誰肯洩誰的事。內中只有鄒氏。他自從遇着那仙狐。經過他那種交媾。料道世間男子也無出其右者。倒覺淫心稍退。後來生了奇姐。大了嫁了人家。

易于仁也另眼看他。袁氏日夜惟以貪淫爲事。（這也算得是一件事。奇談。）家務總置之膜外。鄒氏位居其次。少不得要做了當家婆。越發尊位體重了。再不肯做淫褻的事。他知易勤易壽非夫主之骨血。將來這分家私。他女兒有多半承受。不想女兒又死了。他主持家務。一味從寬。倒也頗得下人們的感戴。易于仁自從收了焦面鬼大娘來家之後。雖喜他善淫。但面目既已可憎。此物又寡骨精瘦。毫無可取。先還偶爾寄興。後竟不一過而問焉。這焦氏是騷得無對的人。當日名曰守寡。因無垂青之人。實是死捱。後遇了卜通。痛弄了數年纔罷。騷氣略出了一出。今到了易于仁內邊。見他不時同人高興。恩波總總不能相及。弄得眼飽肚飢。如何過得。雖分了。一個角先生。並相與了後院中那幾個老(毛)猴子。（角先生毛猴子倒也堪對。）安能解得饞吻。想以一杯之水。救車薪之火。如何能夠。後來知道人皆有副夫我獨無。不但他新來乍到。不知誰是誰人的契友。從何處而尋覓。

兼之貌又不揚。他間或做些媚態去勾引人。豈但不能邀愛。且失笑者多。贊美者絕無一人。知道這樣美事輪不到他的了。一團興致化爲忿怒。怒而繼之以醋。常出去打聽。要拿別人的錯縫。出他胸中惡氣。那一日。他倒是無心下去看看他的兒子。四處尋覓不見。找到苗秀的窗下。聽得房中聲息大異。在他窗洞中一張。見苗秀同馬蚤兒在地下凳子上弄。谷實同水良兒在床上弄。兩處響聲〈所〉聞於窗外。他見了這樣美事。如何肯走。儘着站住。看了多時。四人又互相另等更換。那水良兒馬蚤兒到了樂境。那嘻笑哼叫之聲。雖不敢不(大)膽歡呼。忍不住時就露出來了。焦氏顧看這個。又顧看那個。看他兩下出出進進。不忍瞬目。眼睛都看花了。下邊的水順着把褲脚褶衣都淌濕了還不知道。見他們事畢要收兵了。苗谷二人拔出陽物。大有可觀。由不得打了一個寒噤。渾身一痲。再要看一會。恐他們出來看見。不但不能分惠稍嘗。

還恐要受他輕薄。只得咬着牙。拍了拍胸。拍了拍胸。妙極。看既不可。去又不捨。眞難刮劃。兩條腿像癱了一般。酥軟難行。只得慢慢一步步走。掙着走到上邊。倒在床上。惱氣了半日。一日。見袁氏左右沒人。他悄悄告訴。連他二人的陽物有多粗多大的東西。用手比與袁氏看。說得那弄法津津有味。袁氏聽得他們偷漢。毫不介意。後說到二人有如此之具。倒怒起來。暗想道。如今他年已五旬。精力大非昔比。叫我日夜守着這牛角先生對頭。要想嘗個好肉滋味。比奇珍異寶還難得的。他們有這樣好美物。不送來孝敬我。竟留○○起來了。好生可惡。因對焦氏道。你留心打聽。他們再要做此事。你來告訴我。我去拿住他。定有好處到你。那焦氏合了他的心事。日日留神打聽。一日。易于仁進城看女婿牛耕去了。眾妾婢得了這個閒空。都去各尋對偶。這焦氏留心。見水良兒馬蚤見隱隱藏藏一溜煙也去了。他隨後跟了去。在窗洞一張。他四人正在起手。忙飛走上來。喘吁吁

笑嘻嘻向袁氏做個手勢。道。他四個人又穿上了。這樣這樣呢。奶奶快些去看。袁氏同他下來。走到苗秀門口。把門一推。不想門不曾閂好。隨手而開。見他四個好弄。他們見了主母。魂飛魄散。赤條條一齊跪下叩頭。袁氏也不做聲。先向二人腰間一看。果然兩件好東西。濕達達一個紫光頭。直豎豎一撮黑鬍鬚。好生動火。坐在床上。假意怒道。你們後來瞞着我做這樣的事。該當甚麼罪。四個人不敢做聲。只是叩頭。袁氏見了這美具。一來忍不得了。二來怕誤了工夫。笑罵道。你這兩個奴才。有這樣好東西。不來孝敬我。倒孝敬了丫頭。又向水馬二人道。你這兩個淫婦。有他們這等好美物。都不送了上來。許你們私藏着受用麼。他四人聽得這話。都纔放了心。馬蚤兒笑道。久要孝敬奶奶。因不見出奇。怕奶奶不稀罕。故此不敢。奶奶要不嫌棄。叫他用力服事。二人竟站起來。水良兒就替他脫衣服。袁氏道。大白日裡脫甚麼衣裳。馬蚤兒就去褪

他的褲子。他借那意兒就倒在床上。馬蚤兒纔替他脫光。水良兒忙取過一床夾被。疊了墊在屁股底下。向苗秀道。你好好的服事奶奶。那苗秀還疑是夢。笑盈盈忙上去就弄。袁氏見谷實還跪着呢。說道。他兩個每常也弄夠了。你同焦氏弄弄去。谷實雖不愛他。奉主母之命。不敢不遵。也就跳起身來。焦氏忙自己扯去褲子。慢些。扯破了可惜。谷實將他按在一張破椅子上。焦氏兩足大蹺。谷實將他腿夾在肋下。做一齣懶漢推車的故事。偶憶一笑談。一偷兒入人室。正值夫妻行房。聽得婦問道。這叫個甚麼名色。夫答道。這是懶漢推車。少刻。其妻淫聲浪語。哼哼叫笑。偷兒忍耐不住。急得滿地亂走。其夫聞得大駭。說道。那裡脚步響。偷兒道。是走路的。其人詫道。你如何在人屋裡來走路。偷兒道。你在床上推得車。難道屋裡走不得路。馬蚤兒要奉承主母。爬上床。在苗秀背後。雙手抱着他的屁股。加力狠推。水良兒也看上興來了。向谷實笑〔道。〕我也來幫幫你。便在後面推起。好半日工夫方散去。且說那鄒氏那日在窗內坐着。袁氏下去時不曾看見他。他却瞥見袁氏帶着焦氏出去。多時尚不見回來。也還不在心上。後來。但是易于仁不在家。袁氏便同

焦氏出去。半日方回。不知何故。如此者多次。心疑道。他從來不甚往下邊去的。這些時不住往那裡去。這有些古怪。那一日。易于仁又有事他往。又見袁氏同焦氏忙忙的走了出去。鄒氏便自己出去尋探。到了院門外邊。四處望望。房子又多。不知在何處。想道。管他的閒事做甚麼。正想要回來。只見一個十來歲的小丫頭走來。鄒氏問道。你看見奶奶沒有。那丫頭道。我先見奶奶同嬸嬸焦氏到苗大叔家裡去。這一會沒看見。那苗秀的房子那裡。在拐角盡頭。是沒人來往去處的。此句下得好。不然他們做事。豈無人見聞也。

鄒氏悄悄走到房前。見門關着。隔門窗聽聽。響聲大怪。又到窗外一張。谷實同袁氏在床上扛着兩條腿。像扯風箱一般。抽得那袁氏上哼下響。馬蚤兒在後推着。苗秀同焦氏在一條凳子上幹。水良兒在傍笑着看。那焦氏雖不敢大呼。那親祖宗親哥哥親爹爹親漢子。無般不叫出來。鄒氏一見。連忙抽身走回房中。坐下想道。這樣的事。丫頭無羞恥

也還不該。奶奶一個正主。如何也做這等下賤的勾當。大白晝同丫頭老婆兩個家奴在一處淫蕩。也就〈無〉到無臉面之極了。這事對老爹說旣不好。不說又不好。倘事露。渾的帶淸的。壞的帶好的。這還是小事。設或有意外之變。那時怎了。他們到了這樣地位。人心喪盡。還有甚麼夫妻主婢的情意。還是說的好。使老爹好用心防範他。過了數日。易于仁到鄒氏房中來。鄒氏欲言又忍。呑呑吐吐的樣子。易于仁甚是動疑。再三盤問。鄒氏不得已。把所見的事相告。又再三叮囑。你千萬不可聲明。只放在心裡。改日若是親眼見了。把兩個奴才驅逐出去。旣不落醜名。又無禍患。一天的事都完了。你此時倘鬧起來。旣無憑據。何以爲信。若說是我說的。豈不叫奶奶同我結下寃仇。就是奶奶娘家同他的親戚知道。又無贓證。不但說你誣賴他。還怪你聽小老婆的話呢。寃害嫡妻。鬧到官。你我都有罪名。那易于仁雖一竅不通。却還懂得人情。聽

了鄒氏的話。也深以爲有理。隱忍在心。俗語說。狗肚裡着不得酥油。他雖然忍住。不曾發洩。見了袁氏焦氏馬蚤兒水良兒。就不像當日的面孔。一臉勃勃怒氣。將過了兩三日。那榮公約他去陪鍾生。他那日多了一杯。到家在上房堂屋中。坐一張椅子上。酒湧上來。要茶吃。那焦氏不知機。也不看他的面色。還搶尖希寵。忙篩了一鍾茶。扭扭捏捏送來。他一時觸氣。怒從心起。忍不得了。也不接茶。兜臉一掌。打了一個踉蹌。焦氏手中茶鍾掉在地下。跌得粉碎。他罵道。你這淫婦。把一個精棒棒的漢子生生被你弄死。後來你又私偷着卜先生。先生去後時。沒人愛你。你每日浪聲號哭。我倒好意收你進來。有穿有吃。我也還有些情意到你。你受用得肥瘋了。又做牽頭。同沒廉恥淫婦們養漢。罵上氣來。站起又是幾拳。踢上幾腳。打得那焦氏蹲在地下叫救命。易于仁怒氣越發。一下推倒。將褲子一把扯下。露出那若彼濯濯也的牝物。脫下鞋來。拿

鞋底把光屁股並陰門亂打。（打陰門。趣極。但此非受刑之所。辱翁曰。此處是紅棍舂杵之所。非鞋底打嘴巴之所耳。）焦氏殺豬也似的叫。此時衆妾婢聽見。都來到堂屋裡。各懷鬼胎。那鄒氏只暗暗跌脚叫苦。怕他說出自己。見他醉了。又不敢勸。那馬蚤兒水良兒只知會淫。却是兩個蠢物。也不聽主人公的話頭。倚着他是有兒子的妾。上前來拉他。道。是那裡這樣無風生有的話。我們成日間在一處。那裡這麽便宜的漢就到他養。難道男女的東西都生在額頭上的麽。走到那裡就撞了一下不成。易于仁怒氣越發起來。丟了鞋。夾馬蚤兒⑨劈面一拳。打得跌⑩了幾跌。不曾跌倒。口鼻中鮮血直冒。兩手摀着臉飛跑。易于仁一手揪過水良兒頭髮。摺倒在地下。拳脚齊下。脊背上打了幾拳。陰門上踢了幾脚。罵道。你們通同作弊。一同偷漢。還敢來替他分辯。袁氏先見易于仁罵的話頭有因。賊人膽虛。未免自愧。不敢出來衞護。今見打得十分狼狽。未免心疼這三人。在房中走將出來。坐在椅子上說

道。哎呀。哎呀二字用處多矣。此哎呀一聲。如聞淫婦口角。一個人活來五十多歲。重新撒起酒瘋來了。何不自道。哎呀。一個人活了五十多歲。重新養起漢來了。養漢那是賴得人的。你親眼看見來麼。㑚攮了黃湯酒。這麼個賊樣。無緣無故把幾個人打得凭樣兒。易于仁一跳八丈。罵道。無廉恥的淫婦。還來護衛他們甚麼。⓫虧你有屄臉彈子出來說話。吃魚又嫌腥。養漢又抛清。就是你了。你沒有同苗秀谷實弄麼。你還同焦氏那淫婦兩個弄。馬蚤兒水良兒兩個淫婦推。你當我不知道麼。袁氏見他說的對住了針眼。無辭可答。又是那愧。只大哭大罵道。沒良心的忘八。我同你夫妻三十多年。你聽那個忘八淫婦調唆呢。賴我養漢。易于仁罵道。臭淫婦。你同奴才㑚的不值了。反說我賴你。就要撲上去打。鄒氏見不是勢頭。抵死抱住。他此時的酒越發湧了出來。也受不住了。鄒氏扶他到屋裡袁氏床上睡下。他咬牙切齒罵道。今日晚了。我不同你們講。明日我把苗秀谷實兩個奴腿子擰將起來拷問。看他招

不招。等問明。我不碎剁萬段了你這幾個淫婦。不算手段。鄒氏替他脫了上衣。安撫他睡下。他氣忿忿的怒吼了一會。就睡着了。時將三鼓。衆人都歇息。袁氏同焦氏馬蚤兒水良兒。在西間屋裡悄悄的道。這件事他怎得知道得這等詳細。明日果然拿他兩個審問起來。設或招出。我六個人的命都難保。他那惡性子是說得出就做得出的。古人說。先下手者爲強。捨了他一個。救了我們衆人們罷。馬蚤兒道。我們不敢主張。聽憑奶奶的心裡。袁氏又想了一會。就算着未必便得死。從此便斷絕了這條路。再沒得適口的了。發個狠道。罷。罷。不是他死。就是我亡。但我們下手不得。你倆悄悄的開門去叫苗秀谷實來。不多時來了。袁氏把易于仁的話向他說了。道。這是如今不好了。除非是害了他。我們纔得生路。你兩個怎麼說。那苗秀谷實是鄉村中的笠漢。一點世事都不知的。（却會幹事。）他曉得什麼叫做利害。聽得明日要處治他。不知是如何的刑

罰。遂道。奶奶吩咐怎麼的。我們就怎麼的。袁氏道。我想來要勒死搗死。恐人看出形跡。我當日在家做女兒。聽人說古語。說一個女兒謀死丈夫。耳朵裡釘了一根釘子。再看不出。除非是也這個法兒纔妙。不意袁氏竟善於學古。大約他聽人說古語。未必皆是謀殺丈夫之事。其話必多。而他獨學了此一事來。然不足異也。如聖經賢傳所云忠孝節義之事不少。人皆不學。其奸臣逆子凶惡之事。而人多效之。奸猾袁氏也(之)聽古也。但我們下不得手。恐怕他跳起來。拿不住。那益發不好了。故此叫你兩個來。他二人道。這值甚麼。大呆子水牛還容容易易的宰呢。何況一個醉人。以主公比大水牛。妙譬。然而易于仁也只算得水牛。可有釘子尋根來。袁氏道。釘子倒沒有。前日一根斷火筋我撂在簸籮裡。大約也用得。尋了出來。遞與苗秀。苗秀看看道。好得很。比釘子還好。只怕他叫起來。人聽見怎處。向谷實道。你先搗着嘴。等我好釘釘。奶奶同衆人按住他的身子。不要給他動。苗秀要了個棒槌拿着。遂一齊到了東屋。袁氏同三個婆娘將他按住。谷實忙搗着嘴。易于仁醉眠如小死。一毫也不知。苗秀將火筋放入耳中。一棒槌就釘

將進去。易于仁連掙也不曾掙一掙。就完帳了。（刻薄一生。苦掙銀錢。臨死還掙此甚麼。）袁氏恐他耳中流血。用棉花塡入塞緊。一毫不露形跡。悄悄打發二人出去。時已五鼓時分。故做驚慌之狀。大哭道。不好了。老爹說心疼。此時一覺就睡死了。（好睡。世人有愛睡。俱當如此睡法。）衆人忙起來看時。已冰冷鐵硬。忙替他穿上衣服。拿門板停上。蒙了臉。那易勤易壽畜生一般的人。（禽獸非畜生而何。）也不知道哭。（此等孝子甚多。又不止此勤壽。）叫他去報喪。纔去報喪。叫他在屍前守着。他就守着。（父故而遵母命。眞是孝子。）榮公同鍾生來時。鍾生聽得哭聲內中哭而帶懼者。袁氏四人。他們謀死了夫主。雖無人知。到底心中害怕。所以其聲懼。其餘的妾婢視主人如傳舍。無關痛癢。一味乾嚎而已。只鄒氏見丈夫之死。實由於他言而起。死得又甚可疑。要出頭詰問。又沒第二個幫手。又怕果是暴病睡死的。豈不結怨於袁氏。心下千思百慮。所以哭得甚哀。次日入殮。延請僧道念了幾個經。到了盡七。埋於易老兒之側。袁氏先還假哭了幾場。自棺

材出去之後。惟聞得嘻笑之聲。毫無悲慟之意。只鄒氏一個。還時常哭哭。袁氏嫌上邊人多礙眼。把些妾婢都嫁的嫁。賣的賣了。（雖是他嫌礙眼。却積了許多德。）單留焦氏馬蚤兒水良兒並幾個心腹丫頭。意思要叫鄒氏改嫁。鄒氏道。我雖不曾生兒。也養過女兒嫁了人家。我已四十多歲。活是易家人。死是易家鬼。我往那裡去。一家都去盡了。我還去不着呢。（暗指袁氏諸夫。(人)妙。）到易于仁靈前痛哭半日。袁氏也不敢強他。過了些時。袁氏獨處了許久。耐不得了。晚間悄悄叫進苗秀谷實來。他同幾個婦人滾做一床。一日。夜闌人靜。鄒氏一覺醒來。忽聞得上房笑聲隱隱。起來向窗外一張。見上房窗子上燈光大亮。他輕輕開門。躡足走到窗下張看。見男女六人都脫得精光。焦氏馬爬在床上。屁股蹶高。袁氏仰臥在他背上。馬蚤兒水良兒每人抱着他一條腿。使牝戶大張。苗秀同袁氏大弄。谷實在後用力揉他。幾人一面弄一面笑。所以聲聞下室。鄒氏心中怒恨至極。却不

敢做聲。忙走回來。他幾人淫褻的事甚多。不堪出口。袁氏將銀錢供着二人。華衣美食。大非昔比。也快活了有八九個月。九者數之奇也。該他們晦氣進宮了。且說榮公的一個會場門生姓智。是山西人。乃晉國智伯之裔。他單名一個功字。新點差南京代巡。他居官清正。眞是鐵面冰心。人都稱他爲龍圖包老的後身。他知榮公寄寓土山。政事稍暇。減去衣從。只坐了轎。帶着十數個人。下鄉來謁見老師。村中人也並不知他是按院。剛到了村外。忽一陣旋風。夾沙撲面。在轎前旋轉不散。智按院心中一動。喝道。若係冤枉魂魄有靈。可領我衙役同往。纔說畢。那風便旋着前去。智按院吩咐兩個衙役道。你兩個快隨了這風去。看到何處止。看眞實了來回話。那兩個衙役如飛般跑着。跟定那旋風去了。他到了榮公門上。閽人傳了進去。請入相會。到廳上拜謁過。師生坐了。敍了些寒溫。獻過了茶。只見兩個衙役上前跪稟道。小的隨了風去到一座墳前。一旋就散了。小的

問明附近居人。說那墳是此處財主易家的。纔葬了不到一年。榮公問其緣故。智按院道。門生纔到村外。忽然一陣旋風。聚而不散。門生覺其有異。故差衙役隨去。此事必有奇寃。故鬼魂到門生轎前來顯示。榮公不勝驚訝。道。鍾麗生眞異人也。智按院道。老師聞此而驚詫。必有所聞也。鍾麗生又是何人。乞明以見示。榮公道。內中隱微。我學生不知其詳。遂將鍾生來看他。留宿。約易于仁相陪。掌燈後時散去。次早聞他五鼓暴卒。同鍾生往弔。鍾生回來說。數個哭聲帶懼。一個哭聲甚哀之婦人。此人死必不明。叫學生記着。將來定有驗處。今日賢契遇旋風之異。彼有先知之明。豈非異人乎。智按院忙問道。此鍾麗生何人也。今在何處。榮公笑道。此人賢契豈不聞其名。即向年請罷太監監軍。被放歸來之鍾情也。麗生乃其字耳。智按院道。門生慕其芳名久矣。況他是前輩先生。明日定然去一拜訪。以伸渴仰之私。榮公笑道。他做人孤介得很。從

來不會當事的。閉門推病。賢契果要會他。除非帶我一個名帖去。纔可相會。智按院道。門生初進。始歷仕途。雖有爲民伸寃理枉之心。無奈才力不及何。即如易家這一段公案。當何以究之。祈老恩師賜教。榮公道。賢契少年英雋。何詢及於我老朽。當年鍾麗生在刑曹時。無寃不白。至今爲人稱仰。賢契但訪之與他。定有所益。智按院一恭道。領命了。榮公因他遠來。留飯而別。智按院回衙。次日即往拜鍾生。他的拜帖同榮公的名單一齊傳入。鍾生連忙出迎。一恭道。不知老公祖大人降臨。有失遠迎。得罪了。智按院笑吟吟一恭道。豈敢驚動大駕。爲罪耳。讓到廳上。揖罷坐下。智按院道。弟在都門時。聞老先生大名。渴仰久矣。常以未得識荆爲歉。昨見敝座師。談及起來。故特深誠晉謁。鍾生道。治弟草野放民。不敢干謁當道。所以老公祖大人駕臨此地。也不敢趨叩。反辱先施。獲罪多矣。按院又一恭道。豈敢。茶罷。按院顧左右道。迴避。衆人都退了

出去。他將椅子拉近前。與鍾生促膝相對。說道。昨天弟謁敝座師去。方到村外。忽起一陣旋風。盤旋不散。弟覺有異。命衙役隨去。云係易姓之墳。葬未期年。敝座師道老先生向聆哭聲。便覺有寃。有前知之哲。故此弟特來請教當作何審究。鍾生道。弟向日不過一時臆度。偶爾中耳。治弟孤陋寡聞。何敢多喙。(喙)老公祖大人素有神明之稱。此等事直饒爲之。按院道。一應詞訟。即疑難事。弟或可爲斷理。此陰魂事。現從何處究起。以何爲證據。祈老先生明以教我。開我茅塞。不但弟感老先生厚愛。即寃死者冥冥之中亦荷大恩矣。鍾生道。老公祖⑫大人既諄諄下問。敢不獻芻蕘之見。前哭得極悲慟之婦人。必有連心之苦。不能出之於口。故隱痛於心。若得此人詢之。必得其詳。衆婦必俱調來面訴。審其辭語。查其顏色。公堂之上自有鬼神。心虛者必現之於面。只細心詳審。必得其情。較勝用刑多矣。管窺之見如此。老公祖大人自另有高明。非

治弟之所能測矣。智按院道。承教了。又問道。向年同老先生爲事回來的那位關年兄老先生。可知他近況何如。鍾生道。老公祖大人與敝年兄相識麼。按院道。他令先尊與先君同年。向年又同年在翰院。弟與關年伯關年兄相聚數載。情同如骨肉。今別將二十載矣。鍾生道。關年兄貧寒素守。今住在和州孝義鄉。弟曾去看過一次。老公祖大人若按臨其地。還當青目一二。按院道。這是自然。說罷。遂別了出來。鍾生隨去答拜了。按院次早吩咐四名差役。到土山去。將易家得用的家人訪拿兩個來。不許驚擾地方。差役領命。去到土山。訪問易家的鄰佑道。借問一聲。易家得用的管家是那兩個。那數人問道。你列位打那裡來。問他怎麼。一個差人悄悄的道。我們是上司衙門差了來的。叫他家的兩個管事的去問話。鄰舍們近來見苗秀谷實都穿上了綿紬直裰。腰中銀錢不斷。洋洋自得。儼然〔一〕副財主的身分。目中無人的樣子。有些看

不得。世上此等看不得的人不可勝數。又風聞得他夥件中有氣不忿的傳說。說他二人私通主母的這些醜話。街坊衆人無不痛恨。就指說他兩個的姓名。差人到他門口。恰好二人坐在那裡高談。借他二人口中。寫盡暴發戶人家子弟。苗秀說道。當日鹹菜梗子。或幾個鹹豆。吃酒吃飯一般也罷了。間或得個雞蛋嘗嘗。覺得馨香美味。近來這嘴還是我的。離了好菜就吃不下去。不但聞着雞蛋一股雞屎臭。連葷菜覺得沒味。我想進城去買些好看來嗒嗒。這鄉村中不過雞肉之類。吃得很厭煩。別無可吃之物了。谷實道。正是呢。當日穿着破衲頭。赤脚穿草鞋。也不覺得。三五年做件粗布直裰穿上。自己覺得十分光彩。我如今這幾件紬衣服鞋襪。略舊了些。穿着就覺不好意思見人。臉上怪掃掃的。我也要進城去買幾個紬子來呢。明日備兩匹驢子。我同你去。苗秀笑道。你好自己低架子。我們如今還騎驢。不怕人笑話麽。叫佃戶擡兩乘轎來。我們去到了城中。在大酒館裡我請你。谷

實道。早半日擾你。下半日我還席。苗秀道。我常聽見人說。城裡武定橋那裡有個舊院。全是好婊子。我當東請你去頑頑。谷實道。那使不得。俗說的好。要叫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爲。（殺主時。何不作此思。）一時被上屋裡知道了。就了不成。一惱了他。我們就要弄出當日的原身來了。嫖字趁早收拾起。還是吃的爲高。（這兩句話可做戒嫖論。吃者。是吃下肚去。補益我。嫖者。是洩了出去。補益他。二便孰使益。）二人正說得高興。兩個差人上前問道。府上有一位姓苗的。一位姓谷的。可在家。他二人看了幾眼。坐着不動。昂昂然道。我二位就是。你有甚麼話說。差人腰間摸出鐵繩套上。他兩個怒道。我又不犯法。你這是做甚麼。你是那裡來的。這樣大膽可惡。差役笑道。你犯法不犯法我們不知道。奉按院老爺的命。差來請你二位去說話。大膽得罪了。你到了衙門。等老爺替你陪罪。他兩人聽得按院兩個字。魂也不知那裡去了。忙向街鄰說道。煩老爹到我們家裡說一聲。不知爲甚事。按院老爺拿我們呢。四個差人不由分說。帶

着飛走。驢也騎不成。轎也沒得坐。二十來里。不到兩個時辰。已拿到衙門。傳梆進去。稟稱拿到易家得用的兩個家人苗秀谷實。按院吩咐帶進後堂來。差人帶入。按院見這二人雖係鄉農。却露一臉凶暴之氣。又穿着紬衣。打扮得古裡古怪的樣子。就有幾分動疑。此所謂服之不裹身之災也。問道。你兩個就是易家的家人麼。二人答應道。是呀。老爺。的是江南鄉下人聲口。又問道。你主人是怎麼死的。有人告你兩個知道詳細。可實說上來。他二人聽見這話。面色頓改。似有驚恐之意。苗秀望着谷實。谷實也望着苗秀。答應不出。按院喝道。問你話。怎麼不答應。苗秀含含糊糊的答道。小人們並不知道。按院道。糊(胡)說。你們既是他的家人。主人是怎樣死的都推不知。就該打嘴。谷實道。那日小的主人在榮老爺家吃酒回來。醉了睡到五更。就沒有了。小的們是下人。在外邊住着。那知是怎樣死的。又問道。如今你家上邊還有些甚麼人。谷實答道。一個奶奶姓袁。一個生過姑娘的鄒姨娘。

兩個生相公的。一個馬姨娘。一個水姨娘。還有一個主人族間的姪兒的媳婦。姓焦的焦大娘。就是他們幾個守寡。還有幾個丫頭。別的姑娘姐姐都嫁了去。按院道。焦氏既是你主人的姪兒媳婦。怎麽也守起寡來。苗秀道。他也算主人跟前的小了。按院點頭嘆道。此人家門如此。焉得不弄出事來。吩咐且將二人寄監。即出籤差人提袁氏鄒氏馬氏水氏焦氏五名聽審。再說袁氏先聽得家人上來說。按院差人將苗秀谷實拿了去。心下大駭。不知是爲甚事。忙叫家人跟去打聽。回來報說。帶進後堂。不知問些甚事。把兩人收了監。又差人來拿奶奶姨娘同衆姑娘了。袁氏魂不附體。忙着人飛星去煩親家牛質尋情去說。牛質牛耕聽了這話。飛馬到村中來問。正值差役在廳上坐着提人。牛質先安撫了衆人。衆役都知他是尙書之弟。又是財主。自然做些情面。牛質進內去問詳細。袁氏哭道。並不知爲甚麼事。先拿了兩個家人去。又來拿我

們。親家若不顧瞻我們。叫我們出乖露醜的。親家的臉面也不好看。如今也說不得了。有情面說得下來的。情願謝他一千兩銀子。牛質叫預備酒飯款待差人。每人送十兩的一個封兒。且緩停半日。留下牛耕陪着差役。他飛馬回家去求族兄牛騂。牛騂聽得有一千兩謝議。(儀)就親去拜按院。智按院本不欲相會。因牛騂做過布政。在山西是舊公祖官。只得延入坐下。牛騂說起易于仁是他的親家。不知何故。今提他家屬。要求情的意思。智按院道。聞得令親死得不明。把前日寃魂顯示的話說了。道。不過提來一問質而已。牛騂再三婉懇徇情。按院作色道。老先生爲朝廷大臣。見小民有寃者。還該除奸剔弊。令親母袁氏同諸婦固當護。而令親易于仁反不當護麽。今提了來。若無他弊。仍安然回去。倘有別故。正令親報寃雪恨之時。老先生亦當相助行之。爲何有要護庇罪人。鄙性執法如山。寧可獲罪於老先生。決不敢遵命。以負亡者。牛

騂被他搶白了一場。掃興而回。按院大怒。復差役速拿前差。並立刻提衆婦到案。若稍遲延。定行重處。差役飛奔而去。牛騂復了牛質的話。牛質又到土山說與袁氏。舉家驚慌。又去求榮公。榮公推辭不管。後差又到。把前差都鎖了。牛質知道事下不來了。也不敢多管。後來的差人見按院動怒。可肯拿性命換錢使。然而世人有衣冠中人。反以爲命換錢者甚多。那還顧情面。鬫將進去。問明白了籤上人犯。鎖起袁氏五人。哭哭啼啼。叫轎子如飛般擡到衙門。傳稟了。按院即刻陞堂。將先去的差人每人三十大板。一個個打得七死八活。拖了出去。然後叫上衆婦。點了名。就叫袁氏。按院見他滿臉驚懼之色。也還以爲婦女從未見官。故爾如此。遂問道。你丈夫死得不明。端的是怎麼樣死的。可實說上來。袁氏道。日裡在榮老爺家吃酒。一更天回來。好好的睡覺。到五更不醒。看時已經死了。不知是甚麼急病。又不知酒裡有甚麼緣故。按院笑道。據你的意思說。是榮老爺毒害他

的了。按院雖問着話。眼中留神看那幾個婦人。見那三個面色赤黃無主。惟有鄒氏兩眉如鎖。悲容滿面。想道。此婦得非鍾先生所云悲而傷之人耶。詢彼自知其詳。命帶過袁氏衆婦遠遠站着。叫那鄒氏上來到公座前。用好言撫諭。道。本院看你滿臉悲氣之色。定然有傷心的事。你夫主之死。你雖未必知其詳細。但他的寃魂前日到我的轎前來顯示。必有奇寃。因此纔提你們衆人來審問。你可把你知道的前後始末之事。細細說上來我聽。本院再爲詳奪。這鄒氏向因易于仁死得不明。已一肚子的疑心說不出來。後來袁氏把衆妾婢都遣去了。又叫他改嫁。又忍了一口氣。見袁氏同焦氏馬蚤兒水良兒做了一路。同苗秀谷實竟公然大做起來。他並非耳聞。竟是眼見。越疑夫主死得有故。今見按院問他。又說夫主顯魂的話。不勝悲慟。嗚嗚咽咽。連話都說不出來。按院也覺慘然。說道。你不必悲慟。且把內中原委說明。待本院詳查。鄒氏

因無證據。不敢稟說袁氏衆人的奸情的話。一面哭着。就將易于仁那日榮府吃酒回來。如何打罵焦氏。並踢打馬氏水氏。聲言次日要處治苗秀谷實。又如何同袁氏相鬬。是他勸息了。扶他在床上睡下。看着睡着了。纔各散去。次日五鼓時分。袁氏上邊叫哭說夫主死了。此係前後實話。並無虛謬。至於如何身死。則不知道。說畢。不禁大慟。按院聽了這番口詞。心內了然。叫他下去。叫上袁氏來。按院將驚堂木一拍。大喝道。你丈夫明明是你謀害。你可實供。免受刑罰。袁氏道。他各人暴病死了。與我何干。叫我從那裡說起。按院大怒。命撈起來。他抵死不肯承認。又命敲了三十。仍不肯招。吩咐放了。又叫上焦氏水氏馬氏來。也每人一撈。都不肯招認。按院想了一想。命將衆婦帶了儀門外去。叫監中提出苗秀谷實來。須臾帶到。按院道。你主人是如何死法。快快實說。二人答道。老爺天恩。小的實不知道。按院怒道。袁氏四人已供稱明白。說你二

人同謀下手害了主人性命。你還敢強賴。夾起來。左右答應了一聲。揀極短的夾棍套上。收將攏來。二人從來那裡嘗過這種辣味。叫苦連天。按院道。還不實招。夾折你的狗腿。也不饒你。吩咐着實敲。纔敲夾了幾下。有些受不得了。但他兩個當日雖是凶頑下手害主。因貪愛着主母。又是主母的主意。二者怕主人次日追究。希圖脫禍。就依着高興做了。今日受這酷刑。又被按院一詐。說主母已供是他兩人。他到底是鄉民愚蠢。以爲是眞。內中也有神鬼使然。他心中想道。主母做的事。倒推在我兩個身上。何不大家供出來。便叫道。老爺天恩。小人情願實招。按院命鬆了夾棍。他兩人遂將主人如何醉了睡着。如何半夜主母命馬氏水氏叫他二人上去。如何主母主謀。叫他二人用斷火筯釘在耳朵眼內釘死的話說了。又道。這是主母吩咐小的們做的。與小的們無干。（寫蠢人酷肖。殺害主人。猶云與他無干。其心腸眞可笑。）按院叫錄了口供。又問道。你家中人也多。單叫你去

謀殺主人。你兩個定有奸情。再招上來。二人強說沒有。又吩咐夾起來。二人抵死不招。按院叫帶了袁氏衆人上來。按院笑道。袁氏。苗秀谷實已招認明白。謀殺丈夫是你主謀。用火筯在耳中釘死的。你還有何辯。你只將如何通奸。如何起事。快快供招。袁氏聽說。面色如土。望着苗秀谷實。他二人罔知所措。暗暗叫苦。袁氏還不肯招承。按院道。你謀殺夫主。罪案已定。你就招出奸情也無重罪科的了。本院不過要明始末緣由。以便定案具題耳。又叫鄒氏道。你夫主之死。他們已竟招承。但他們的奸情。你再沒有不知道的。備細說上來。此案就定了。鄒氏聽得丈夫果是他們謀害。一面慟哭。一面將他們如何通奸。是他親眼看見。是他告訴夫主。叫他小心。自己謹防。恐他們謀害。不想他吃酒回來發作。遂致喪命。哭訴了。又將夫主死後。他衆人如何淫亂。也詳細稟上。按院又問袁氏。他見事已敗露。徒受刑罰。料不能免。都細細招了。又問他下手

時如何。袁氏又供谷實搗嘴。苗秀釘耳。他四人壓在身上也說了。錄了口辭。叫他六人都畫了招。鄒氏又將易勤易壽並非夫主之子也稟了。按院叫馬蚤兒水良兒上去問。二人也實招係主人當日叫借種的事上稟。按院笑道。易于仁所爲。已非人類。一死也不爲過。但妻妾家奴非死他之人耳。命將男婦六人押去收監。鄒氏在外邊住着。聽候發落。牛耕也在衙門前聽風聲。見鄒氏出來。把他接到家中去了。牛耕前(在)察院門口接了香姑家去。今在按院門口接了鄒氏家去。前後遙遙一對。按院擬衆人的罪。疑(擬)道。袁氏因奸。主謀殺害夫主。苗秀谷實不但烝淫主母。又同謀下手殺害家主。三人皆依律凌剮。馬蚤兒水良兒雖係同謀。未曾下手。減一等。律斬。焦氏雖未同謀。知情不首。奸因他起。致害多人。律絞。衆犯俱供明白。易于仁免燬屍檢驗。題請了上去。奉旨依議。袁氏苗秀谷實馬蚤兒水良兒焦氏剮的剮。殺的殺。絞的絞。俱正了典刑。按院叫鄒氏去。吩咐易勤易壽係家奴奸生之子。

如何承得宗嗣。即行逐出。其易于仁家產。一半入官助餉。一半給付鄔氏養老。着於本族擇親友承繼夫後。發放回家。可笑易于仁半世貪淫。一生刻薄。把妻妾俱化爲淫物。自己死於非命。妻妾惡僕死於國法。雖袁氏衆人之罪。實起於易于仁倡淫之罪也。若非鄔氏化淫爲良。易于仁覆盆之冤。終莫能雪。鄔氏得繼嗣兒。享下半世之福。乃淫而能改之報也。看官須當着眼。（一部書雖皆是警惡勸善。然以淫字爲第一戒。故諄切言之。看者勿以瑣絮謂也。）易于仁借種生兒。何若繼本宗之子爲妙。愚人之愚。一至於此。貪淫刻薄。橫死絕後。以天理論之。雅當然耳。至於袁氏等之死。果易于仁之冤魂能報之耶。蓋冥冥之中神鬼爲之。不肯容此等淫婦奸夫惡奴濫婢以汚世界耳。按下不題。

且說牛質這一年是他的五旬大壽。古人說得好。

貧在鬧市無人問。富在深山有遠親。

他不但囊索(槖)中有元寶家兄。且仕路上又有尚書家兄。眞是勢利

雙全的時候。這些親戚朋友送錦屏的。送壽帳的。送八仙的。送三星的。豬羊鴨鵝。果酒麪桃。紛紛而來。如蟻聚膻一般。眞個是其門如市。他少不得治酒席。叫梨園。懸花結綵。謝友酬親。熱鬧了十多日。纔事畢了。那牛耕自從奇姐死後。他心中自想。天地間那裡再去尋第二個妻名而夫實的女子來續絃。況且他弄婦人的事少。小子們弄他的日多。他愛長則有王彥章。愛粗則有疙瘩頭。儘可供後庭之樂。就是偶然高興。這八個丫頭的牝戶。香的香。緊的緊。高的高。水的水。無所不備。足以盤桓。故此他也不復再娶。他父親生辰。家中忙了多日。這晚無事。他同丫頭們先陰陽交合了一回。然後教小子們同他以陽攻陽。弄得他前後飽足。方纔睡下。別的小子丫頭各尋對偶。也都狂蕩了半夜。一來連日辛苦。二來這一番豪興。都乏倦了。一齊酣睡。不想他們縱淫的時候。房中燭臺點着通宵大蠟。高罩紗燈。點得如同白晝。照着行樂。一時困倦

睡去。就不曾吹滅。也是天厭人惡。不知如何。遺火房中灼將起來。這些人睡得好不受用。及至煙嗆醒時。睜眼一看。滿屋火光飛舞。濃煙迷目。又加心慌。也不知門在何處。惟、喊叫救命。闔家的人都是熬乏了的。正在好睡。有睡得醒些的。耳中聽得必必剝剝的火聲。一睜眼。窗外一片通紅。急忙穿衣起來。走到房門外看時。原來是小主人房中回祿。雖是急忙起來。已是好一會了。忙四處跑着。高聲喊叫衆人。又是好一會。一面去報老主。趕着去擡水的。拿鈎的。又是好一會。衆人因是七手八脚忙亂。已許多工夫矣。比及到了跟前要救火時。已燒了個七八。牛質眼見得賢郎乃孫皆成灰燼了。要往火中跳。衆家人拉住了。正在勸時。這時是十一月下旬的天氣。西北風大作。風吹火勢。火趁風威。刮得火星四處亂舞。到處就灼。霎時一片通紅。一所宅子中。前後左右。無處不是火。衆人忙把牛質擡着跑了出去。荀氏自胡旦死後。又接着奇姐死了。他嘔了許多血。一病幾死。後雖好了些。成了一個痼疾。不時舉發。

他思念胡旦。但一傷心。便嘔血不〈定〉止。竟以此疾而故。牛質自苟氏死後。也不曾再娶。看女兒香姑的面上。將計氏立了正。此時計氏見火緊。顧命爲上。一絲東西顧不得。單身逃了出來。牛馹並衆親友知他家被火。都率人來救。見火勢猛列。(烈)連大門也進不去。只見廳房樓屋已倒。剩了些大柱子。燒得通紅。如豎着許多大風蠟一般。奇喩。直燒到日午後。方纔火熄。幸虧他家四面都是風火牆。只他一家被難。竟不曾禍延鄰佑。第二日火冷了。牛質進去一看。眞正可惜。

把一座雕梁畫棟繁華宅。　化做烏焦巴弓破瓦窰。

牛質既是心疼兒孫。又是心疼財帛。悲慟欲絕。香姑親來。再三勸慰。牛馹見他無歸。接到家中去權住。牛質要揀兒孫的骨殖殯葬。男婦大小燒在一處。知誰是誰。但是白骨都揀了出來。一處裝殮了。埋葬在奇姐一穴。他們這些男婦。眞算生同衾死並骨了。牛質的住宅雖成一片空

地。他的佃房甚多。擇了一所寬大的。騰了出來。搬了去住。帶領着家人。在火燒的房基內四處刨挖。那燒燬的散碎金銀。也還獲得數千金。牛質無一日不悲慟。不到數月。就同兒孫一處往幽冥地府相聚去了。計氏將他棺殮。做齋開喪出殯。同苟氏並了骨。葬後總算家產。也還有萬餘金。見丈夫無後。知道紅梅所生之子。雖有胡旦一半工夫。本係丈夫的骨血。遂請了牛騂同衆族間並女兒香姑來家商議。要立他爲嗣。這事衆人都是知道。況這小子形容與牛質無二。也都無異言。計氏將這小子叫上來。改名牛承嗣。以繼牛家宗祧。（辱翁曰。這結局是。）紅梅也就母以子貴。體面起來。闔家稱爲姨娘。相伴計氏守節。可笑牛質父子妻媳僕婢。正是。

淫到不堪回首處。　一齊交付與西風。

一陣風助火。弄得如此結局。世上淫之一字。料人人所不能免。卻不可

淫到沒道理的地位。自然就生出那極慘烈的禍來。可不慎歟。結過不
題。再說那關爵自得了鍾生所贈。家中尚有祖遺的薄田數十畝。惟有
省儉度日。也還無求於人。他足不履戶。手不釋卷。倒也家門淸靜。人口
平安。一日。閻良五十歲。關爵買了一分禮。貧淡家風。不過是雞魚鴨肉
壽桃壽麪而已。打發兒子媳婦去拜祝。到了丈人家內。拜了壽坐下。創
氏不睬。半日連茶也沒有一鍾。坐了一會。只見丫頭小子如飛的跑進
來。說道。傅姑爺姑奶奶來送禮拜壽來了。閻良創氏慌忙出去迎着。閻
良一手拉着女婿。創氏一把攙住女兒。同進房來。正面放了兩張椅子。
讓他夫妻坐。那傅金見了關必顯。待理不理的拱了拱手。富姐看見姐
姐。只假意讓讓坐。創氏忙道。他們是老女婿女兒了。你二位是嬌客。不
消讓得。他夫妻也竟坐了。傅家的禮物擡了進來。紬緞履襪。食物菜品。
擺了一堂屋。閻良創氏滿心歡喜。一面叫丫頭僕婦收了。創氏連聲叫

茶。頃刻就是茶來。創氏叫先送到傅金(富)姐面前。拿下了。纔叫送與關必顯貴姐。那關必顯正在少年。性氣剛傲。茶也不接。忿了一口氣。辭也不辭。徉徜走了出去。閻良創氏只當不曾看見。也並不留不送。貴姐見丈夫去了。心中也想要回去。因是父親整壽。只得耐住。見爹娘奉承妹夫妹子的樣子。心中好惱。坐不住。就走到西屋裡坐着。見爹娘那邊擺果子茶。款待妹夫妹子。竟不請他一聲。又是一口氣咽在心裡。這些下人見主人待姑爺如此。也就放肆起來。這個道。今日老爹一個整壽。你看傅姑奶奶家送的尺頭鞋襪。並許多的吃食。纔像個禮。關姑娘家那樣的東西。虧他家拿得出來。送我還不稀罕呢。又一個道。傅姑娘的是有福的。怪不得老爹奶奶疼他。關姑娘寒呵呵的樣子。不要說老爹奶奶。連我們也看不上眼。這個一嘴。那個一舌。貴姐的肚子幾乎氣脹。又不好發作。少刻。有幾個親戚家的內眷來了。創氏走過來。向貴姐

道。今日你爹的好日子。衆親戚奶奶們來。像你妹子那樣體面就罷了。你又沒穿的戴的。怎麼陪人。或是問你妹子借幾件衣服首飾穿戴穿戴。或是你不出去。我叫人送兩碗菜來。你就在這屋裡坐坐罷。貴姐一聽了。由不得那胸頭的氣發將起來。一面哭着嚷道。我不過窮罷了。我難道少個鼻子眼睜(睛)就陪不得人。我家掉了鍋底了。到娘家來討飯吃的麼。我家雖窮。公公也做過官。蹺起脚來。比那有錢村牛頭還高些。手掌看不見手背。媽也不要太認眞了。我窮的難道只是窮。富的只是富麼。我洗淨了眼睛看着你。創氏道。哎呀。如聞其聲。這扯淡的話打那裡來。你家窮是誰帶累你窮的麼。你罵富呀富的。牽扯着你妹子做甚麼。貴姐道。也罷。媽也你只認得有錢的女兒。我從今日去。我不得好日子過。誓不上爹娘的門。創氏道。哎呀。先一個哎呀。是衛護小女兒。這一個哎呀。是責備大女兒神情話(活)跳。今日是甚麼日子。你沒得孝敬老子的。你哭哭啼啼來魘樣他麼。你來也罷。不來也

罷。我也不借你公公的光來榮耀我家。料道也不求着你。辱翁曰。少刻就要求了。要去就請行。貴姐道。我不去。賴在你這裡麼。賭氣就往外走。閻良在外邊聽着。聲也不嘖。連下人也沒有一個送他。那家中的狗也可笑的很。不知是嫌他窮。又不知因他不上門來眼生。跟着他汪汪亂叫。諺云。人敬有時的。狗咬穿破衣。可見世上人之勢利者。人與狗同。貴姐到家。一把眼淚。一把鼻涕。向公婆丈夫細說。他母子皆有些氣忿。口中牢騷不平。闞爵道。你們婦人小孩子見識淺薄。他當日之親厚我者。並非道義。因見我做官故爾。今他見我官壞了。仍如貧士。他自然不能如前。雖然如此。我家也承過他的厚情。但念他當年的好處。把今日的壞處就待諒過去了。辱翁曰。眞讀書人。此即聖賢絜矩。知道忠恕之心。那闞必顯夫婦自此總不上丈人家的門。且說那閻良見女婿女兒賭氣竟然回去。他不伏氣來請。既受了他的禮。又不好意思的。只得叫家人來請闞爵。闞必顯道。這樣炎涼人家。父親到他家做甚麼去。闞爵道。你少年不知事。

大丈夫正要在這等處看得破纔好。看了他們的行徑。不強如看戲文麼。辱翁曰。此則是英雄豪傑之心胸眼界。遂到了閻家來。只見那傅厚昂昂然先占了首位。見了關爵。只把手略舉了舉。還有幾個親朋都同關爵作了揖。彼此讓坐。衆人道。太祖儀制。鄉紳在間。非長親父執。不許僭坐。自然是關老爺請坐首位。閻良忙道。雖然如此說。鄉黨莫如齒。况都是至親。傅親家年長些。應坐首席的。關爵笑道。客隨主便。自然是親翁。傅厚也竟不推辭。公然竟坐。關爵又讓衆人道。內中還有齒長的。我如何好僭。衆人決定不肯。關爵坐了二席。衆人按次序坐。閻良只在傅厚面前周旋。關爵同衆人跟前。他淡淡推讓而已。席散後。關爵含笑歸家。此後兩親家竟如陌路。正是。

天倫骨肉貧猶淡。　何况婚姻兩姓親。

那傅厚一步時運好。歷年來田上大收。家中又放些帳目。積累得將有

萬金之富。他一個小人。自不能知富而無驕。但那些無恥的匪類見了他。明知這種看財奴任你怎麽樣奉承他。他還捨得拿出個紙錢來給人的麽。不知是甚緣故。世人見了有錢的。他自己親像出了膍的屌子一般。不覺就軟了。又像個大烏龜把頭縮了進去。只剩兩個肩頭。那一種脅肩諂笑搓卵抱毬的樣子。眞看不得。所以把那有幾文臭錢的人。敬奉得不知如何尊貴。那傅厚父子就以爲是天下第一個貴的是皇帝。第一個富的就是他了。眞是人罵的王胖子的雞巴。把他看得那多粗多大。他鄉中有一個土棍姓吳。因他生性儢賴。人都順口叫他做吳賴。他也該傅家的幾兩銀子。他原只借了十兩。五分行息。不到二年。便二十利錢。分文俱無。便換二十兩的文書一張。不消十年。滾到一百餘兩。但問他要時。便道。十多年我還欠你一文來麽。利錢年年清你的。你儘着催甚麽。傅厚却一文不曾見。只不過換借約而已。傅厚依之不得

了。叫家人去村着要。那吳賴氣恨恨的揪着那家人到他家來。恰好遇傅金在廳上。吳賴道。我該你家幾兩銀子。有了自然還你。你叫家人村我怎麼。傅金道。殺人償命。欠責(債)還錢。你該我的。怎麼不村。你既怕村。還了我就罷了。難道我是漢子。你不是漢子麼。吳賴道。我一個雞巴割三截。拿那一截比你。我就安心不還錢。不怕你這財主扛了我去求雨。你拿你財主的勢兒嚇唬我。不要說我腳雞眼不待見你。我連雞巴還不朝你溺尿呢。那傅金是到處人奉承慣了的。誰敢挺撞他。見吳賴說了幾句這無賴的話。那裡還容得。就破口大罵道。㑚娘眼的奴才。你敢在我跟前放肆。把你祖奶奶送給叫驢㑚。吳賴道。人之父母。己之父母。你恃着有幾個浪錢。你傷我的祖父。你罵我就同罵你的祖宗父母一樣。都着你。都着你。傅金越怒。喝叫那家人打。那吳賴素常也會幾着三腳貓的把式。也就支手舞腳的起來。那家人敵他不住。傅金大怒。四

處望了幾望。大廳傍邊豎着一根大門栓。他雙手舉起來。劈頭就打。那吳賴正同他家人相持。見那門栓下來。把頭一側。不想一下正着耳門。一交跌倒。動也不曾一動。就絕了命。家人忙去報與傅厚。他聽了。魂魄皆無。飛跑了來。見那傅金也嚇得面無人色。傅厚恐屍親來難爲兒子。叫他夫妻都躲到隔壁丈人家去。傅厚將相熟的親友請了許多來作衛護。然後去報與屍親人家知道。那吳賴的父母哥嫂兄弟老婆兒子媳婦女兒哭哭啼啼。拿棒槌的。拿短棍的。拿撥火棍的。婦女們拿着馬刷的。就來了一大陣。喊進門來。見他家人多。不敢打人。只將廳上桌椅隔扇打得粉碎。還想打到內裡去。他那內門關得鐵桶一般。衆人打得性癱了。傅家親友出來做攔停。再三再四的講私和。不必到官。將舊次的文書還他。還與他一百銀子。講來講去。說到五百外加五十兩。將屍首他各人擡回。自己發送。吳家是個窮戶。倒也肯了。那總甲里正有同

傅厚對不着的。竟先去報了官。這知州姓喜名惠。聽得是財主兒子打死人命。因他老子是監生。不好拘拿。差了四名衙役。立刻拿凶犯。提屍親到案。隨命吏目帶忤作人役相驗屍傷。到了傅家。傅厚都有厚贈。治酒飯款待。一面煩親友尋門路。向知州求情。許送三千金爲壽。懇求免究。屍親底下講和。喜知州先執意不依。定要凶身。後來纔鬆口。要銀一萬。方完此案。不然定拿凶身抵償。傅厚着了急。只這一個獨子。如何捨得。加到五千還不依。講到了六千上仍不准。傅厚的家私連房屋地土不足萬金。這六千兩。連屍親五百五十。並雜項使用。七千出頭。也就算罄家所有了。再要添。如何還來得。眞急的要死。把個閻良創氏也急的恨不得抹脖子上吊。團團亂轉。那幾個差人因提凶犯不到。每日打了屁股。到他家來高坐痛吃。雖然大塊的銀子送了他。嘴裡沒話說。但終非了局。况一個死屍放在家中。着實厭氣。正在爲難。恰好智按院按臨

和州。知州因接按臺忙亂。這事且暫擱起。雖得耳邊略靜。若按院去了。又將奈何。此時傅厚也就幾乎要急死了。傅金躲在閻家。總不敢露頭。且說那智按院公事稍暇。就到孝義鄉來拜闗爵。把這村中人的屁都驚出來。互相傳說按院都來拜闗老爺來。家家闗門閉戶。雞犬無踪。按院到了闗家。迎入遜坐。他二人是世交。也無套話。只說了些久别渴慕的眞情。問問所處的近况。並將前日聞得鍾生說知他家寒。因屏退左右從人。說道。地方上或有無礙的事。老年兄可尋一兩件來。弟當盡情。稍助老年兄薪水之需。闗爵再三致謝。闗爵因他遠來。說道。老年兄遠來賜顧。弟備一餐便飯。但鄉村中之物不堪。不敢相待。奈何。智按院道。兄與弟兩輩世交。何尚作此客話耶。一盂脱粟飯。蔬食菜羹。弟可敢不飽。闗爵也不過是殺雞爲黍而食之。見其一子焉。闗必顯出來拜見了。按院問習何業。闗爵道。小人不才。去歲幸得遊庠了。按院甚喜。從人飯

畢。然後別去。傅厚見按院來拜關爵。忙來尋閻良。到了房中坐下。道。關親家既同按抬(臺)相厚。小兒就可得命了。但他向日來家。弟絲毫不曾盡情。待他喬梓太薄。今日不好去奉求。懇親家將前後事細說。我情願將許州尊的六千金送他。只求免提小兒。完結此案。就是造化了。閻良道。親家你待他薄。我待他也沒那些厚呢。我也有些沒面見他了。因抱怨劘氏道。他當日回來時。我說或是請請他。替他接接風。或送個下程。人說的。冷竈裡着一把。熱竈裡着一把。那時依了我的話。到今日也好求人。你執定不肯。到這時候。閒時不燒香。忙時抱佛脚。有甚麼臉面去求。劘氏道。啐。你一個男子漢。不拿定主意行。誰叫你來問我的。此時倒來抱怨我。辱翁曰。這却沒話答他。閻良道。你可記得那年五十歲。你望着大姐。把話都說絕了。至今幾年。女兒女婿都不上門。古人說。凡事留一線。以後好相見。被你說得盡情盡意。你當日說借不着他公公的光。求不着他

家。過頭的飯兒好吃。過頭的話兒少說。你把話都說絕了。叫我如今去見他。只好拿褲子蒙着臉兒去。炎涼者尙知如此。何臭氏之不堪特甚也。那創氏大鬧起來。道。老殺才。臭忘八。不說你沒能幹。倒儘着抱怨我。如今的年程。早起不做官。晚上不唱喏。他倒了運。自然就不理他。他又有了時運。自然又該敬他。這是普天下人情之常。你難道就不曾聽說。

白馬紅纓彩色新。不是親者強來親。

一朝馬死黃金盡。親者如同陌路人。

今日他又有了勢。再去陪個小心奉承他何妨。況是爲女婿的事。怕甚麼羞。丟了你甚麼臉面。你是個甚麼大東大西。怕拆了你的架子麼。若惱了我。我把褲帶子一鬆。拿頂綠帽子套在你頭上。那纔眞沒臉面呢。富姐拉着創氏。勸道。媽且不要吵鬧。商議女婿的事要緊。二位爹請去同關家爹講。我到裡邊去求親家娘同姐姐。閻良想了一會。說道。講不

得我捨着老臉彈子同親家去走一回。據我的意思。俗說。不見棺材不下淚。竟把銀子擡到他家。他一個窮官。見了這些白晃晃的東西。就不看親戚面上。肯看家兄的面上也不可知。眞是老於世務者。況且栽住了他。他便推辭不得。傅厚道。有理。有理。忙回去拿出預備送知州的那六千金來。裝了六個酒罈。叫家人擡着。同到關家來。關爵聞知。見他數年不上門。今日突如其來。也疑了幾分。是見按君來拜。動了他們勢利的念頭。只得出來接着。到廳上。讓了富姐進去。那閻良同傅厚假做一臉的笑。深深一揖就跪下。慌得關爵忙還禮。道。二位親家。這是爲何。二人道。有事奉求親家。敢不跪懇。關爵道。豈有此理。我們兒女至親。何須如此。有話但請坐下見教。弟力量可行的。無不效勞。再三讓着。纔起來坐下。二人同聲說道。自從親家回府。弟們因窮忙。總不曾絲毫盡情。着實抱愧。關爵道。我輩至戚。何必作此客話。閻良接着道。傅家女婿因人命一事。州

太爺不知聽了甚麼人的謊言。說傅親家是個大財主。定要一萬兩。纔肯完事。已出到六千金。他還不依。傅親家的家私。親家所知。（是同鄉緊鄰的話。）通共不及一萬。如今連屍親雜項所費已七千有餘。所剩者不道（過）是些房地。難道不留些度日。今破着一總給他。也不能足數。因親家老爺同按臺相厚。特來奉求轉央一個情。倘事完了。六千兩不拘送按臺也可。親家老爺留下也可。只求完事。屍親底下傅親家自去打點。指着繈子道。這是銀子。先送到府上。闞爵道。按臺今早遠來賜顧。承他厚情。已過分了。弟一個革職的窮官。那裡有這樣的體面。（語中暗帶敲打。妙。）況且纔相會。怎麼就好求情。倘說不下來。悟（誤）了二位親家的事。還是另尋的當門路爲妙。闞良傅厚見他推辭。又忙跪下道。若說的當。那裡還有過於親家老爺的。若念舊事。就不得結局了。傅厚落淚道。小兒若不得命。弟並無他男。也就不能活了。闞爵跪下扶起。道。再做商議。正說着。裡面一

個僕婦來說道。奶奶請老爺呢。關爵別了他兩人進來。關奶奶道。傅姑娘再三求我轉對你說。替他女婿說說罷。你的主意怎麼樣。關爵道。方纔二位親家說了這一會。我不好去說的呢。富姐跪下哭道。親家爹要不救你女婿。你忍心看着他死麼。關爵叫媳婦拉着他。說道。姑娘。你請起來商量。富姐道。沒有甚麼商量的。親家爹要不肯說。我也不敢起來。官(關)奶奶道。也罷。你看他們急的恁個樣子。你替他說說。看按院依不依。再做計較罷了。關爵躊躇了一會。道。也罷。我明日去說了看。你請起來。那富姐叩了個頭。纔起來了。關爵出去。富姐也跟了出來。向閻良傅厚道。二位爹。關親家爹依了。許明日替我們說去呢。二人笑吟吟忙下來作揖道謝。辭了要回去。關爵道。親家把這銀子還擡了去。事體還不知如何。等妥當了再來取。傅厚⑬道。老親家的金面去說。再沒個不完的事情。何必又擡去。只管請收下。二人就走了出去。富姐也同着去

了。關爵送到門外回來。叫家人把鏝子擡到上房。連鏝放着。次日。進城回拜按院。按院留住酒飯。閒話中間。關爵見左右無雜人。說起富(傅)厚是他四門親家。伊子過失傷人。屍親都說明白了。已肯和息。州尊誤聽人言。說舍親是財主。定要伊子到官。昨日承老年兄光降寒廬。舍親托弟轉求。不敢瞞老年兄說。許弟有厚贈。祈鼎言免究。不但舍親父子感恩。弟亦叨受多矣。按院道。這些須小事。明日自當報命。關爵袖中取出個帖兒遞過。按院接過一看。舍親傅金求青目幾個字。遞與家人接了。關爵吃畢酒飯。辭了回家。傅厚閭良走來討信。關爵把按院的話相告。他二人喜不自勝。作了十數個揖。謝而又謝。方去了。關爵見事情已妥。把銀子取出。生平來未見這許多。也自歡喜。收入箱中。次日。按院傳了推官進來。說道。傅金過失殺傷人命一案。屍親並無異辭。喜知州無故刁難。顯有情弊。可傳諭他。叫他將此案速速完結。推官出來。向着知

州說了。喜知州丢了一主大財還是小事。聽見按院知道索賄。驚得魂不附體。忙差人去傳前差。傳金免提。又差人忙傳諭吳家屍親。作速領屍埋葬。又差人去命傅厚給屍親燒埋銀兩。（一連幾個差人。寫出知州驚得屁滾尿流的樣子。）即刻將案卷注銷。稟了按臺。按院差人去復關爵。關爵送了他個折酒飯的封兒去了。又親到城中察院去謝。傅厚父子二人同閻良到關家來叩謝。富姐也來拜謝關爵夫婦姐夫姐姐。傅厚把屍親的銀子也給清了。屍首吳家擡回。一天大事已完。感激關親家不盡。那知州打聽按臺何以得知這事。訪問得傅厚係關翰林的親家。關翰林是按臺的年弟兄。猶恐怕關爵懷恨。忙親到鄉中拜見。陪了許多不是。又送了一分厚禮。尙求在按臺前吹噓。那閻良傅厚見州官如此奉承陪罪。越發敬這親戚如神明一般。閻良備了戲酒。一來算接風。（宦實回家數載。童自大始接風。是吝嗇。關爵回家數載。閻良始接風。是勢利。前後如一。而各是各人心腸。妙極。辱翁云。俗說。有心拜年節。清明也不遲。）二人奉謝。親自來請關爵夫婦同女兒女婿。關爵道。

你我至親。何必拘此。決不敢奉擾。閻良道。一杯薄酒。原不是敬親家老爺的。不過盡我的窮心。戲都叫了來。老親家若不肯光降。我難道自己家裡吃不成。鄉中親友們看着我連親家都請不去。我就羞死了。還出得府中的門麼。關爵見他如此說。便道。親家既費了事。我就領情便是。他方纔笑了。見關必顯在傍。說道。姑爺也請到我家坐坐。關必顯道。家父去領就是一樣。小婿是甚麼人。怎敢去擾岳父。不怕岳母見怪麼。閻良紅着臉陪笑道。你還記你丈母娘的餿話麼。那是吃屎的人。你別同他一般見識。你要惱他。我老丈人也替他陪罪。關爵向兒子道。長者命。少者不敢辭。岳父叫你。你去就是了。多講甚麼。對閻良道。少刻弟帶小兒一同到府。閻良向關必顯道。今日一個外客也沒有。專請親家老爺親家太太姑爺姑奶奶。約傅親家夫妻你姨夫小姨奉陪。煩姑爺你進去請聲太太同姑奶奶。關必顯去了一會出來。道。家母就去。女兒身上有

病。去不得。閻良笑道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既這樣說。我叫你丈母親自來請。辭了回去。向創氏道。親家夫妻二位同女婿請了都來。惟有我家這位姑奶奶不肯。說是有病。大約還是記着你當日的話。我說了等你去請。創氏道。你不濟。等我去。如今時世論甚麼娘母女兒的。他要記恨不來。我就下他一跪。陪個禮。還怕他不肯麼。閻良笑道。我自己覺得我算炎涼得很了。誰知你比我還狠幾分。你有那樣狠嘴。也纔配得這副老花臉。富姐道。我同媽媽去請他。創氏富姐到了闞家。逯氏讓了坐下。創氏向貴姐道。親家太太倒肯去了。你是自家女兒。倒重新做起客來推辭。貴姐道。自己爹娘。有甚麼推辭的。一來我身不好。二來恐怕玷辱了爺娘。我所以不敢去。創氏笑嘻嘻的道。罷麼。我的姑奶奶。你還記着我的餽話麼。我是待死的人。你同我一般見識做甚麼。你若惱我。就如同惱那狗的一樣。我正在這裡要借你府上的光。恐(怎)講玷辱的話。你要

不去。我就跪着了。看你可過得意。富姐笑道。姐姐。媽這麼說。你再不去。也不好意思的。我跪着罷。纔要跪。貴姐忙拉了起來。關奶奶道。親家奶奶同姑娘這樣說。你還推甚麼。就同我去。貴姐見婆婆允了。又見娘同妹子的樣子又可笑又可憐。答道。奶奶吩咐。我怎敢不去。創氏道。席都齊備了。請親家太太就同去罷。關奶奶見貴姐穿着家常的舊布衣裙。說道。我有年紀的人罷了。你少年人。還換件衣服去呢。貴姐道。就是這樣好。不換罷。（辱翁曰。不換衣。好。）關奶奶也不強他。他兩家一牆之隔。出了關家的門。就是閻家的門。也不用轎子。就同走了過去。閻良又親自來邀。關爵父子也就同到他家來。傅厚爺兒兩個迎到大門外。深恭大喏。讓到廳上。關爵看時。廳西邊簾子隔了一間。堂客坐外面。兩間待官客。正中放了一席讓關爵坐。傅厚同閻良下陪。關爵道。那裡有這個坐法。傅親家年長。傅厚道。豈敢。今日特爲親家而設。弟是叨陪的。親家自然是這樣

坐。讓之再三。關爵要傅厚同他並坐。傅厚決定不肯。閻良道。今日是弟特請親家老爺。傅親家決不肯僭。倒求親家老爺依實些罷。關爵只得坐了。關必顯傅金橫頭安了一席。唱戲飲酒。不必煩說。女眷們在內坐席。那創⑭氏好不肉麻。敬這樣。奉那樣。一會道。親家太太。不堪的東西。你請用些。一會道。姑奶奶。你只怕餓了。將就吃些兒。也盡盡我們的窮心。又說道。我這大姑奶奶此時也不錯。後來有個大造化。小小的年紀就穩重。不像人家輕狂。你看他打扮得模樣實實的。貴姐道。我家貧寒。沒有得好穿戴。裙布荆釵。原是我們窮人的打扮。創氏笑着連聲道。哎哪。大姑奶奶你玷我麼。我說的是實話。你當我譏誚你麼。我要有這個心。就嚼舌根死了我。我說的是眞心話。奉承得婆媳兩個眞說不出的樣式。那傅奶奶同富姐沒話說強說。不笑強笑。做出那些假親熱來趨奉。當日貶淺貴姐那幾個婢婦。這個拿過酒壺來。道。姑奶奶的酒恐怕

寒了。我換換。那個捧錘茶來。道。姑奶奶。請用一杯茶。叫得那姑奶奶震心。席散了。進去更衣。衆人沒一個不簇擁着貴姐。要勻面。這個忙去捧鏡子。那個就去拿粉盒。要洗手。這個趕忙去掇水。那個慌去拿手巾。十分小心慇懃。都不足爲異。連當日望着他叫的那幾條狗。如今見人奉承他。也跟着前後搖着尾巴亂跳。也似乎來奉承之意。前後皆夾敘着狗。不過謂炎涼世態中人。皆狗而已矣。外面吹打上席。衆堂客也都出來上坐。外邊閻良。內裡創氏。無非一味奉承而已。此一段。看者謂作者將閻良創氏描寫太過。人之無恥或不至是。余有一相識白姓者。其親姪皆係宦而富。彼稱之曰姑太爺。更有一至親。不必著其姓。彼之二女妻堂兄弟二人。稱其弟曰姑爺姑奶奶。婿之兄弟皆曰姑爺姑奶奶。婿之姪曰相公。其兄家寒。則稱曰女婿女兒。婿之兄弟咸曰相公。此等小人。與閻良創氏又何異哉。傅厚兩口子也幫着打攛棒鼓趨奉。到三鼓席散時。傅厚夫妻在席上就面請了闞爵父子夫妻。闞爵再三辭謝。他更再四敦請。闞爵只得允諾。次日。又擾了傅家一日戲酒。此後。閻良傅厚同闞家親厚無比。沒三日不接女兒女婿。無十日不請親家夫婦。闞爵因見世事不妙。也不叫兒子求名。置了些肥田

美產。溫飽以終天年。這便是他的結局。智按院臨行。又來辭關爵。關爵因受了知州之托。向他道。州尊在地方上雖然要幾個錢。也還是他分中當得的。從不酷虐害民。求老年兄垂青一二。按院首肯。次早。關爵又進城拜送。按院起行之日。知州送到交界。按院道。前日關年兄力薦該州在地方上頗得民心。此後更加淸愼勤。本院自有公道。不須遠送。回去罷。喜知州滿心歡喜。辭了回衙。又到鄉中來拜謝關爵推揚之德。逢時遇節。厚禮相送。不必多說。日月如流。又是崇禎十七年新歲。歲次甲申。鍾生聞得流寇漸逼京師。終日眉頭不展。飲食俱廢。每談及此。即長吁墮淚。錢貴見他如此。勸道。古云。不在其位。不謀其政。如今這些當道大老。受朝廷莫大之恩。將國事盡皆置之膜外。何況君林下小臣。做此杞人之憂何益。鍾生正色道。賢妻是何言也。我雖蒙聖恩放逐歸來。我當日也曾食祿數載。食人之食者。當憂人之憂。豈可以今日不曾做官。

把朝廷之事就不經心乎。君子則謂之忠。小人必笑其迂。錢貴見他說得大義凛然。不勝嘆息。又過了些時。聞知李闖三月十九日攻破都城。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。已殉社稷。他打聽這信眞了。白衣冠向北拜祭。大哭了一場。要尋自盡。被人知覺了。合家啼哭勸止。他只是哭泣。堅執不聽。中(鍾)自新同着鍾文鍾武日夜守着他。寸步不離。錢貴暗暗着人對梅生說了。請他來勸解。梅生來了。勸道。合城多少鄉宦。未聞以身殉國者。兄何必乃爾。鍾生道。士各有志。古云。主辱臣死。況主已死了。爲臣子者與闖賊誓不俱生。恨我書生力綿。不能殺賊。故欲一死以報君恩耳。尙忍臣賊乎。梅生道。故君雖崩。自有嗣君繼立。尙還仰望殲賊復仇。以雪斯恨。今日徒死奚益。況我們這南京地方。還是明朝地土。並不曾爲賊所有。何得就是賊之臣子。何必預先就死。若此地果爲賊所有。弟雖未仕。亦叨一第。亦當蹈東海而死矣。肯臣賊乎。今日尙早。死非其時。不必着急。鍾生聽

他這話。尋思亦似有理。答道。兄言亦是。弟姑俟之。鍾生後之不死者。非一旦變節。他今之欲死。特不肯臣賊耳。後聞賊已死。又何必死。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是也。次日。宦蕚賈文物童自大郞合鮑信鮑復之聞得了。都來勸解一番。鍾生自此以後。總足不履戶。惟尢(兀)坐小齋。終日書空咄咄。雖於妻妾之前。從不曾見他有一點喜笑之容。如此者將及一載。

一日。宦蕚到鍾生家中來。坐下說道。老父聞得長兄自從知先帝升遐之信。與賊誓不俱生。終日贊嘆。方纔得一邸報。知李自成已被天誅。特命弟送來與長兄一看。稍快心胸。鍾生接過看了。以手加額。道。先帝有靈。先帝有靈。復恨道。恨不能以此賊剖心瀝血。肆諸市朝。以祭先帝在天之靈爲快耳。你道這瞎賊是怎麼死的。他自得了北京。親自領兵去攻山海關。到了石河。被大淸兵馬殺得大敗虧輸。亡魂喪膽。跑回北京。也不想做皇帝了。收拾了些子女玉帛。領着賊衆。星夜直奔襄陽。他此時賊兵尚有十數萬。分爲四十八部。在武昌住了五十日。改江夏縣爲

瑞符縣。設立爲官。歛各處銅炭。拘匠役鑄永昌錢。李自成一日聚衆將道。湖廣四戰之地。不可久居。須先奪南京。以爲根本。爾等心下何如。衆人公議了一會。主意皆同。遂謀奪船。先取宣歙二處。他復道。西北既不能定。東南豈可再失。今當星夜速往。擇期將行之日。險(陰)霾四塞。暴風烈雨。旗槍皆折。他於四月二十二日改路。由金牛保安走延寧蒲圻。沿路恣意殺擄。到通城。命四十八部先發。通城有一座九宮山。又名羅公山。山上有一所北極元天上帝的廟宇。那日。山下左近百姓聞得流賊到來。聚衆賽會。大家設誓共保鄉里。李自成帶了二十名騎兵。他要到山上去看看。到了山下。命衆人不許跟隨。他單騎登山入廟。見帝像拜謁。若被神擊。伏不能起。衆村人疑是劫盜。取鍬鋤棍棒一齊下手。打得頭顱粉碎。骨肉如泥。見他腰下有一顆金印。內有非常衣服。大驚大駭。皆從山後逃出。那二十騎見他久不下來。上去看時。只見一堆白骨。

看看又是一所空廟。驚疑爲神所殺。也就各逃散了。瞎賊凶惡一生。這就是他的結果了。有一首打油道。

百歲人生草上霜。無端妄覬作君王。
龍袍暫褂雖尊貴。山廟生捐亦慘傷。
四水逆流河湧漲。魂靈悲切日無光。
早知黃屋誠非據。何似林泉樂趣長。

此時弘光已即位在南京。以鳳陽總督馬士英先陞禮部尙書。即命入閣辦事。馬士英又特薦阮大鋮。奉旨起阮大鋮爲江防兵部尙書。衆人皆仰望太平。不想他君臣如醉生夢死一般。不知所作所爲是些甚事。只有一個史兵部一個樂府尹兩位好官。那史兵部雖也入了閣。又督兵往揚州駐鎭去了。樂府尹雖也陞了吏部尙書。只是一齊人傳之。衆楚人咻之。他也沒法。那一位弘光皇帝自從登極。一絲朝政皆不理。悉

委大學士馬士英批發。他在宮中做他的正務。終日服春藥。養大龜。弄得那厥物粗長。如一條驢腎相似。漁獵少童幼女。間或一夜高興。或兩三個弄死了。拉出宮來。後來見婦女都禁受不得。還日逐服春藥。陽物脹得難受。放在草驢牝中。同驢交媾。（千古以來之帝王。以驢為〈也〉媾者。只他獨異。）猶令乞兒們都派交大蝦蟆。取蟾酥配春藥。上插黃旗。大書上用二字。你道可笑不可笑。更有妙處。除夕之夜。弘光臨御興寧宮。百官進朝辭歲。見他兩眉如鎖。低首沈吟。像有萬千心事不能解釋的一般。都以為他是憂慮國家的大事。這些模樣宰相。伴食中書。家而忘國。私而忘公的臣宰。倒都有些內愧。朝廷有如此隱憂。我輩食祿者。反毫不以國事為意。也太覺無良。只得上前伏俯奏道。闖逆萬惡。致先帝崩遐。危我社稷。此皆臣子不共戴天之仇。終當盡力撲滅。以雪天人之恨。今日除夕。陛下且稍寬聖心。弘光也不答應。只聽得他口中嘆息道。這怎麼處。如何過得。有司禮監

太監韓贊周上前奏道。雖然國事日蹙。如今天下尚有東南半壁。事猶可爲。明歲勅文武諸臣。各盡心力。以抒國患。皇爺且請開懷。弘光聽得有些厭煩了。忽大聲道。你衆臣不能上體朕心。惟以這些瑣事爲言。我所憂者大。又是目前緊急要務。說了。連聲嗟嘆。衆臣不知他慮的甚麽大事。聽見責備。俱免冠謝罪。道。臣等鄙猥小見。蠡測營(管)窺。不識聖意若何。萬乞示知。弘光長嘆了數聲。道。目下新年。戲班中竟沒有一個好女旦。以供娛樂。所以朕心如焚。寢食不安。那裡爲那些國家的小事。衆臣見他降下這樣的綸音。竟無言可對。韓贊周俯伏泣道。以爲今日令節。皇爺或上念先帝。或追思皇考。豈意作此想耶。弘光滿面怒容。方要發作。只見首輔馬士英出班奏道。臣一介庸材。蒙皇上天恩。待罪首揆。諒此等事。臣不能盡力以開聖懷。何顏居百僚之上。臣星夜訪求。必得一色藝雙絕者。以娛聖意。弘光轉怒爲喜。道。足見先生忠君之心。變

理之才。但朕望此不啻飢渴。當速求之。朕自當有以報卿。話猶未了。左班中又有一個大臣。紅袍玉帶。象簡烏紗。履聲橐橐。上前跪奏道。臣在先帝時。被東林諸賊臣誣陷。放棄者十有餘載。今荷蒙聖眷。得掌本兵。夙興夜寐。正無可上報天恩之萬一。況既逢堯舜之主。安敢不效皋夔稷卨以輔之。臣今當佐輔臣。選擇精同(通)音律美女上獻。稍盡臣報主之忠忱一二。弘光天顏大悅。說道。朕素知卿才兼文武。歌詞一道。甲於元人之上。若得卿盡心爲朕謀得佳人。富貴當與君共之。衆臣看時。原來是阮大鋮。無不匿笑。又只見班部中兩個官兒出來跪下。一個是馬士英的表弟。名喚馮寅。現任都察院僉都御史。一個是阮大鋮的妻弟毛羽健。現任工部左侍郎。馮寅奏道。輔臣與阮尚書雖各具忠臣愛主之心。恐一時難獲其人。新年何以開悅宸衷。臣家有一女子。雖不敢謂色藝雙絕。尚還可以娛目。但不敢上獻耳。弘光喜甚。道。卿有此美意。

朕心嘉悅無比。何不敢之有。馮寅道。乞赦臣死罪。方敢上奏。弘光〔道〕。卿如此盡忠於朕。當以百世宥之。尚有何罪。只管奏上。馮寅道。古云。主憂臣辱。臣今見聖容不懌。不得已而爲此。臣妻解氏。小字語花。頗知演劇。雖無十分嬌麗。也還可以寓目。意欲上獻。不識聖意容納否。弘光滿臉是笑。說道。卿愛君如此。肯捐妻以奉朕。朕不但不肯輕待於解氏。必不肯薄報於卿。若果如朕意。當以貴妃封彼。卿亦不須愁不富貴矣。馮寅奏道。聖恩若此。誠臣夫妻之厚幸也。弘光又問毛羽健道。卿又有何妙論。毛羽健頓首道。馮寅既能獻妻。臣又何難進女。臣有一女。年方十六。頗覺聰慧。雖不能歌舞。乞陞(陛)下留在宮中。使之慢慢學習。或可以供御樂之用。弘光喜笑道。這更妙了。卿愛朕一至此乎。朕亦不惜茅去(土)之封以報爾也。今晚二卿便可送進宮來爲妙。二人謝恩而退。

這些文武衆臣。有那無恥的。深恨家中無美妻嬌女可獻。有幾員略有

骨氣的。無不暗笑。無不長嘆。冠其冠而走其走。退朝而散。次早元旦。不知甚麼人題了一副對聯在午門外。道。

福人沈醉未醒。全憑馬上胡謅。
幕府凱歌已休。惟聽阮中撥出。

所謂福人者。弘光乃福王世子而踐位者也。沈醉未醒。謂他如昏昏醉夢。愚頑毫無所知。全憑馬士英胡謅打混而已。幕府凱歌已休者。阮大鋮爲江防兵部。西北數省盡失。猶終日報捷。愚南京人之耳目。惟聽阮中撥出。阮者。月琴也。暗指阮大鋮之姓。謂何嘗有凱歌。乃阮之撥出耳。我且把弘〔光〕的來歷表白一番。纔見這聖子神孫的妙處。他父親是神宗萬曆皇帝之愛子。名常洵。乃鄭貴妃寵冠後宮。萬曆將他之子冊爲福王。那羣臣擇一富處之地封他。衆臣擬了河南洛陽爲他封建之處。福王就國之日。海內全盛。神宗遣稅使鑛使數十人。月有奉。日有

進。廣南明珠。滇點(黔)丹砂。宜青寶石。豫章磁器。陝西異織文毳。蜀中重錦。並齊楚鑛金鑛銀。搜括嬴羨億萬計。雖名人主私財。都入貴妃掌握。以十分之九與了福王。福王之富厚甲於天下。及流賊逼城。援兵到洛。毫無費資。衆人口語藉藉。詈於道中道。王府金銀千萬。府中之人粱肉都厭了不吃。以飼犬豕。却叫我們枵腹殺賊。下次有警。我們也不來了。此時文武衆官苦苦勸王給賞。王堅執不聽。後賊復攻城。叛兵內應。及城破之日。賊入王府。珠玉金寶山積。悉爲賊有。王之血肉做了賊之福祿宴。世子逃在外邊。南都聞崇禎殉了社稷。因他是萬曆親孫。是崇禎從兄。故擁立了他。有那樣個昏老子。就生了這個昏兒子。總之。國運與人的家運一般。該興旺。自然生出好兒孫來成家立業。若該敗壞。自然就有不肖子弟輕輕送去。敗國亡家。總是一理。再說馮寅毛羽健二人到家。隨即將妻女送了進宮。原來這解語花是馮寅用千金買來的

一個妹女戲子。以他做妾。嫡妻故了。即命他掌管家務。此時假說是他的妻子。獻與弘光。希圖厚賞。弘光一見。果然生得妖嬈。就叫他唱了兩齣。着實風騷可愛。淫心輒起。攜手登榻。交媾起來。弘光把個陽具養得如驢腎一般。他在宮中行樂。無非都是些幼女。即有少年婦人。如何當得。每每不能暢意。這次遇着這個香算。（謂千人日（肏）個個弄也。）正是勁敵。喜樂無比。次日元旦。即加封貴妃。是日朝畢。合宮妃嬪稱觴上壽。弘光多了幾杯。去行幸毛羽健的女兒。乘着酒興。兩下盡根。只見那女子哎呀了一聲。早已上（尙）饗。弘光疾忙抽出陽具。叫宮女救時。血如泉湧。已是無及。這毛氏是個十六歲的處子。乍經弘光這驢腎大小的厥物。若逡巡畏避。啼哭難禁。弘光就醉到十分。自然還有些憐惜。決不致冒冒失失。忍心弄死了他。內中有個緣故。毛羽健在陝西時。溫氏星夜到他任上。遣去了美妾。發作了幾場。毛羽健再不敢萌一毫妄念。復命之後。十年間。

他歷陞到通政司左通(使)一日。溫氏偶染時疫。他夫妻分床而臥。溫氏昏昏沈沈。七八個丫頭日夜服事。都辛苦了。那一夜因溫氏昏睡。衆人也就偷(偷)空去睡。丫頭中有一個叫做夭桃。是在陝西買的。生得頗有幾分可愛。兩隻小脚還不足三寸。毛羽健常垂涎他。因懼溫氏之威。不敢放肆。今得了這個空兒。見衆丫頭都睡着了。悄悄摸到夭桃鋪上。見他睡得如小死。就替他脫光。摸那妙處時。肥滑可愛。用指頭探探。原來不是原來頭(的)了。毛羽健爬上身。送了進去。乾暖有趣。抽拽良久。夭桃方纔醒來。料無他人。知是主公。將錯就錯。也就聳身上迎。毛羽健歡喜非常。竭力弄了一番方歇。也有數次。同伴丫頭有知覺。眼中冒火。心中發醋。過了幾日。溫氏病癒。丫頭們就悄悄的將此事稟知。溫氏大怒。將夭桃上下剝得精光。渾身打有數百。用鞋底將陰戶打得腫有饅頭大。妙。更稀爛烏青。方纔饒了。把毛羽健的鬍子幾乎撏去。幸得他

女兒救護父親。不致狼狽。夭桃遭了這一番荼毒。恨入心髓。暗想道。我當日在舊主家時。蒙主公⑮時常寵幸。主母只做不知。（此等主母豈可常得。）今日是主公偷我。又非我去撩漢子。就下這樣毒手。你怎麼帶夥着溫世幸來。就不放點鬆給我們。想了一會。道。這妒婦我是沒奈何他的了。我把他女兒撩動春心。弄成個破罐子。等嫁人家時。送了回來。羞辱這惡婦一場。（這倒不妨。他的令姑並不曾送回來。）也可雪我的愁(仇)恨。原來毛羽健的這女兒已十四歲了。生得一貌如花。不但全不像乃堂之陋。且比乃尊還美麗許多。而且生性聰明。百伶百俐。溫氏上邊家人沒一個敢上來。只溫世幸是乳母之子。又是大管家。溫氏時常叫他上來說話走動。毛羽健可敢攔阻。間或有空。二人便做作一番。一日。溫世幸買了一本春宮圖兒。放在袖中。要送與溫氏賞鑒學樣。不想一時失落。找尋不見。又不敢問人。以爲不知掉在何處。也就罷了。不想掉在堂屋門檻底下。恰被這女兒拾得。

他翻開一看。見都是男女如此如此。忙放在袖中。到床上放下帳子推睡。逐張逐張細看。雖見男子的那東西放入婦人此道之內。十分動心。却不知何故。要問人又不好開口。到夜間。用個指頭塞入小牝中試試。有疼無樂。這女子素常極喜夭桃。那日見他被母親打得幾死。悄悄走出看他。私問道。你爲了甚麼事。奶奶這樣打你。夭桃正想要引誘他。便悄應道。奶奶前日害病。老爺同我偷弄了幾回。不知那個賤嘴的淫婦告訴了他。今日纔把我這樣打。打身上還罷了。把我的下身幾乎打爛了呢。那女子道。爲甚麼把你下身打的這樣利害。夭桃道。說是老爺弄我的這個來。故此纔下死打他。怪是也怪不得奶奶。婦人家把男人這件東西像性命一樣。那裡還捨得讓人。那女子正想要問這內中的妙處。就借他這話。笑問道。這是有甚麼好處。你就說的這樣。夭桃道。姑娘。你後來嫁了人家。嘗着了。纔知道呢。弄慣了。渾身鬆爽。心窩裡那個快

活的法。那裡說得出。那女子道。弄的可疼麼。夭桃道。就是頭一回有些疼。下次就不相干了。你不信。先拿一個指頭摳摳看。頭一回有些疼。忍着些。到第二回就好了。摳熟了。用兩個指頭。後來又用三個。你只多用些唾沫潤滑了。一點也沒事。等你挖開了。我尋個好東西送你受用。那女子見說到這裡。袖中摸出那春宮本兒與他看。道。你看男人的可是這個樣兒麼。夭桃看了。道。畫的一絲不錯。你是那裡得來的。那女子道。是我前日在門檻底下拾的。不知是誰掉下來的。夭桃道。我猜得着。但是老爺出門。奶奶就叫溫世幸上來。兩個人關着房門幹事。這定是他掉的。女子道。怪道我說老爺不在家。溫世幸便進來。關着門。我當說甚麼要緊話。原來同我奶奶幹這事。夭桃道。等我好些。弄個好東西送你試試看。定有妙處。那女子滿心歡喜。瞞着母親。叫自己的丫頭日日送湯水給夭桃吃。他夜間果然將個食指潤濕了。忍着疼。將小牝摳挖。一

連三四夜。內中竟容下三指尙有餘。雖無大樂。也覺有些意味。他原是十個尖尖嫩指。因指甲戳得疼。剪得光光秃秃。衆人也不知他何故。他一心只望夭桃好了起來。尋假物送他。過了半月有餘。夭桃起得來了。他尋了一根紫竹斷傘把。用刀將竹根刻下有四寸餘長一節來。就那竹根頭做了個龜頭樣子。用磁瓦刮光。宛似一根陽物。他起來到姑娘房中。先謝了照看。見左右沒人。將此物送上。那女子一見。如獲至寶。笑吟吟接過。請教他的用法。夭桃附耳傳授密訣。叫他仰臥。將腿揸開。多用唾沫。不住抽扯。自有樂處。這女子是伶俐極了的。自然會意。夜間如法作用。果然甚妙。每夜如此。被他將一個嫩而小的牝戶。弄成了鬆而大的個窟窿。到了崇禎十七年。毛羽健見賊情緊急。正月內即將家眷打發回南。他獨自在京。闖賊破城之日。他也隨衆投降。周鍾勸進表內。他與項水心也都附有名字。李自成被大清兵馬殺敗逃去。他也逃回

南京。阮大鋮啓奏弘光。說他不忘故主。冒死逃回。弘光大喜。加授今職。他圖永固富貴。故將女兒進上。弘光乍幸這女子時。以爲他是處子也有些憐愛。先還款款而入。這女子用那竹郎君弄了二年。阮寶兒之蠟夫。同此女之竹郎君。俱是異想。可謂難姊難妹。陰門已寬闊久了。今忽經弘光這大物送進。覺比竹夫更妙。竟不隄防。弘光見他並無痛楚之態。以爲是大量的女子。可與解氏爭衡。興致大發。憑身用力。兩下盡根。這女子不過陰門寬濶而已。內中開關的不甚深。況他的身軀小巧。弘光的此物是放樣無當的。妖童艷女不知死了多少在此物上。何況他未曾經風雨的一個柔怯女子。被他先一下。已受不得。只叫了哎呀一聲。急要迴避。已是無及。被他那連珠箭的弄法。第二下直攮到心窩。登時告斃。此女之死。罪雖起於夭桃。實由於毛羽健獻女求榮。溫氏淫妒之報也。弘光見死了。也着實深悔冒失。以(次)日傳旨。以妃禮殯葬。又勅毛羽健着陞禮部尚書。馮寅着陞都

察院左都御史。開印後到任辦事。開印之日。二人到了任。那時禮尙左都現有其人。所以當時有

總憲衙門兩都御。　禮部堂上二尚書。

之謠。都下傳爲笑談。末世君臣所作所爲。一至於此。無不可笑。毛羽健知女兒被弄死了。心中也甚慘。得陞顯職。也還歡喜。熱鬧了一番。自不必說。一日。正在家閒坐。家人進來稟說。京中劉老爺的奶奶到了。毛羽健同溫氏忙接了出去。只見劉奶奶帶着一個三歲的兒子。一個老僕跟着。蓬頭垢面。衣裳襤褸。不堪之甚。那劉奶奶見了他夫妻二人。痛哭了一場。讓到上房坐下。你道這劉奶奶是誰。就是劉懋的繼配了。劉懋元配已故。這是他在北京繼娶的夫人。姓鈕。纔得二十六七歲。劉懋泣仕數年。點了一次鹽差。又收了兩次稅務。家有十數萬之富。闖賊亂極時。崇禎向百官借餉。知他家富。坐名借一萬。他只獻一千。崇禎不准。他

出了三千。苦苦說家私已罄。闖賊陷城後。比較衆官銀兩。他也在內中。幾銅夾棍獻出十萬。賊猶不足。闖賊知向年裁驛是他附和而成。恨入骨髓。直夾死而後已。家私抄擄。將他妻子賞了一個小賊頭。那時李自成本要殺毛羽健。因他迎降勸進。十分諂媚。〈耍〉要買人心。只得容忍過了。到闖賊去後。毛羽健知表兄已死。表嫂已配了賊。也不暇尋問。獨自逃歸。今見他們尋來。又悲又喜。坐下問問別後事情。鈕氏哭訴道。自你表兄被賊夾死之後。屍骸也不知撇在那裡。家私抄沒。家人都逃散了。我帶着這孩子分在一個賊家。那賊幾次要殺這孩子。我苦苦護庇。喜得那賊他心愛我。肯聽我勸。纔替你哥哥留下這個根兒。後來賊兵敗了。星夜逃去。我母子故得留下。賊退後。這個老家人來尋着我母子。幸喜那賊家中還有些銀子。故此纔得同逃了回來。如今夫忘(亡)家破。我寡婦孤兒全仗叔叔嬸嬸照看。毛羽健叫家人將大廳傍邊三

間房收拾了。與鈕氏母子住。擺酒接風。做衣裳。縫被褥。俱不必細說。過了幾日。這鈕氏飽食暖衣。把前日來的風霜之色盡皆退了。嫩森森一個白臉。妖嬈嬈一個身材。蹺尖尖一雙小脚。嬌滴滴●一口京話。甚是可愛。比溫氏強了百倍。毛羽健就動了偷竊之念。想道。當日我弟兄兩個屁股弄過無數。何況表嫂的此道。且又是經賊弄過的。我也何妨一弄。遂每日到他房中來挨光。說趣話。調風情。那鈕氏配了一番流賊。也不是甚貞節的了。況在少年。也無可無不可的時候。且依附在他家。也想同他摸皮貼肉。方可久遠。但素知溫氏吃醋。始尚在未決。還在兩可之間。毛羽健一日說話間笑問道。嫂子前日嫁了流賊。那樣人可也還知道些溫存情愛麼。鈕氏紅了臉。含愧笑道。那也是沒奈何。有甚麼情愛。毛羽健道。便宜了這賊。享用嫂子這樣美人。我還沒有他的福氣。鈕氏斜溜了一眼。低頭微笑。百媚俱生。毛羽健不覺魂飛。也顧不得他肯

與不肯。走上前抱住。就親了一個嘴。不愧是禮部尙書。這等的大臣。方輔佐得那等天子。那鈕氏也不說話。只笑笑將臉扭轉。毛羽健將他抱到床上。就扯褲子。鈕氏道。你快放手。我素常知道𡤿子利害。恐他知道。不是兒戲的。你不要闖禍。毛羽健笑道。你放心。我如今不怕他了。兩人褪了褲子。弄將起來。你道毛羽健一時如何就這樣膽大。內中有個原委。溫氏自京中回來之時。他父母雖沒了。他兄嫂在烏程聞得妹子到家。差了一個家人溫世寵來問候。這溫世寵便是溫世幸的親弟。生得標致異常。宛似一個美女。溫氏一見了他。心魂飛越。毛羽健此時尙在京未回。溫氏就強逼着同他私通了。誰知這樣個嬌媚少年。竟有個絕大的陽具。溫氏既愛其外貌。又喜其內材。便不肯放他回去。寫字差人送與寄(哥)嫂。要了溫世寵留下。他將臥房隔壁一間耳房裱糊潔淨。床帳桌椅收拾得甚是華麗。就在臥房床後開了個便門出入。做間秘室。以爲行幸世寵世幸之所。後來

毛羽健來家。以爲是溫氏收拾了爲休息之所。也不敢常到那屋裡去。一日朝罷回來。走到上房堂屋。恰好夭桃在那裡。見左右沒人。儘着用手向房內指。毛羽健也不懂其故。誰知溫氏同他弟兄兩個正在秘室行樂。聽見毛羽健回來了。一時做手脚不迭。溫氏只得走了出來。毛羽健見他鬢鬆面赤。心中大疑。想起夭桃指的必有緣故。遂走到那秘室中一看。只見溫世幸溫世寵面色如土。壁在牆上站立。毛羽健冷笑了兩聲。走了出去。好大肚皮。溫氏雖然淫悍。到此也羞赧無地。毛羽健此後也不睬他。他也不敢再發一語。溫氏這幾日冷眼見毛羽健時常在鈕氏屋裡。他留了一片心。不住叫丫頭竊聽。這日聽得他二人在房中成了好事。溫氏暗喜。忙忙走來。他不曾關門。直走到床前。他二人方纔看見。鈕氏羞得把眼緊閉。溫氏笑對毛羽健道。此後你也管不得我。我也不管你的閒事。大家混着些罷。遂抽身回去。鈕氏問毛羽健溫氏這話的

緣故。毛羽健把溫氏的事告訴了他。鈕氏纔放了心。毛羽健索性不上去。將夭桃叫了來。三人一床滚。溫氏也公然叫了他弟兄二人上去。也是三個一床。他這兩分人家。與、禽獸何異。試看如此之君。若是之臣。焉有不敗壞天下者乎。還有那一位賢宰輔馬士英。惟以喜怒用人。賣官鬻爵爲事。醜名四著。鍾生在家。聞知這些言動。時時撫脾長嘆道。天下事□矣。馬士英獨掌朝權。開納助工列(例)武英殿中書納銀九百兩。文華殿中書納銀一千五百兩。內閣中書二千兩。待詔三千兩。拔貢一千兩。推知銜一千兩。監紀職方萬千不等。時人爲之語曰。

中書隨地有。　都督滿街走。

監紀多似羊。　職方賤如狗。

蔭起千年塵。　拔貢一呈首。

掃盡江南錢。　塡塞馬家口。

馬士英也耳有所聞。他一來見自己做得太醜。想圖掩飾。二來也要公用一兩個人。要買人心。他知鍾生年未四十。是個好官。又素有名望。要以翰林院學士起用他。以崇人望。鍾生是生平耿介清高的人。一則不肯因人而熱。二則見不成局面。決不肯應命。只推有病。苦苦辭了。因長嘆了幾聲。念陳希夷先生的兩句。道。

九重丹詔。休敦(教)彩鳳啣來。

一片野心。已被白雲留住。

後人見鍾生不肯做官。想那時擇闖諸臣是何心哉。有一詞道。

盛世昇平。主聖臣賢樂事頻。祖父皆封贈。妻子蒙恩蔭。哎一旦亂離臨。少忠多佞。背主求榮。反面操戈刃。你看那歷代奸邪豈乏人。

右調駐雲飛

忽一日。賈文物來會鍾生。道。阮大司馬向保先岳故交。當日在熹宗時。弟也蒙過他提攜之力。他今要用弟在他幕下爲鳳陽兵備。弟見兄苦苦推辭。官爵不受。必有所爲。弟持疑不決。特來請教。鍾生道。既承垂問。況我輩又是多年至契。俱在親誼。敢不傾心吐膽。以至誠相告。兄看今日之規模。還成一個世界麼。雖在仕途。亦當拔足。避之猶恐不及之時。豈有反往火坑中跳入之理。當日先帝聖恩欽賜的堂堂正郎。尚且不宜受。今日反受幕府私情之一兵備乎。弟鄙見若此。兄或另有高裁。弟亦不敢苦勸。賈文物道。承兄喚醒愚迷。弟佩愛多矣。遂絕意仕進。你道阮大鋮他是魏當(璫)門下漏網的一個餘孽。今日忽然一旦做了大司馬。看他替朝廷幹些甚麼事。並他的結局如何。要知始末。接看後文。

姑妄言第二十三卷終

校記

❶「一」原作「平」，據書前目錄改。

❷「紛紛」原作「粉粉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❸「獎遜」原作「槳遊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❹「心有」原作「有心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❺「的話」原作「話說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❻「要去」原作「去要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❼「因此」原作「固然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❽「他送」原作「送他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❾「兒」字原無，據上文加；下文或同，不贅。

❿「跌」原作「失」，據文義改；下文或同，不贅。

⓫「甚麼」原作「麼甚」，據文義改。

⑫「公祖」原作「祖公」，據上下文改。

⑬「傅厚」原作「厚傅」，據文義改。

⑭「創」原作「劉」，據第十六回及上文改；下文或同，不贅。

⑮「主公」原作「公主」，據文義改。

⑯「滴滴」原作「嫡嫡」，據文義改。

姑妄言第二十四卷

鈍翁曰。要寫慕義等辭官。先寫阮大鋮一番貪惡。不然慕義諸人皆一時之傑。豈不識時務。那時局勢尚可戀戀於功名耶。不辭去。則爲不知天時之流。欲❶辭去。又不忍負崇禎之大恩。史樂二公之知遇。眞難下筆。算出阮大鋮一番索賄。衆人一齊辭退。不但不做負恩人。且不失爲知機之士。後應史公之命者。非寫衆人爲馮婦。所謂士爲知己者死。正是英雄心事耳。豈止衆人去得高。即三千義勇亦□□妙。不然。將來這些人何以結局。二來正寫強將之下無弱兵也。

寫鐵化嬴陽之得官。雖是寫竹思寬之詭計。陰氏之舊情。總是要顯出阮大鋮的貪惡來。此一回內極詆毛氏之淫濫者。借其妻以罵其夫耳。

雖係曲筆。以阮大鋮立身行己受之。亦不爲屈。

艾鮑艾福弒父之人。而阮大鋮馬士英受其重賄以官之。阮馬二人雖

不曾弒君。送去明朝之天下。較弒君之罪等耳。凶惡相遇。自然臭味相同。無足怪也。

竹思寬郝氏初遇。一部書淫事起頭。竹思寬火氏同死。一部書淫案總結。思與絲同音。謂以一絲總貫二十四回大書也。是一部大關鎖。

樂公憂國而卒。高傑爲賊所害。史公與城所(同)碎。國家將止。大家散場而已。令人酸鼻。

鍾生未去之先。既去之後。連寫許義士輩許多忠義之人者。謂將此等國家之幹。皆屈於草莽。而廟堂之上。專任阮馬宵小之流。焉得不四海分崩。天下盡喪。又見得人者昌。失人者止(亡)之意耳。

此書二十四回中。各色人無一不備。並未極力寫一孝子。雖寫鍾生之孝。亦不過能至乎哀。至於韓無儔之賣子葬親。蔡繹生之刻苦養父。亦不過淡淡寫去。並未寫事以禮。葬以禮。祭以禮之一人也。昔人有云。當

今之日。或有忠臣。決無孝子。作者亦是此意。
此一部書中。殘寇惡人甚多。竟無一梁上君子。此何故。要知爲人臣而不忠者。國家之賊。爲人子而不孝者。家庭之賊。讀書而不循道理者。聖門之賊。不悌不信無禮無義者。倫常之賊。蒞仕而虐下者。地方之賊。自暴自棄者。世間之賊。此等賊。書中不可勝數。其穿窬之賊故不足道也。
此部書內。或詩。或詞。或賦。或贊。或四六句。或對偶句。或長短句。或疊字句。或用韻。或不用韻。雖是打油。然而較諸小說中。無一不備。眞可謂善於說鬼話者矣。正與姑妄言名相合。

姑妄言卷之二十四

第二十四回　小狗子敗子竟回頭　鍾麗生神龍不見尾

附　定國奸謀害勇將　鍾生神膽救仙狐

話說這一位阮大司馬。他名大鋮。字圓海。原是魏忠賢門下頭一個心腹用事的走狗。殺害東林諸公。那一本點將錄呈與魏璫。按名殺害。全是他的主意。一生專與正人爲仇。不想他竟得漏網。躱了這些年。他與馬士英自來相厚。臭味同投。所以馬士英一入了閣。就薦他平素知兵。起他做了江防兵部尚書。大學士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。馬士英道。若命會議。大鋮決不得用。況魏璫之遂非闖賊可比。給事中羅萬象上言。阮大鋮不知兵。恐燕子箋春燈謎乃彼枕上之陰符。袖中之黃石也。馬士英力違衆議。特疏舉薦。弘光惟以他言是聽。竟准用了。阮大鋮退居

了這十數年。今日一旦做了顯官。越發凶鄙不堪。眞是。

一朝權在手。　便把令來行。

他無錢不受。無惡不作。無醜不備。都還是末事。更有可恨之處。令人髮指。南都擇日祭先帝烈宗之靈。黎明。百官皆衰絰齊。獨阮大鋮一人不到。衆人排班等候。直至已飯時。他纔八輿黃蓋。鳴鑼呼擁而至。衆人看時。他內穿大紅圓領。外罩白袍。進門大號道。先帝呀。因你不曾殺盡東林逆黨。致有今日。臣必殺盡諸人。以爲先帝雪恨。徐汧諸人今皆北走矣。馬士英忙趨過。以手搗他的嘴。道。徐九一現住蘇州。東林尚有多人。先生快不要如此。兩班衆人見他兩個這樣子。也有忿恨的。也有匿笑的。却不敢發語。你道可恨不可恨。他到了江北。慕義林忠尙智國守鮑信同衆千把。少不得都要來呈履歷參見。他見沒有送了禮來。心中大惱。稟過三四次。方許進見。參畢。他滿面怒容。道。你衆人虛報軍功。本部

素知。當日何嘗有一個流賊到此。史閣部爲爾等朦蔽欺騙。欺主騙朝廷爵祿。這幾年也受用的夠了。俟本部查訪實確。把你們這些冒功受職的。少不得都要題參問罪。且各回去管事後再定奪。衆人雖滿腔忿忿。却不敢出言。出來聚在一處商議道。我們當日原爲各保身家。大家義舉。原不指望受賞加官。不意蒙史樂二公天恩。提拔我們至此。又蒙先帝天恩。我等一介小民。雖有殺賊微功。叨食皇家二品俸祿。本欲殺身報國。盡我一片忠忱。今看阮家這個賊坏(胚)是想我們的銀子。我們一腔忠義。惟天可表。除了俸祿之外。別處毫無所取。如今休說無錢。就有錢。也不與這貪污之徒。若不理他。久之必爲所害。此時若奮義殺了他。不過如捕腐鼠。上可爲朝廷除害。下可爲東林諸公出一口怨氣。但有識我們心事的。謂我們是一口忠義之氣。倘不知道的。說我們背反朝廷。豈不把生平的忠肝義膽都枉費了。爲今之際。我們戀此微名

做甚麽。但我們受史老爺莫大之恩。今日一面寫稟帖送到揚州帥府內。一面申文告病辭了這官職。他豈奈我何。衆人商議停當。鮑信道。諸位既有同心。我又何戀此微名。如今樂老爺現掌吏部。我也辭了罷。遂一齊告了病。此時各衙門正要尋事革官。出了缺。好賣銀子。要無辜革退。還恐人含怨。見來辭職。喜得了不得。可肯有不准之理。就都准了下來。他們大家都繳了劄。各自回去了。有四句打油道這阮大鋮的惡處。

北都附逆忠良盡。　脱網南逃故土來。

今爲朝廷驅猛士。　奸邪貪惡甚於豺。

樂公先還不准鮑信辭職。後來見衆武官都辭准了。留他一個文職何用。也就准了。史公見了他衆人稟帖。大驚道。可惜失此沿江保障。差人探聽兵部准與不准。回報都准辭退了。史公跌足嘆息不已。欲上疏保留已無及了。差官去調他們來軍前效用。尙智知機。苦推有病。惟慕義

林忠到他幕下。千把總❷也有一半去的。一半情願退閒。國守先也還有意赴調。他與尚智最相契厚。再三勸他留下了。史公見衆人到來。心中大喜。皆以厚待。以原銜委用。後來揚州城破。史公自刎。慕義林忠也自殺殉難。國夫人正在巷戰。見丈夫自盡。他是婦人家。恐死於道路。屍骸暴露。忙將丈夫的屍首搶回寓處。縱火自焚。他夫妻的忠烈不愧爲英雄。有兩句道。

義烈雙雙同自盡。　夫妻千載姓名香。

那幾員千把總死的死了。去的去了。此是後話。不題。再說阮大鋮正要尋事害他們。見他們知機辭退。心中暗喜。出了這二十多個缺。正算計要賣一塊好銀子。暗叫一個心腹書辦名叫黃金聚。在外招攬主顧。誰想這些鄉勇見主將辭退了。也大家聚攏。說道。我們又不吃朝廷糧餉。各人自己替朝廷出力。原是大家的義舉。今日衆將主都無故辭了。我

們爲甚麽叫别人來管轄。這個事做不成。就是流賊再來。憑他殺了也罷。我們大家也散了罷。只有盔甲器械原是官給的。我們一齊到江防兵部衙門交還了他。各人去安生理。大家約同了。一兩日傳遍了三縣。這三千人齊集了。到了衙門口。大喊道。小人們原是百姓。因怕流賊。故大家出力相保。今日太平了。情願歸農。將當日領的盔甲器械交還老爺。遂一齊堆在衙門前。一鬨而散。中軍官忙傳稟了進去。阮大鋮知道了。又羞又氣。氣的是纔來未久。就激散這些義勇。失了沿江保障。氣不氣否。羞的是這些缺。也賣得好些銀子。這一散了。既無兵可管。還設這官做甚事。豈不白丟了這股財。想要殺幾個出氣。又恐人多激出禍來。只得罷了。他着了急。但是有缺。只要有銀子就賣。雖娼優隸卒總也不管。銀一到就補授。咨送到馬士英跟前來考驗。馬士英因他是久交。況又是他舉薦一場。凡事不好違阻。每每曲從。後來竟連瞎子。瘸子。拳手。

並七八十歲的老漢。都放了要緊武職。送來考驗。馬士英太覺不堪。也恐人談笑議論。遂回下一角文書。道。此後送來考驗人員。貴部當稍選略似人形者。方不遭物議。尚恐他來歪纏。出了一張大告示。內云。

凡來考驗武職。若有疲癃病廢殘疾不似人形者。除革退外。仍重處不貸。

這些買官的人見了告示。恐費了銀子反要獲軍(罪)不肯買了。纔阻住了他。他見了這些話。恬不知恥。但是馬士英不准也沒法。無奈何。只得又略略稍揀不癘不瞽之人。眞是自古來亡國之人臣。再沒有個醜似他的。可笑似他的了。阮大鋮在外邊無惡不作。他夫人在家中無樂不爲。向年。阮大鋮差龐周利往京中去探聽逆黨的事體。回來路上遇見了馬氏。到家稟知了阮大鋮。過後有人傳入毛氏耳中。毛氏急於要問狗(苟)雄的信。因阮大鋮在家。不敢叫龐周利來問。一日。阮大鋮往

祖堂寺去了。毛氏恐怕上房人多耳衆。就到嬌嬌那房裡去。原來毛氏將此房收拾潔淨。床帳俱有。時常到那裡閒坐。這日到來坐下。叫丫頭叫了龐周利來。問他道。前日我聽得人說你稟老爺。說你在路上看見馬六姨。可是眞麼。龐周利道。小的眞看見來。還同他說了半日的話。毛氏道。他跟着苟雄逃去。你既看見他。可曾見苟雄。龐周利將苟雄被殺。馬氏爲娼的話。詳細說上。毛氏聽說苟雄死了。心中蹬住了一會。由不得掉下淚來。恐龐周利同丫頭們看見。連忙轉過臉去拭了。只長嘆了幾聲。道。這淫婦倒還在。可惜了個苟雄倒死了。這龐周利自幼生得淸秀。是阮大鋮的龍陽。他奸詐百出。有一段鬼聰明。哄得阮大鋮滴溜溜的轉。故此阮大鋮着實擡舉他。長大了。遂將他做了大管家。他自聽得馬氏說毛氏與苟雄有私。他也就懷着希望之心。非愛主母之色。乃貪主母之財。倘弄厚了。定有重賞。況他又熟知主人的陽物不甚修偉。他

腰中的一副本錢可爲苟雄之副。以爲得主母一幸。定然是他的如意君。心雖如此想。却無進身之策。今日恰好毛氏叫他來問話。有此機緣。又見毛氏聽得苟雄死了。這番悲慘嘆息傷心的樣子。知他非悲苟雄之横死。不過是念苟雄孽具隨機應〈應〉變。無中生有。謅出一篇話來哄誘毛氏。便說道。馬六姨向小的啼啼哭哭。好生埋怨來。說奶奶坑了他。有好些話叫小的告訴老爺。小的蒙奶奶這樣恩典。怎敢向老爺說。毛氏道。這淫婦他同苟雄逃走了。自作自受。怎麼埋怨我。又叫你對老爺說甚麼。龐周利道。這話只奶奶聽得。兩位姐姐在這裡。小的怎敢說。毛氏遂叫丫頭們都出去。等我叫再來。兩個丫頭去了。毛氏道。你說罷。龐周利道。奶奶不要怪小的。小的纔敢說。毛氏道。你是過馬家那淫婦的話。我怎麼怪你。龐周利道。馬六姨說他當日好好的在家。偶然一日要對奶奶說話。也是到嬌嬌這屋裡。奶奶正同苟雄做甚麼事。被他

撞見了。奶奶同苟雄光着屁股。跪在地下。百般哀求。叫他不要對老爺說。恐他過後嘴不穩。苦苦求他也要同苟雄弄弄纔放心。他見奶奶是這樣小心。心裡軟了。纔同苟雄相好。後來恐怕老爺知道。沒奈何。纔同他逃走。可不是奶奶害他。叫小的細細的回稟老爺。奶奶請想。這個話可是說得的。毛氏聽了。臉脖子通紅。低了頭不做聲。龐周利道。奶奶只管請放心。這話小的爛在心裡。決不肯告訴人。就是老爺知道些風聲。憑着怎麼盤問小的。小的可有個不衛護奶奶的。決不肯說。又挑一句道。苟雄這沒良心的人。不要被強盜殺了。就剮一萬刀也是該的。不想想我們一個做下人的。蒙主母這樣天恩。把千金身子都賞你受用。就死也值。怎麼就忍心撇了就走。要是小的蒙奶奶這樣恩典。拿刀壓着脖子。還攆我不去呢。毛氏想了一會。見龐周利的漢子也不亞似苟雄。且又少年。模樣還比他強了許多。且他的聲口有幾分訛意。若不給他

個甜頭。恐張揚得阮大鋮知道。亦非兒戲。二者自苟雄去後。守了活寡。多時臍下那件作怪的東西不住發癢發燥。也有些忍不住了。看此偶憶起一個掛眞兒。與毛氏正合。俏寃家不住叮。又不是虼蚤咬。陰天又發癢。晴天又發燥。尋一個棒槌大的好東西。搗上他幾千搗。❸遂道。我當日也是一時錯。好錯。只恐今日又要錯了。失身給這奴才。誰知他這樣沒良心。你剛纔嘴倒說得好。但你男人們的心腸走滾大。那裡拿得定的。龐周利聽毛氏口氣有幾分俯就之意。忙跪下道。小的若蒙奶奶施恩擡舉。敢有一毫負心。天打雷劈。遇強人斫一萬刀。比苟雄死的還利害。毛氏也就笑道。只要你心應口纔好。龐周利見這話明明是肯了。遂叩了個頭。道。日後奶奶纔知道小的的心呢。姑起來。就將毛氏抱在榻上睡倒。掀開衣服。替他脫褲。毛氏道。我依了你。你要憐惜我些纔好呢。龐周利見他說得肉麻。不覺暗笑。忙自己也脫了。毛氏偷眼看他的陽物。比苟雄略次。心中私喜。龐周利將他的臂墊起。挺起陽具。直向毛竅中攮了進去。使起蠻力。如搗碓一般。足

搗夠有兩頓飯時。還不敢歇。毛氏覺他的陽物堅硬。倚泛過於苟雄。十分歡喜。已丟了數次。說道。你歇了罷。恐丫頭們等得太久了疑心。改日老爺出門。我來這裡。叫人叫你去。龎周利道。奶奶略等一等。小的也快了。說着。他自首至尾狠搗了百餘下。搗得毛氏面赤口張。哼聲震耳的。他方纔洩了。毛氏將他摟住。把舌尖度入他口中咂了一回。龎周利穿了衣褲。喜孜孜出去了。毛氏還挃在椅子上。喘息了一會。纔穿褲起來。慢慢走回上房。心中不勝暗喜。此後但是阮大鋮出門。他二人便在嬌嬌房中行樂。一日。兩人在床上。龎周利抱着毛氏親嘴咂舌。又咂了咂瘻乳。說道。小的不知前生怎樣修積。今生有福蒙奶奶這樣擡舉。毛氏裝嬌作媚。偎倚在他懷中。道。我有年紀了。怕你嫌我老。你要始終這樣好。我也不肯忘你。龎周利忙道。小的敢嫌奶奶老。就該萬死了。小的看奶奶的這件寶貝。比少年的還嫩呢。不要說別的。女人的這件東西。小

的也見過些。從沒有這麼些好毛。奶奶是貴人的。到底比別人不同。毛氏笑道。這上頭毛多倒好麼。這是你反說。敢自是光的有趣。龐周利道。小的怎敢說謊。奶奶請想。譬如男人四五十歲。嘴上沒有鬍子。像一個甚麼樣子。會奉承。說着。縮下身去。含着花心。咂了一陣。又攎着那毛。贊了一番。然後伏上身。大弄一番。半晌方歇。常常得空便弄。到今阮大鋮常往江北去。毛氏同龐周利纔得任意行事。無三日不弄。龐周利也暗受了毛氏許多賞賜。都不過是阮大鋮刻薄來的餘貲。把毛氏的事且暫擱下。再說阮大鋮的醜不能盡言。姑舉一二以見其餘。他受了鐵化三千金之賄。喜得非常。特題了他長河衛掌印指揮。公然三品武臣。這也還罷了。連嬴陽戲子而兼龜的人。也就放了他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守禦所千戶。豈不可笑。你道他是何故。這阮大鋮酷喜塡詞。魏璫正在勢燄之時。他或南來替他採訪害人的事體。或無事之時。在祖堂寺呈劍

堂。日間同諸狎客敍飲談笑。夜間便作戲文。作了幾部傳奇。那時嬴陽正在他門下。他夫妻都唱得好。陰氏又風騷可喜。這大鋮除了氣字之外。酒色財三字是無一不愛的。同這陰❹氏契厚。不過後來嬴陽回去了。每每想念。過了數年。嬴陽因記掛女兒。到南京來看看。此時魏璫已敗。阮大鋮正縮頭藏頭躲在家中。門庭冷落。嬴陽因感念他向年托鐵按院替他報了聶變豹的仇。不能相忘。親自到他家叩謝。又送了些蘇州人事。阮大鋮見他心不忘舊。冷竈添柴。倒也甚是感他。近來嬴陽聞知他陡然做了兵部尚書這樣大官。想來打他抽豐。備了百金一分賀禮。陰氏又悌(梯)己帶了些私房人事送他。嬴陽到了南京投見送上。他心中甚是歡喜。但他要人的銀子。心中尙嫌不足。可肯拿出己囊來贈人。多了捨不得。輕了過不去。無可答情。正值這個缺出。就補放了他。以酬他夫婦之情。那嬴陽來意。不過想他兩百銀子。夢想不到竟得個

官做。公然峨冠博帶戴起來。他在戲場上久了。禮貌比別人更熟。來會了女兒女婿。又見外甥十多歲了。甚是清秀。好生歡喜。他向年來雖已見過。那時鄔繼祖尙少。他只當是女兒親生的。並不知是拾來之物。今見女兒女婿家道更覺從容。也買了房。又有家人使用。外甥又大了。要帶他們同往任所。鄔合此時正替宦蕚管事。他手頭寬裕。又戀土難移。嬴氏難捨丈夫兒子。都不願去。嬴陽不能強他。回到崑山。他丈人丈母早已亡故。只同陰氏郡君四轎而黃蓋。這樣一對好老爺奶奶。竟赴任做官去了。阮大鋮所用之人。大都如是。這算他忠心爲主。薦賢報國了。豈非奇聞。那嬴陽夫婦自到任之後。一日。兩人偶然閒話。嬴陽嘆道。我家世代做戲。少年時遭了多少卑汚苟賤。今日竟得了個些小前程。無非天地鬼神之恩。我們無可報答。只做一個好人。存一點善念。以報上蒼萬一。我想好人也不知是何做起。我又不曾讀過書。這倒不然。我見讀書者不肯做好人的更多矣。

不知這些道理。我聽見人說好話。開口就說萬惡淫爲首。況我二人在這個淫字上也領教過多了。從此把淫心盡息是第一件。二者我現做着個頭目。待這些管下人衆。要着實的恩待他們。你想我們是何等出身。娼優隸卒。良人蹺起脚來。比我們的頭還高。衆人誰不知道我們來歷。自己却不可忘了本。陰氏屢年來淫心也甚淡。頗有良善之心。聽了這些話。大以爲有理。深贊甚是。嬴陽此後待人一味謙和。馭下甚有恩惠。管下的衛丁個個感激他。倒也有個好名。他夫妻年俱半百。嬴陽時常嘆道。我家世代單傳。今到了我。却斷了根了。陰氏道。我是不能生的了。你娶個小。或者還生得出也不可知。嬴陽笑道。我這樣人雖弄了一頂紗帽在頭上。不過如在戲場上一般。爲人要自己知道出處。我們今日享朝廷一命之榮。已是過分。又想娶小生子。眞是妄想折福了。我有個笑話說給你聽。

當日一個女人嫁了丈夫。總不生育。他一個親戚婦人同他

閒話。問道。奶奶。你同你家爺是不的麼。怎再不生產。那女人

答道。倒也不不呢。那婦人道。既不不。你不生是甚緣故。他道。

這個道理連我也不明白。若說不生。我在家做女兒時。也生

過幾個。要說生。自從嫁到這裡。竟不生一個。

即如你若說不生。當初怎麼生皎皎來。雖說是金家的種。到底有我的氣兒。就是你心裡。也未必辨得出是那一個的骨頭。要說你生。這二十多年種也下過幾千次。我的精脈也去了幾盆。總不見個影兒。可見是命中該絕了。命既如此。就尋個小來。也未必能有。我年力精壯。你還不受胎。今日衰了。越發沒用。何苦白擔誤人家女兒。陰氏笑了一會。道。事情不是這樣論。這叫做撞造化。必定有個可生的東西。你去撞了看。或者撞着了。竟生個兒子。亦未可料。我如今是不能生的了。你就撞塌了

頭皮。也是沒用。〔嬴陽道。〕你要想男兒誕子的事。圖僥倖你自己生出個兒子來。婦人家到了五十歲還不能生育。何況於男子。諒越發不能夠。勸你不要癡想。他夫妻談笑這一段甚趣。確是他二人的話。移於他人不切。夫妻大笑了一會。他衙署隔壁有一個秀才。叫做陳繼常。他妻子東氏。妒惡異常。他家有一個丫頭。叫做海榴。謂甚多生子意。也並非美婢。不過生的黑的是髮。白的是臉。身軀不粗不細。還是個人形。不至於魑魅惡態。東氏疑他丈夫同這丫頭有苟且的事。時常打罵。那陳秀才極其老實。循規蹈矩。那丫頭雖在面前伏侍。他連眼也不敢多看。看的禁不得東氏動了疑。見丫頭上前。說他浪漢。在主公面上討好。及至退後。又說他故意做出嬌態。引誘主公。無日不打。面上掐的瘢痕。身上打的血印。新舊重疊。再不能脫。陳繼常看得甚不過意。想要勸勸。又恐越發疑心起來。倒不是替丫頭求生。反是與他送死了。他夫妻二人同嬴陽兩口子都說得來。頗覺親密。後院僅隔一

牆。有個便門可通往來。陳繼常把這事告訴嬴陽。求陰氏內中解勸解勸。打發掉他。救他一命。只當大積陰隲。嬴陽也嘗向陰氏說過。陰氏近日想替丈夫尋小。每常見這個丫頭也還看得。就想到他身上。也不說破。一日。聽得隔壁東氏打這丫頭。打夠百餘。那丫頭殺豬似的叫。還不肯饒。口中不住大罵。又聽得不明白。陰氏帶了個僕婢。開了後門。就走了過去。東氏見了他。方纔住手。陰氏笑道。奶奶。爲甚事又在這裡生氣。東氏讓了坐下。臉都氣得雪白。戰篤篤的說道。奶奶。說不得天地間那裡有這樣大膽的事。大白日裡。這騷淫婦同那沒廉恥的私偷。剛剛被我撞見。你說氣得過麼。我定要打死這淫婦纔罷。看官。你道這事可是眞麼。原來這早東氏卯飲了幾杯。一時醋興發作。拿這丫頭來消酒。結結實實打了一頓。一時酒湧頭暈。到床上去睡。這丫頭受不得了。趁這空兒。到後面廚房去尋死。却好陳繼常走去看見。再三叫他不可輕生。

〔道。〕我已求了隔壁嬴奶奶救你。你權且忍耐。那丫頭聽見有生路。自然就捨不得死了。陳繼常也恐東氏醒來。忙忙走出。恰巧東氏睡醒了。見丈夫匆忙自後出來。心中大疑。忙走到後邊去。看那丫頭還在那裡拭淚。一見了。大發雷霆。說他兩個偷情。定是向主公哭訴他的狠惡。定要打死。陰氏也不知內中眞假。便勸道。奶奶。殺生不如放生。一條人命何苦輕輕斷送。你不如賣放他。眼中何等乾淨。又算行了好事。可不好麼。東氏道。奶奶勸我。我可有不聽的。況我的心比菩薩還軟幾分。別的都待得過。就是這一件。我眼裡心裡都放不下。這一時那裡就有人〔買。〕若要留着他。我那有這些精神去防閒。眞是一刻也留不得的。陰氏笑道。我跟前一個大丫頭配了漢子。近來正沒個丫頭使喚。正要買人。奶奶不若賣給我罷。也不好講價錢。奶奶當日是多少銀子買的。我照原價送來罷。奶奶可肯麼。東氏道。這淫婦原是十二兩銀子買來

的。既是奶奶要。我就奉送也有限。但只是一件。他是引漢子的班頭。恐怕後來同你家嬴爺七個八個的。你不要抱怨我。奶奶。你看我這樣防得緊。他們還偷空弄鬼呢。陰氏笑道。我自然會管他。便叫僕婦回去取了十二兩銀子來。遞與東氏。東氏也將原文書查出給與他。說道。此是海榴丫頭文書。請奶奶收了。陰氏即將文書收了。亦即告別。就將丫頭帶回。把前話告訴了嬴陽。笑了一陣。過了幾日。這丫頭脫了棍棒之難。陰氏又着實恩待他。好茶飯給他吃。那臉上身上的痕跡都漸漸退去。陰氏見他好了。叫他洗了個澡。換了一身新衣服。叫他到跟前。向他說要與丈夫做小的話。那丫頭一脫地獄。連登天堂。已感恩不盡。忽然又聽見說要他做小。他雖是下人。十七八歲的丫頭。何嘗不想見見男子的異物。因主母利害。主公畏怯若此。何暇萌及此念。今有這樣美事臨頭。那種歡喜那裡還說得出來。頓時笑容滿面。跪下叩了無數的頭。陰

氏叫他起來。請了嬴陽到跟前。笑道。你一番好心。叫我去救了這丫頭來。今日已將息好了。算你救了他的命。他給你做小。報你的恩。也不為過。你今夜去同他共宿。又悄向他耳邊道。看陳奶奶的話。這丫頭也未必是處女了。只要他有本事養兒子。整破也不必論罷。那嬴陽還要假推幾句。心裡喜得只是笑。連話也說不出。陰氏便叫僕婦送上果酒。他夫妻並坐。就叫那丫頭坐在傍邊。閱至此。偶憶一奇事。有一相識姓傅。四十餘無子。其妻為之娶妾。進門之日。三人共坐而飯。至晚。其妻親送二人進新房。次早衆人起時。其妻自縊死矣。此婦心腸豈非奇極。令人不解。若謂如何不〈不〉與之娶。既為之娶矣。何又自己吊殺。真可笑。嬴陽細看那丫頭。雖比陰氏少年。而美貌十不及一。但小女子十五至二十五六。十年之中。只要略似人形者。定有幾分丰韻。今日陰氏老了。兩處看着。而竟有可愛之處。嘻笑得意。晚間陰氏叫他二人到西屋去睡。嬴陽乘着酒興。自己脫光了。替那丫頭脫衣褲。每常惡主母拿木棍摸打。還不敢不脫。何況此時善主公要用肉棍具抽。是件有樂無苦的事。可還敢做假。脫得好不快當。

嬴陽摸他身上。也還光光滑滑。摸到了那個妙處。沒有這樣大方的處子。少不得佯羞做態。將腿夾緊。用手搗住。嬴陽興發如狂。將他扶正了。跨上身。以爲他是久經風雨的了。向胯中亂戳。戳着了門。努力一下。戳進去了一個頭子。那丫頭先也有些畏怯。見戳得外邊癢癢酥酥。以爲內中也是如此。不防戳了進去。大非前局。嬴陽的厥物又成文。疼得那丫頭把身子忙往後縮。口中連聲哎呀哎呀不住。嬴陽見他竟是眞處子。更加歡喜憐惜。附在耳上笑道。我當你是破了的。誰知你還是女兒。既然如此。你家奶奶爲甚麼只管打你。前日又告訴我家奶奶。說你同陳相公私偷。那丫頭也將主子疑心。不能辯白。那日尋死。被相公看見解勸的〔話。〕細說一番。流淚道。我只說奶奶救了我來。免得終日捱打。就是造化了。那裡想到今日。嬴氏〔陽〕十分憐愛。款款輕輕做了一度。完事後將帕兒一揩。看了看。猩紅點點。他當初娶陰氏時並未見

此。今日五旬的人。初嘗處子的滋味。你道他樂也不樂。喜得他摟緊了。親了好幾個嘴。相抱而睡。半夜又做了一次。那丫頭見不似前番苦辣。欣然承受。嬴陽大展鎗法。戰了一場。興盡而止。次早告訴了陰氏。說他竟似(是)女身。把前後話細說了一遍。陰氏也好笑了一場。大凡人有一善之念。上蒼決不負人。嬴陽陰氏各存了一點的好心。戒淫行善。定然不致絕嗣。那知嬴陽同這丫頭一夜中風流了兩度。竟得了胎。眞果喜出望外。到分娩之時。竟破了他祖宗單傳之例。生了一個雙胎。得了兩個兒子。喜得他夫妻笑得嘴都合不攏。他此時大小到底是個地方官。賀喜者塡門。雇奶娘。擺酒席。那是不消說得。彌月之後。替丫頭上了頭。家中皆稱姨娘。那東氏知道了這事。心中大惱。怪陰氏爲何把丫頭與丈夫做小。這樣傷風敗俗的事都做了出來。遂同陰氏斷絕往來。這種妒婦吃別人家的醋。眞可笑之極。後來嬴陽這兩個兒子大了。一個

叫做嬴紹之。一個叫做嬴續之。也不學戲了。拋去這祖傳衣鉢。都教他們念書。嬴陽做了兩年官。一日。向陰氏道。爲人不可不知足。古人兩句話說得好。

知足知辱。知止不殆。

更還有兩句話更說得好。

爲官一身清。有子萬事足。

我僥倖做了這一任官。眞出於意想之外。還圖陞遷到那裡去。况又得了兒子。有了後代了。你我都將望六旬的人了。還不想退步。便是無厭之徒了。我於今辭了回去罷。陰氏也着實贊助。嬴陽便告老還鄉。在他也就算榮歸故里了。到了家中。自然比當年更熱鬧些。金鏞閔氏更加親熱。後來他兩個〔兒子〕都大了。俱娶妻生子。合家歡樂。他夫妻偕老壽終。可見人能一心向善者。天必賜之以福。嬴〔陽〕陰氏何等之

人。當日受閔氏之恩。便念念不忘。告聶變豹雖是自己報怨。却救拔出閔氏。又全他嫁了金鑛。也算以德報德了。今在任上又存了一番善念。又生了二子。可見人存一番好心。自有一番好報。嬴陽之人猶如此。何況勝於嬴陽者。反不自省。自貽伊戚。豈不惜哉。話不多敍。再說那竹思寬自當年遇了火氏這一位佳人。模樣既少而美。美而騷。牝戶又小而緊。緊而洩。較之郝氏。不啻有雲霓之隔。且他那一番相愛之情。又深又厚。厚而且濃。眞是一個生死寃家。魂靈兒已死久了在他身上。多年來。二人雖會過十數多次。都是提心吊膽。偷偷摸摸的。不但火氏不得大遂心懷。就是竹思寬也不曾十分的暢快。後來巧兒大了。火氏沒氏。自己要留他做馬泊六。躭誤他到老不嫁人之理。雖欲分惠於他。他那個原封未動的牝戶。可禁得這放樣異常之孽具。沒奈何。只得把他嫁了人去。不像嫁了個丫頭。竟像沒了丈夫。如剮了心頭肉一般。淚流了多

日。自從沒了牽頭。有好幾年他二人不曾相會。火氏想另托一個丫鬟。但都是蠢物。古云。乘駿馬。使癡奴。可見僕婢都是蠢的纔好。不足與語的。倘機事不密。走洩了風聲。越發無望。只得待其時而已矣。但他兩地相思。如山高海濶之比。這火氏他既去了一個知心貼意的丫鬟。又老死了那條解饞殺火之妙狗。眞是愁腸百結。度日如年。竹思寛雖是五十多歲的人。因他陽物放樣。少年不曾作喪。還精精壯壯。像個四旬多的面貌。那郝氏是花甲外的老嫗了。靑年間在色字上掏傷了的。髮白蓬鬆。形容衰朽。況且臍下那件閱歷多人的牖牝。當日被竹思寛揎得甚寛大無比。今日一老了塌下去。竟成了一個大坑。惟有許多縐皮而已。只可相伴。難以行樂爲歡。因此竹思寛時時刻刻把火氏放在心頭。閉上眼似乎他就在眼前。欲會無由。要想設個法兒騙了鐵化遠處去了。好與火氏時常相親。數年來總沒有一個良策。近聞得阮大鋮懸榜賣官。他黃家舅舅的孫子黃金

聚。現在他衙門當書辦。替他走線索。因想做財主的人。心中再無不想做官。我如今拿功名二字。或者可以打動他。這日是端陽佳節。他也無心去遊戲。衷心忖道。我到老鐵家去。今日大節下。他必定在家。不但對他可以說話。還可以痛擾一回。戴了一頂馬尾瓦楞帽兒。一。穿了一件新葛布袍兒。潤桶漂白水襪兒。二。三。淺臉黃草鞋兒。（四）拿着一把青陽扇兒。五。拴着一個阿魏扇墜兒。六。一氣走到鐵家。門上並沒一人。原來這年秦淮河龍舟大盛。鐵化被（邀）去遊船。家人見主公高興。衆們大家也就行樂去了。竹思寬走到廳上。也沒有人。見書房院子門虛掩。推開走入。跨進書房。一眼看見了五百年風流孽冤。只見火氏靠着一張桌子。手托香腮。口中咬着小指指甲。活是一幅美人圖。面前放着一本如意君傳。看那上面的圖像。見薛敖曹蚓筋兔首的那件陽物。正觸着心事。想起竹思寬來。攻得火上雙腮。正情不能禁。猛聽得腳步響。一擡頭。見了這

歡喜寃家。喜極而悲。竟掉下兩點淚來。你道火氏緣何在這裡。這日他知鐵化不在家。吃了幾杯雄黃酒。一時事上心來。無可消遣。也道是大節下。定無人來。故到書房中走走解悶。偶然見架子上有一部書。順手拿過一本。翻開一看。上面都是做這件風流事。這纔是鐵化架上的書。不然放何書。正看得入神。一見了竹思寬。因相思日久。不覺的下淚來。生怕丫頭看見。忙背過臉拭去。毛氏先滴淚。是悲死苟雄。火氏此時滴淚。是見活思寬。雖是兩樣心腸。却是相思二字。竹思寬上前作了個揖。道。我是來尋鐵大爺的。不知奶奶在此。多有得罪。說了。就在窗外站立。火氏故意問丫頭道。這位是誰。丫頭道。就是竹相公。火氏道。原來是你爺的好友。倒是奶奶的好友。大節下。你快燒一壺好茶來。火熱的天。涼茶正好。燒新鮮茶有好一會躭擱。此淫婦之急計也。那丫頭答應去了。竹思寬見他遣開了丫頭。忙去門了院子門。跑來抱住。不暇開言。親了個嘴。抱到涼床上。就要扯褲子。火氏道。不好。恐一時到了高興的時候。丫頭拿茶來。怎麼處呢。你去關了角門來。竹思寬一面解着衣帶。

一面跑去關門。回來時。火氏已經脫得精光。臥在床上。竹思寬連忙脫去衣褲。扒在他肚上。往裡就頂。（兩人都急得有趣。却正是白日畏人來。）那火氏先看書時。就有許多水出來。滑順至極。兩人都是情急了的。忘了扎根子。被竹思寬猛然一下。比每常多進去了寸餘。那火氏哎喲了一聲。腸肚生疼。眼淚都流出來。揉着肚子。道。哎喲。被你頂斷了腸子了。又是那好笑。有幾〔句〕說他二人。道。

一別多年。相逢半霎。回想昔年滋味。難教片刻從容。何暇款款爭鋒。急急匆忙對壘。花心雖綻。半入尚可承當。玉莖全投。腹內如何可受。只因久渴。心中愛至。幾柔腸中損傷。

竹思寬見傍邊放着一條綢紬手帕。忙拿過來纏上了。又恐躭誤了工夫。不敢稍停慢弄。用力蠻抽重扯。二人都是相憶久了的。不多時。就一齊大洩。連忙起來穿好衣服。竹思寬久別嬌容。仔細把他一看。雖然年

過三旬。丰韻如同昔日。黑油油的頭髮。高高的吊着個桃兒。一。兩邊刷的光蓬蓬的鬢兒。二。挽着個蘇州纂兒。三。插着兩根金簪兒。四。戴一枝香噴噴的茉莉花兒。五。白白的臉兒。六。紅紅的嘴兒。七。彎彎的眉兒。八。直直的鼻兒。九。水汪汪的眼兒。十。齊斬斬牙兒。十一。金丁香墜兒。十二。外面穿着金壇葛布衫兒。十三。裡面桃紅生紗襯衣兒。十四。下繫着玉色露地紗裙兒。十五。顯着紅通通紗褲兒。十六。一彎小脚兒。十七。嫩尖尖手兒。十八。誠然可愛。前敘竹思寬打扮只六個兒字。此處敘火氏是十八個兒字。一部書中所無。竹思寬每常都是燈下相會。今在白晝。看得分外眞切。愛到百分。摟住又親了幾個嘴。抱他在懷中坐着。各訴相思。竹思寬把他近來想的計策。詳細說了一遍。火氏喜的只是笑。就如頑石聽得生公說法一般。儘着點頭。竹思寬又道。外邊慫恿在我。裡邊攛掇在你了。火氏有利於己。自然虛心承教。兩人敘到情深之際。竟忘了丫頭拿茶。聽得敲角門響。吃了一驚。火氏道。丫頭拿茶來了。我兩個在這裡好好

的門着門做甚事。這怎樣的。竹思寬道。不妨。我且回去。你去開門。只說我去久了。火氏還有些不捨。竹思寬道。我們若此計成了。相會有日。不在此一時。忙忙開門而去。火氏把院門揷了。將書仍放在架上。（細。）把那一條乾一塊濕一塊的汗巾。揩不得嘴了。塞在褲帶上。以備他用。走到後邊來開門。道。竹相公早去了。我又怕撞了外人來。故此把前後門都閂了。你跟我回去罷。（此等脫空話。只好哄丫頭。外人自後門而來耶。）到了房中。他數年所聚的那些慾火。今日忽經了這一番狂弄。雖不能十分大洩。也覺寬舒了好些。心中快爽。上床睡了一覺。過了數日。火氏正想竹思寬所說之話不見動靜。恐計不行。心下憂疑。只見鐵化走了進來坐下。鐵化當日怕他。躲避慣了。或一兩個月進來宿一夜。火氏總不許他沾身。他也無可奈何。自從火氏與竹思寬私通之後。自己良心尚有些過不去。未免內愧。可有個人家的妻子。陰戶外人倒弄得。親男人倒弄不得。焉有此理。後來待鐵

化也就寬了幾分了。鐵化見他不開口便罵。動手就打。以爲他年漸日增。故而知事賢慧。也就漸漸來溫存親熱。就是要高興高興。火氏也不那樣拒絕。鐵化覺他的陰戶大的無比。也不疑着他有別的甚事。只說他身上發了福。所以此竅也隨運而寬。（奇想。甚趣。）還怨自己的東西太小。再不想是竹思寬揎得如此。那火氏見他素常要弄。也便任他弄弄的。也不知癢。也不知痲。似有如無。只知肚子撞肚子。混拱一會而歇。這火氏叫做。

曾觀滄海難爲水。　除却巫山不是雲。

數年來。一個月中他夫妻竟有十數夜同臥。五七上身。這日鐵化到了房中。說道。我有一件事來同你商議。我是要遠去的。你看可行不可行。火氏道。是甚麼樣事。（鐵化道。）如今兵部阮老爺大行賣官。價錢又賤。老竹勸我趁此去求取功名。他的親表姪姓黃。是他母舅的孫子。現

當阮老爺的書辦。在外招攬過付。有這個好機會。你道這事該做不該做。火氏知道是竹思寬的計行了。心中大喜。一臉的笑。道。這是上好的事。爲甚麼不做。豈有戀着夫妻的恩愛。連功名都不去求麼。要去。該快些去纔好。何不云此刻就去呢。鐵化見他說得名明正順。疑他想做夫人的心切。那知他是棄小鐵而取大竹。鐵化道。老竹也說事不宜遲。要去早晚就要動身。火氏道。你這樣大家私。你去了。我只照管得內裡。外面的事托誰料理。鐵化道。我去若得了功名。打發老竹回來。托他照看。火氏聽得這話。心中喜極。由不得要笑。板住臉道。老竹做人如何。他可肯替你照看。既要托他。除非常在家裡住着纔好。這是第一句要緊的話。誰沒家小。恐他未必肯來。鐵化道。老竹做人又老實。又能幹。可以托妻寄子的好朋友。如今好朋友大概如是矣。我同他商議明白了。包他家中一年需用。他雖不能成年住在我家。就是兩頭來往照看也罷了。火氏道。你到那裡。事體一完。就快快打發

他回來纔好。鐵化道。這是自然。不用你說。火氏道。如今你只快些料理外邊的事。裡面事我替你打點。鐵化見他忽然賢慧到這地位。感激不盡。那裡知道火氏巴不得此一刻送他出去。別圖樂境。火氏忙吩咐丫鬟僕婦打點衣裳行李。又把家中有七八個壯僕丁都叫了來。每人賞銀十兩。製辦行裝。跟主公出門。鐵化要留兩個看家。火氏道。你如今要出去謀官。也要個體面。家中有兩個老頭子看門就罷了。要人做甚麼。人多礙眼。不得不盡行遣去。鐵化見他盛情。不好違得。也去打點。一應停當。擇日起身。先一夜少不得要同火氏餞行。枕上又囑了許多看家的話。火氏別無他囑。惟以家下無人。着竹思寬速回要緊。次早分別。火氏同他雖不恩愛。也是許多年的夫妻了。今日雖喜他遠去。心中竟像要永別一般。悽然有戀戀之意。送到了廳上。又看見竹思寬。不覺掉下淚來。見鐵化去。心只悽然。見竹思寬方掉淚。刻畫淫婦情形。輕重入神。如見淫婦心。鐵化見他如此。只當是捨不得他。心中甚是難過。便撫慰

了幾句。硬着心腸去了。（盲鍬做夢。）火氏見他出了門。好事有了八九。專等竹思寬回來。便做圓滿會場了。望了有個來月。不見他來。每日求籤問卜。問行人回來的日期。家中婦女見主人纔去了幾日。主母盼他歸來。暗地好笑。那知他問的是心上情人。有那八句說火氏。道。

天涯海角有窮時。惟有相思無盡期。
殘夢樓頭空自憶。離愁花底問誰知。
雲山深鎖眞堪恨。風雨翻成薄命詞。
幾句鱗鴻占信候。金錢擲破嘆歸遲。

一日。童自大有事經他門口過。想道。內兄去了月餘。不知可有家信回來。我何不進去看看。遂走了進來。看門的老僕忙入內報知。火氏請他到上房。笑吟吟的迎着。讓了坐下。問了些家常。火氏忙叫取酒來相待。童自〔大〕道。不消了。我要回去。火氏殷勤相留。童自大見他情意諄

切。只得坐下。頃刻。擺下一桌絕精的果肴。火氏斟了一鍾酒。送與童自大。他連忙接下飲過了。然後彼此相讓。各飲了數杯。火氏素常聽見鐵化說童家妹夫會採戰。崔命兒被他弄死。火氏久有心想領他的大教。此時望竹思寬。正等得心中火發。今見了他。就注意在他身上。火氏是無酒量。頻頻相勸。童自大的酒童(量)自大。本好飲一杯。見他讓得殷勤。也便杯杯不辭。飲到將暮。竟酩酊大醉。就伏在桌上睡着。叫丫頭擡到自己床上。他把四個丫頭每人賞了幾鍾酒。亦都醉了。他到西邊屋裡設了一鋪自睡。不多時。丫頭們都醉得沈沈睡熟。他便走過東屋來。上了床。輕輕替童自大脫了衣服。他自己也脫光了。蓋上被。共枕而臥。伸手去摸他的陽物。雖無竹思寬的長大。較之鐵化更強許多。淫心頓起。那裡還睡得穩。又不好叫他。喜得夏夜甚短。直到五鼓將盡。童自大方纔醒了。見傍邊臥着一個精光的婦人。拿手弄他的陽物。他糊糊塗

塗。也忘了是舅子家。只當是家中與妾同臥。有此一語。以洗童自大的罪名。趁着些酒興。就上身高興起來。採了一次。那火氏快樂非常。覺勝竹思寬數倍。淫浪得無比。渾身戰巍巍的。如舞梨花一般。四肢百骸活動異常。童自大覺得他衆妾中無此伎倆。心中疑惑。問道。你是那一個。火氏不好答應。只嘻嘻的笑。不多時。天色微曙。童自大定睛一看。原來是嫡嫡親親的嫂。忙拔出來。道。這是怎麼說。忙忙穿了衣服。回家去了。火氏見他如此。雖然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已得嘗了這美味。心中十分快暢。此一段極寫火氏之淫濫者。爲死做結。二寫童自大始終不脫一呆字。亦是做結尾耳。且說鍾生在家。一日。梅生來相探。說道。弟適間在笪橋市。遇見擁擠着許多人。說是殺流賊的奸細。兩個賊頭。十數個從賊。不知是從何而獲。正說着。宦蕚也來相訪。說起方知其詳。你道殺的這奸細是何處人。是如何擒獲的。他二人是一胞胎生的兄弟兩個。父姓艾名金。妻子能氏。並無子女。在江寧縣牧龍亭居住。家中開着個小客店。在

鎮市盡頭安歇過客。這牧龍亭是當年秦檜祖居生身之所。秦檜的墳基尚在此處。這一村姓秦者一多半。皆不認秦檜是一強徒。從無一人在他墳上祭奠。那墳地漸漸平塌。不過有一故址而已。艾金的房子就在他墳前。這艾金臨生之時。他父母夢見秦檜來投胎。因此他的小名叫做檜兒。長大了時。他父母已故。他將父母葬在秦檜墓傍。相離咫尺。他見秦檜之墓竟像他家祖墳一般。年年添土。把一座荒墳壘得老高。節節拜奠。傍人無不含笑驚詫。他夫妻二人一生貪財。見了錢連命都不惜。何今日愛金夫婦之多也。又刻薄不過。見別人的一文錢。他都是心愛的。有那趕集的人在他店中過夜。次早開發店錢分。數足了遞與了他。他接過來數。定要藏起一二文。賴說短數。那人接過來數。果然少了。只說自己數錯。添上給他。那裡疑他開着個店。戴頭識臉的人。肯落一兩文錢的理。孰不知他叫做老臉大發財。那錢竟歸之袖中。諸如此類。他無樣的相

應不想出來。到處定要沾人些便宜。是俗語說的。見糞桶的過。也要拿笊籬撈撈的主兒。一日。傾盆大雨。時將下午。他道此時這大雨料也無人來了。出去要關鋪面。只見有兩個人騎着兩頭肥驢如飛而來。竟奔他的店中。他連忙讓進。接了頭口。就去搬行李。覺得內中甚是沈重。送到客屋裡去。關了門進來。忙叫妻子做飯。整治菜蔬。忽聽得外邊客人叫。忙走出來。那客人道。我們因趕路程。不想遇了這樣大雨。渾身上下連被都淋濕了。此時身上有些涼涼的。你把好酒熱得熱熱的兩壺來。那艾金耳朵聽着他說話。眼睛往兩張床上一看。見他的被褥衣裳都打開晾着。一張床上放着一個搭連。每個裡邊約有三四百兩的樣子。心中好生動火。進來燙酒。那能氏正在燒火。那柴被雨淋濕了。吹灼又滅。燭得兩眼眼淚直流。他把火筒一摜。道。受瘟罪的。我看開了這些年的店。也不見積的錢在那裡。燭得七死八活。受這樣的罪到那一日。火

還燒不灼。還燙酒呢。艾金把壺就放在鍋裡。就拾起火筒去吹火。一面燒火。一面出神。不住點〔頭〕磕腦的算計。能氏道。你出神想甚麼。艾金道。我纔見這兩個客人竟有八九百銀子。我想我們開着這個店。那一日纔得發財。要得了這項物件。也不枉爲人一世。所以在這裡想昏了。那能〔氏〕更愛錢。更毒。他想了一想。道。我倒有一個主意。可以圖得他的。只怕你不肯。艾金笑道。你的意想是要捨了身子。弄他的銀子麼。他五錢一夜。嫖得好不受用。你是個甚麼天上有地下無的奇屄。他兩個就捨得這些銀子送你。若遇着兩個狠手。銀子不能得。皮還弄塌了呢。能氏笑着啐了一口。道。我是正經話。你就胡說白道的。艾金笑道。你有甚麼主意。能氏道。自古說。圖財害命。你肯害了他的命。就可以得了他的財。艾金道。人說婦人家見識短。果然不錯。你也想一想。他是兩個。我是一個。財謀不成。弄的不好。到了官。先要短了半截。就作算謀死

了他。放在那裡。鄰舍們知道了。豈是兒戲的事。況且還有兩頭大驢。越發沒處安放。能氏道。你麼空給你一個男子漢做。一點見識都沒有。今日這樣大雨。他兩個進來時。料想街上是一個人也沒有見的。只要有本事弄死了他。我家後園裡頭大靛池那裡。不要說兩個。再有兩個。也放下了。深深的埋上。眞是神不知鬼不覺。兩頭驢殺了醃起來。驢比不得豬。殺時又不會叫。醃成驢巴還夠吃好些日子呢。（眞能。）倒只怕你一個沒本事收拾兩個。還是正經話。說話之間。酒已熱了。拿了兩碟小菜。送了出來。那客人嘗了嘗。說道。你們一個大路口開着這麼個店。怎麼賣這樣薄酒。眞吃不得。換些好的來。艾金道。我們這一鎭的酒並沒有一家的好。要有好的。豈可不打來爺們吃的麼。客人道。既無好酒。你把黃酒拿回。可買好燒酒來。多買幾斤我們吃罷。艾金只得進來。尋傘找瓶。嘓嘓噥噥道。天下雨。將就吃些也罷了。又叫我去打燒酒來。泥爛路滑

的。能氏大喜道。這是龍天保佑。該我們發財了。艾金道。怎麼說。能氏道。東頭米奶奶家今日正淋燒酒。昨日他老人家約我今日去嘗。因下雨。我沒有去。你到那裡。不要說客人要吃。（細心。眞能。）只說我身上有病。要些乾榨酒泡藥酒吃。寧可多幾個錢一斤。不要攙了水的。那乾酒甜甜的。吃着爽口。一時發作起來。如同小死。若天幸。他兩人醉倒了。那時動手就容易了。這豈不是天賜財緣麼。艾金聽了他賢妻這樣的妙計。歡天喜地而去。也不顧脚下的泥濘。如飛而回。連瓶拎到客屋裡頭。〔道。〕這是五斤好酒。爺們請嘗嘗。他二人嘗了嘗。道。好酒。你連瓶放着。倒是冷吃罷。燙熱了又沖鼻子。又嗐喉嚨。這寡酒難吃。你把菜飯都拿來。我們先就着吃酒。艾金進來取菜。只見能氏拿了一把艾金防身的短刀在那裡磨呢。（記着這一把刀。）艾金說笑道。古人說的話。一些也不錯。道是。

青竹蛇兒口。　黃蜂尾上針。

兩般猶似可。最毒婦人心。

你就這樣性急。快打發菜。他們要飯菜吃酒呢。能氏便裝了盤子。無非是煎雞子炒韮菜兼蝦米拌木耳腐皮之類。掇了出來。擺在桌上。這兩位客人酒量頗雄。也是該他命盡。一個一鍾好吃。把那酒也就吃了個八分。都有大半酣了。艾金在傍伏事。聽得內邊叫道。來拿了菜去。艾金忙出去接了。擕送到二客面前。笑道。這是今日早起。我買得幾個活鯽魚。做兩碗醒酒湯。敬二位爺。二客正是酒渴。喝了一口。又酸又鮮。連贊道。好東西。肚裡也有些饑了。連魚帶湯全吃了下去。這是能氏想的妙計。恐怕醉不倒他二人。見他吃的是冷酒。做了這兩碗熱湯來。名曰是醉(醒)酒。其實是發酒。一肚子的冷乾燒酒。被這熱湯一沖。就發作起來了。不多時。一個仰着臉頭靠在椅背上睡去。一個伏在桌子上也就去夢黃粱。艾金忙走進去。拿出母夜叉蒙汗藥武松的樣子來。向能氏

笑嘻嘻的拍着手。道。倒了。倒了。能氏歡喜得了不得。忙把刀給與他。一同出來。大門閂（得）好不結實。進房中來。能氏先指着那仰面睡的脖子。做個殺雞的手勢。叫他動手。艾金貪財心勝。膽大如天。也顧不得天理了。（俗云。色膽如天。此則財膽如天。可見人壞心一起。則不能制服。）走到跟前。壯着膽子。對準喉管。盡力一勒。那客撥鼓通一聲。跌倒在地。那一個伏着的驚醒了。擡頭看見。叫了一聲哎呀。那艾金着了急。連頭帶腦狠狠的一下。也劈倒在地。蹬了蹬腿亦已嗚呼。（記着他二人是如此死法。與艾金死時對看。此一段雖寫艾金能氏之意。亦是警省在外做夢者。第一要小心。第二勿貪飲酒。愼之。）夫妻二人見都完賬了。擡到後園。拋在靛池中。那裡還顧得甚麼泥水。忙忙埋好。又來把他二人的行李搬了進去。將兩個搭連向床上一倒。每個裡面八封。兩個十六封。共八百兩。餘外還有幾十兩零碎的。擺了一床。眞是歡心樂極。眉開眼笑。忙騰個竹箱收了。又忙到客屋裡。將血跡都洗淨。收拾得乾乾淨淨。夫妻二人一夜不睡。把兩頭驢也宰了。開剝醃了。眞是人逢

喜事精神爽。竟不知困乏。夫妻又商量一會。過了好幾日。將店關了。從新修飾。開了一個雜貨鋪。四路鄉村明知他的東西比城中貴些。因省了往返四五十里路。都在他鋪中來買。總是他這一步時運好。倒也着實大發財。他又買了幾十畝膏腴好地。招人佃種。合村的人都疑他是掘藏。那裡知他是做了這件盛德的好事。發了外財。過了些時。能氏竟懷起孕來。他夫妻大喜。道。我兩人十多年來總不見生育。今做了這樣好事。不但發財。又得了胎。眞是百福駢臻了。❺到了月分滿足。分娩之期。一胎生下兩個兒子。能氏將四十歲的人纔生頭胎。萬分艱難。昏暈過去幾次。兒子雖然生了。却把兒子的這位成家能氏早已了賬。艾金雖悲哀亡妻。却喜得子。此時他在村中算小財主了。典了村中兩個有奶婦人來做乳母。男人替他家種地。能氏死的那一晚。他父親續娶的後娘亦臨產。他父親夢見能氏復來托生。說道。兒今來托生。將來還嫁

艾家。好了結前賬。他父親醒來。雖不懂其中的原委。心中暗暗稱異。少刻。他妻子果然生了女兒。次日。艾金到丈人家報喪。他丈人方知夢幻非虛。就將小女兒叫做再來姐。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有話即長。無話即短。那艾金的兒子大的取名艾鮑。次的名叫艾福。與再來姐同年同月同日所生。但時刻略差。都到了十歲。艾金見再來姐的神情舉動同能氏再生無二。又素常聽見丈人說是他亡妻托生。就向他丈人說要定他續絃。他丈人是個窮莊家漢。見女婿於今是財主了。況女兒托生時原說還嫁艾家的話。那管他年紀大着四十多歲。滿口應承。到了十六歲。娶了過來。此時艾金五十餘了。且說這艾鮑艾福先年小時還好。到了十二三歲時。就是兩條蠢牛。艾金若使喚他兩個。他兩個便橫眉豎眼的道。我們不知道。如再叫狠些。他二人便喃喃嘟嘟的亂罵。艾金又溺愛慣了的。只裝不聽見。如是多次。越無忌憚。艾金或唬嚇要打他。一

跑無踪。躲在鄰舍家空園中。艾金怕他逃了遠處去。便各處尋遍。方覓得回來。逢時遇節。叫他二人祭母親墳。他道。我們不知道甚麼叫做母親。我們沒有見過。要上墳你上去。我們不去。艾金強要叫他去。他二人便跑去。不知去向。到晚方回。後來不但性子儢賴。又是吃酒。又賭錢。又行凶。他兄弟二人却甚是和氣。獨同老子是寃家。常在背後嘓噥道。我同你甚麼父子。那一日我還要殺你呢。那艾金明明聽見。自己既不能管。他又捨不得送官處治。溺愛不肖之子。必致釀成大害。不由得心中竟隱隱有些害怕他二人。他兄弟見老子娶了後娘進門。暗忖道。這個老頭兒作孽。這樣大年紀娶這樣個少年妖精。他同我兩個同年月日。與我們正是對子。今既在一家。豈可錯過。他兄弟二人商議道。俗語說。月裡嫦娥愛少年。姨娘嫁了這個老頭子。再沒有個不氣的。我們兩個慢慢的齊心調戲他。管他姨娘不姨娘。後娘不後娘。你弄上了手也不要偏我。我弄上了手

也不偏你。大家受用。那艾金見兩個兒子十七八歲。長成兩條大漢。他常向人誇道。我行了一輩子的好事。陰騭上積了這一胞胎。生兩個好兒子。外人知他奶(乃)郎的壞處。還只是暗笑。惟有這再來姐獨看上了這兩位賢郎。他心中常想道。我這樣青春年少。正該同他兄弟兩個相配。怎爹娘把我嫁了這位老姐夫。如今無可奈何了。兩個外甥我雖明嫁不得。暗裡嫁他誰人管得。那尼姑下山的曲子道。男有心。女有心。那怕山高水又深。何況是一家住着。又沒傍人礙眼。他們既都有了私心。在那言語顧盼之中。也有許多曼倩之態。一日。艾金進城去買貨。艾鮑向兄弟道。我看姨娘近來也像有些愛我們的樣子。今日趁老頭兒不在家。我去硬撞。我若上了手。你就接上。艾福喜諾。艾鮑昂昂進姨娘房中。艾金床頭有防賊的一把短刀。(此刀即前所用之刀也。此處再用一次。是現刀之時也。)他走去一下拔出來。惡狠狠劃刺一聲。往桌子上一摜。就上前將姨娘抱住。親了個嘴。

便伸手去扯褲子。再來姐笑道。短命鬼。你不過是要這樣罷了。冒冒失失。嚇我一跳。艾鮑見他毫無拒意。抱到床上。脫去了下衣。竟弄將起來。再來姐雖嫁了多日。那艾金齒邁力疲的人。怎如這艾鮑少壯雄偉。今嘗此味。心喜非常。做出許多騷樣。艾鮑亦是初嘗滋味。乍親女色。不多時。便洩了下來。艾福在門外張看。見哥哥完事。他忙忙進來。接着就上。再來姐興尚未足。也便笑納。幹訖一度。從此以後。他老子出去了。他二人便來同再來姐作樂。這再來姐得他兄弟兩條健漢。以供胯下之樂。反視艾金如贅疣一般。一日。艾金出（去。）他兄弟兩個走來同再來姐大弄。彼上此下。弄個不住。正在興濃。不想艾金撞進來。猛然一見。竟癡呆了。氣得大張着嘴。話都說不出。圓睜大眼。怒狠狠瞪着。再來姐着了急。忙把枕頭下那刀拔出。遞與艾福。道。你不動手等甚麼。艾福接過刀跳下床。艾金見了刀。越走不動。方要叫喊。被艾福舉手劈面一刀砍

去。跌倒在地。即前殺客之刀。艾福棄了刀。忙穿衣服。那艾鮑見他老子還在地下蹬腿。拾起刀。向喉下一勒。一個頭伶仃將斷。艾金製此刀只用一次。他賢郎倒用了三次。三人忙穿完了衣服。他兄弟上街買了一口薄皮棺材。將他老子屍首裝好。停在堂屋裡。將血跡洗得乾乾淨淨。然後走去報喪。也不念經。也不開弔。只放了七日。就厝在後園內。再來姐戀着他兄弟二人。不肯改嫁。只說要守貞節。說要守節者。決不能守節。自古來。口口說忠孝。能盡忠孝者幾人。他父母不能相強。誰還來管他家的閒事。況且傍人見他不但是繼母兒子。而更是親姨娘外甥。那裡疑他有禽獸內亂的事。他二人倒像再來姐的一妻一妾一般。夜間三人同榻。好生恩愛。不二三年。他兩個把家私賭得精光。連房子都輸了。算了與人。他三人在後園中搭了一間小房子住着。再來姐一夜夢見艾金渾身是血走到他跟前。道。那兩個奴才殺我。我算一報還一報也罷了。我同你兩世夫妻。有何仇恨。你挑唆他殺我。我如何饒得過你。說了。就往他身

上一撥。再來姐一驚醒了。却是一夢。心中甚是憂疑。又不好向他兄弟二人說。隔了些時。忽然有孕。他二人着急。恐一時有人知道怎處。便往城中去買打胎的藥。走到半路上。遇着搖鈴的大夫。便問他有打胎的藥沒有。大夫說有。他便買了些回來。與再來姐吃了下去。其應如響。肚子疼得要死。却生不下來。喊叫不止。他二人着了急。艾鮑一把緊緊抱住。艾福一隻手摀住他的嘴。一隻手下力一陣揉。約有兩個時辰。纔把娃娃打下來了。再來姐也就血暈而死。（好藥。此婦兩世遭產難而死。其凶淫之報晈然。）他（巧寃巧報。毫髮不紊。）們此時精窮。也無錢買棺材。那能老兒夫婦又死了。他哥哥是個大窮漢。艾鮑向他商議。他竟不管。兩人只得在後園中挖了一個坑掩埋。挖下有三尺餘深。忽見兩副骸骨。他二人慘然道。這不知是甚麼人的屍首。（就是二位。）不要動他。就將再來姐的屍首並那死娃娃。同那二骸骨合埋了。（昔年能氏云。再有兩個。也放了下去。不想他夫妻轉生下世。亦在此中。是四個。以應先兆。）❻他二人毫無所戀。商量道。我們如今無穿少

吃。站不住了。常聽得人傳說流賊們着實快活。金帛子女四處搶擄。無窮的受用。我們把這園子賣幾兩銀子做盤纏。去投他們。豈不是下半世快樂。二人主意議定。把園子賣與房主。房主嫌他父柩厝在裡面。不要。他二人將艾金的棺材擡到秦檜墳邊一塊地上放着。前世愛金朝。今世愛金銀。貪惡之骨。應該葬在一處。就算了牛眠吉地。他把園子賣了幾兩銀子。塞在腰中做路費。投流賊去了。艾金的那口薄材風吹日曬。久之朽爛。那骨節也就拋散四處。不消說得。還不如那兩個客人得個鏇坑掩埋。免得暴露。艾金夫婦想做財主。圖得受用。艾金落了這樣個下腸（場）頭。雖不曾遭了國法。這報應也就儘夠了。那能氏更可嘆可笑。設了一番毒計。想做財主婆。剛剛快樂一年而慘死。人算不如天算。信哉。艾鮑艾福眼見得是那二客轉世索債的。再來姐生前挑撥艾金殺二客。今世又挑撥二子殺艾金。既以身償二子之淫債。又遭產厄。據他之夢。此子又是愛（艾）金來

索命。報應分明。毫厘不爽。鬼神在冥冥中。豈有一着放鬆。世人只知任性胡爲。就不回想一想將來的後患。眞是感應篇上說的好。如漏脯救饑。鴆酒止渴。非不暫飽。死亦及之。可不懼哉。艾鮑艾福雖是再生復仇。但今生名分。以子弑父。奚能免得天誅。不死於此。必死於彼。少不得暗暗有一場惡報。他二人奔到陝西。投了李自成。闖賊見他二人數千里遠而來相投。且又生得雄糾。正在少年。心甚歡喜。便留在部下。充了兩名小頭目。後來差了些賊四處攻劫。時常得勝。漸漸得攻(功)破北京時。每人給了一張僞總兵的劄副。瞎賊被大清兵殺敗。逃奔湖廣。又想攻取南京。因他兄弟是南京人。又聞得馬士英阮大鋮大賣官職。叫他二人各帶了五七個心腹小賊。馱了兩萬銀子並金珠之類。投托阮大鋮。買兩名京城中管兵的武職。又給與僞劄數十張。以招攬好漢。將來好做內應。他二人歡喜無限。李自成又許他成功之日。俱加封侯爵。他

二人更感恩效死以報。既到了江北。訪着了黃書辦。浼他送了阮大鋮五千金。還有許多珠寶。要求補京營的武員。阮大鋮大喜。就放了他二人兩員京營遊擊。咨送馬士英考驗。艾鮑艾福也送了馬士英一分重禮。馬士英見他二人既生得魁偉。又且有厚贐。自然依允補授。二人好生榮耀。金乎帶而虎其補。左右跟隨兵丁皆帶刀之士。他二人又將帶來的金珠之類孝敬了馬士英。拜在他名下。馬士英愈喜。待他二人甚厚。時常賜以酒飯。也熱鬧了幾個月。不想他二（人）該福盡災生了。一日。樂公下朝。到了私宅門口。只見一個人迎着轎子跪下。道。小的有機密軍情上稟。樂公吩咐帶了進來。問他何事。他道。小人姓蒙名德。係河南人。向年逃難來南。蒙百萬童老爺衆位施恩。救了一家的性命。次年得回故鄉。小的尋親戚。又還來了一次。回去時。不想遇了流賊。將小的一家殺害了。小的就被這艾鮑留了在家下使用。屢要逃出。但賊兵

連營百里。再逃不脫的。前日李自成在山海〔關〕兵敗。今往湖廣去了。知道阮老爺賣官。因此打發他兄弟兩個來買兩員京營武職。並招攬人衆。他到湖廣聚兵來攻南京。將來好做內應。小的原係良民。怎肯做賊。向年老爺榮任府尹時。小的曾叨恩典。故此到老爺臺下來出首。樂公驚道。這雖是你的好心。但沒有甚麼憑據。蒙德道。他兩個現帶了李自成的許多劄副來招攬人衆。老爺只一搜獲。便是憑據了。樂公道。果然有此。你的功名也不小。忙差人去請魏國公。此時他正管提督禁軍團營事務。又差人去請都察院正堂。兵刑二部尚書。並錦衣衛指揮。不多時。都到了。樂公叫蒙德過來。將前事又說了一遍。衆官計議了一會。魏國公差人去傳艾家兄弟二人。又叫錦衣衛暗暗領人到他寓處。將他跟隨的人一並拿獲。不可走漏一個。把他行囊盡數拿來。少刻。艾福艾鮑已傳到了。叫了進來伺候着。不多時。錦衣衛官校將他人衆並

行囊亦都取到了。樂公命細細搜檢。在一個皮匣內。搜出總兵副參游守僞劄數十張。魏公喝叫將艾家兄弟並手下人盡都拿下。叫蒙德將前事又說了一遍。他二人見活口僞劄俱已當面。無辭可辯。一一招成。樂公同衆官進朝面駕。將前事細奏。艾鮑艾福淩遲處死。從賊斬首示市。弘光准奏。立刻押赴笪橋正法。樂公又奏。阮大鋮身爲朝廷大臣。受賊私賄。題補京營武職。若非蒙德出首。釀成後患。京城內外生靈尚忍言哉。願亟賜斥逐問罪。即閣臣爲朝廷股肱。不察奸細。和光同塵。亦不能辭賊。這阮大鋮馬士英都是弘光的心腹。進美女。獻孌童。合春方。感激他們了不得。焉肯說他的不是。替他辯道。馬先生他不過見阮大鋮送來考驗。他見人品好就准補了。這有何過。就是阮大鋮他也不知他是流賊一黨。他要知道。肯擢用他麼。至於說受賄。那不過是蒙德小人口中的一句話。如何就做得准。便輕易壞一個大臣。樂公再四進言。弘

光執意不聽。樂公又奏蒙德有出首之功。當加重賞。弘光因他說阮大鋮的不是。心中暗惱。說道。蒙德從賊已久。今雖出首。原自首免罪例足矣。如何還要賞他。樂公只得同衆官退出。見朝廷功罪不分。還成個甚麼法度。不勝忿怒。遂嘔了兩口血。從此就得了病。將二賊的行囊中尚有萬餘金。賞了蒙德五百兩。餘者咨送戶部。留充兵餉。蒙德身無所歸。情願在樂公家當長隨。樂公也着實優待。後來樂公病故還鄉。他送到了家。然後纔回河南。這是後事。宦蕚同梅生在鍾生家說起殺奸細的話。宦蕚道。方纔有一個舍親在刑部。他纔說起這事。因把蒙德出首。樂公擒賊。並馬士英阮大鋮受賄賣官與賊。弘光堅執不聽的詳細相告。鍾生惟長嘆數聲。再無他語。且說那火氏自試了童自大一番之後。心中想道。不意世間有此奇物。他若肯與我相交。又還稀罕老竹做甚麼。（有此一念。可見火氏全是貪淫。毫無情意。淫婦之鱉如此。）我看他前日那個樣子。是決不肯再來的了。只好等

老竹來家。做個長遠主顧。他一時淫情舉發。那裡還制伏得住。日夜盼竹思寬回來。好做一番繡衾大戰的事。總不見到。又過了幾日。時已初秋。情緒無聊。他到樓上去倚欄盼望。兩眼眞要張穿。見那朱楊依然。那一條妙狗已成朽骨。不由得一陣酸心。口編了個四句半的劈破玉。低聲唱道。

趁此秋光。凭倚南樓。想當初大雁兒飛去。小燕兒飛來。他兩個相遇在途中。他把春秋談論。大雁兒叮嚀小燕兒。囑咐你我兩個。作速分飛。休要耽誤了工夫。他那裡說。你我失却了信行。到如今。你看小燕兒飛去。大雁兒他信信行行又來了。寃家。你可記得孔聖之言。大車無輗。小車無軏。豈可以行之哉。言而無信的寃家。你反不如了個禽鳥。我自眼含着珠淚。哭進了香房。跌綻了金蓮。自嘆了一聲。哎喲。奴家不是悔恨

當初錯認了你這人兒。寃家。我似醉如癡方纔醒。好一似吊桶落在他人井。

唱罷。不由得香腮上淚下了數點。心似油煎一般。忽門上那老漢進來說。竹相公帶了信回來了。火氏聽見。眞是喜從天降。精神頓起。忙忙下樓回房。便道。快請了進來。少頃。老漢同竹思寬到了堂屋內。火氏出來。竹思寬作了揖。火氏回拜。讓了坐下。竹思寬道。恭喜奶奶。老爺榮任去了。自從到了那裡。送了禮。阮老爺大喜。特放了長河衛掌印指揮。我又同到了任上。那裡沒有文官。老爺上馬管軍。下馬管民。地方又富庶。着實威武。我住了幾日。老爺恐奶奶懸望。着我折身回來。所以遲了這些日子。因鐵化做了官。有幾句說那時的時事。道。

是非倒置太糊塗。此輩如何濫仕途。

只爲錢神能效力。掌餘不復問賢愚。

火氏將家中男婦却叫了上來。吩咐道。你主人得了官。上任去了。竹相公在家中照看。竹相公在書房安歇。你們小心伺候。但是竹相公到來。可到上邊來說。老爺不在家。我這裡也無事。僕婦們也不必上來。有事來叫你們。大廳後總門並角門。不到晚丫頭就早早關上。衆人應諾。以爲奶奶這樣貞操持家。誰敢不遵。那知全是詭計。竹思寬起身辭道。我今日到家看看。明日再來。火氏也不留。仍着老漢同他出去了。火氏次日命擡了一罈好酒。自己親手整理了一桌豐盛碟子。下午竹思寬來了。老家人上來說。火氏吩咐廚下備飯與他吃。老早就叫丫頭把大廳後門關上。床上換了一副新被褥。虎皮褥子。虎丘蓆。正是。

安排新衾枕。　好接舊情人

到晚來。從新梳妝打扮。換了一身新衣。把牝戶用香肥皂搓洗了一番。掌燈時。火氏命丫頭點上了兩枝通宵紅燭。擺上碟子。盪着酒。吩咐丫

頭們道。你主子托竹相公看家。我們是主。他是客。豈有個不款待的。請他來坐坐。你們都在跟前伺候。不許躲懶。着兩個丫頭前邊去請。不必走大廳。打角門裡去。丫頭去不多時。同竹思寬來了。讓了對面坐下。竹思寬見他越發風流標致。身上一陣陣的香氣撲鼻。神魂愈覺癡迷。火氏也同他睽違兩個多月。且從不曾來到這個屋裡。也想兩椿舊物試試新房。無奈丫頭在傍。只得勉強假做正色吃着酒。口中雖假說着正經話。兩隻眼却餳瞪的望着他。面上不住微微的笑。竹思寬也心中着急。恨不得同他摟做一處。眉頭一皺。計上心來。（思寬此計。火氏前在童自大面前已用過。）望着火氏丟了個眼色。道。難爲這些姐姐們在這裡伏事。我每人敬他一碗。便要了個飯碗來。一人一碗。丫頭們誰有這樣大量。推辭不飲。火氏道。不識擡舉的賤肉。竹相公賞你們。敢不吃麼。幾個丫頭沒奈何。捏着鼻子每人灌了一碗。竹思寬道。敬個雙鍾。丫頭們見竹思寬讓着。主母壓着。諒

也不得不吃。又吃了一碗。內中只有一個略好些。那三個跑到西屋裡。連晚飯同酒一齊從嘴裡鼻孔裡都倒出來了。吐得無處不是。倒在地下就睡着了。這一個執着壺。東晃西晃。也站不住。竹思寬道。你把壺且放着。我自己吃。你歇息罷。那丫頭巴不得。一聲把壺放在桌上。也跑過去。倒下頭睡了。火氏忙把房門關上。此時初秋還熱。二人脫得精光。相摟相抱。一口一遞吃了幾杯。火氏又嘴含着度了他幾口。看見竹思寬的陽物直豎。忙拿汗巾裹了根下。火氏上他身來。對面套入。一面吃酒。一面動作。頑了多時。酒性已闌。色性大熾。相攙上床。這一夜。此上彼下。此下彼上。二人做了個通宵的活計。自相交十多年來。這算頭一次放心受用。天色將明。竹思寬穿衣出去。火氏睡了一覺。方纔下床。到西屋裡看丫頭們時。都還酶然未醒。叫了起來。一個個都還暈頭昏腦。收拾了傢伙。隔三四日定請竹思寬一次。幾個丫頭也大醉一次。且說他家

這些僕婦。丈夫都跟隨主人去了。主母上邊又不叫他們。每日無事。三個成羣。四個作黨。在一處閒磕牙。偶然一日。三個婦人相聚在一處說家常。正是當日看見竹思寬陽物的那一個。同着火氏在西屋裡說的那兩個。他三人說話中間。一個道。我們男人這一去。不知幾時纔回來。料道貞節牌坊是輪不到我們的。竹相公現在我們家裡。你當年看見他那件寶貝。是個異樣的東西。你何不去試他一試。看是個甚麼滋味呢。這一個道。那東西我是不敢惹。他一時搗斷了腸子。沒處尋這小皮匠到裡面去縫。你當日說吃四兩燒酒還捱得半截。你何不喝四兩。先去擋個頭陣。要不妨事。我們大家也去嘗嘗。那一個又慫恿道。你果有這高興。我去打酒。替你助助興。這個婦人又好酒。酒下一字更好。也說上興來了。便道。從來沒有聽見閻王跟前有肏死的鬼。你果然打了酒來。我吃個半酣。去捱一下子看看。那個婦人果然掏出幾十文錢。到大

門口。煩那看門的老兒打了幾斤燒酒來。他接了拿到屋裡。撕了兩碟小菜。三人說說笑笑的共飲。讓那個婦人道。你多喝兩鍾。膽子壯些。那婦人也不辭。飲到掌燈時候。酒已醺了。便道。我們同去。再遲了。恐他睡下。都有了幾分酒意。就到書房裡來。見院子門關着。輕輕敲了幾下。竹思寬正打點要睡。聽得敲門。不知何故。只得走來開門。見是三個婦人。一擁而入。到了房中。竹思寬跟了進來。道。三位大嫂此時到這裡來。有何話說。那一個要擋頭陣的望着他嘻嘻的笑。這一個道。竹相公不認得我了麼。竹思寬道。雖然常在這裡。嫂子們的模樣都認得的。却不知姓甚麼。這個婦人笑道。他的男人叫做高興。竹相公是認得的。我那一年在茅廝上倒馬桶。遇見竹相公在那裡溺尿。我見了你那個稀奇物件。偶然對他說了。他想到如今高興哥跟老爺去了。他見竹相公自己一個在這裡。情願來奉陪。他自己不好說的。煩我兩個來做媒。竹思寬

見他來就教。何嘗不喜。但他三人同來。沒有個取一棄二的。恐怕一時弄上了。夜夜來纏。豈不誤了火氏那裡的事。又怕或遇了丫頭來請。走漏了風聲。假做正色道。這事如何行得。你主人托我看家。我若做了這事。一時人知道了。有何臉面。那婦人一團高興。被他一掃。老羞變怒。喉(猴)急起來道。我好意來伴你。你這樣掃我。我當眞是求你的文麼。你怕沒臉面。我明日給你個當眞沒臉面。沒人處。我抓破了你的臉。我吆喝起來。說你調戲我。等主人同我男子漢回來。合你說話。看你有臉面沒臉面。竹思寬暗想。這等婦人。他知甚麼羞恥。倘然眞果做出來。如何了得。要回家避了。一來捨不得火氏。二來受了鐵化之托。突然回去。何以爲辭。心下一轉。道。老住了他。給他個辣手。叫他魂夢也怕。一個吃了虧。那兩個自然不敢再來纏繞。遂作笑容道。我是衛護你的話。我(你)爲何倒着惱。承你這樣好情。我感激了的了不得。我的東西既是這位

嫂子曾看見過。恐怕你受了苦。故此假拿那話回你。是我一團好意。那婦人道。我不信就這樣利害。你家奶奶也不過是一個屄。難道兩三個拼成的不成。（奇想。）竹思寬道。我先給你看看。你吃了苦。不要抱怨。遂扯開褲子。拿出陽具來。道。你看看。做得做不得憑你。那婦人見他厥物硬幫幫。像一節大熟藕一般。眼中冒火。也顧不得死活。口中道。我不怕。不怕。再大些我還不怕呢。他此時忍不得了。便褪下褲子。在那張醉翁椅上睡倒。兩條腿放在兩邊椅軸上。牝戶大張。竹思〔寬〕也脫了。安心要給他個利害。不但不用一點吐沫。對準了門。憑身盡力往裡一下。竟進去了有一半。只聽得那婦人叫了一聲道。哎呀。我死。竹思寬又往裡送了兩送。婦人眼淚直流。叫道。竹老爺。饒了我的命罷。竹思寬也不理他。又加力狠搗了兩下。進去有多半截。那婦人聲都啞了。渾身亂戰。叫喊哎喲哎喲。那兩個婦人看得毛髮皆豎。也不覺戰起來。竹思寬道。你纔

說不怕。你忍一會就好了。一下全拔出來。又往裡一搗。那婦人又哎喲了一聲。戰都都的道。不好了。不好了。可要死了。我的小肚子要通了。竹思寬知他試着了辣味。猛然往外拔出。那婦人又叫了一聲。罷了我了。口中哎喲哎喲的哼。這兩個婦人看他時。臉白唇青。渾身戰個不住。口中說。不好了。不好了。我的東西兩半邊了。二人再看他的牝戶。果然把後邊裂了開來。與糞門成了一個大窟窿。竹思寬兩隻手拉着兩個婦人。道。他不濟。你兩個來試試看。那兩個婦人用手搗着褲襠。兩腿夾得緊緊的。道。竹老爺。竹祖宗。我們是不敢惹你的。留着肚子吃飯罷。竹思寬笑着放了手。他兩個將那婦人扶了起來。他腰也彎着。直不起來。歇了有一個更次。也不穿褲。這兩個婦人攙扶着他。他一手揉着小肚子。一瘸一跛。嘴裡還哎喲哎喲不住聲而去。這婦人睡了有半個月才起來。腰還彎着有些疼。陰戶不知長嚴了不曾。就不知道。此後三婦再不

想了。話休繁敘。光陰迅速。又早寒冬。一日天氣大寒。瑞雪紛紛。下了一日。火氏晚間請竹思寬進來圍爐賞雪。把丫頭們都灌醉了。全躲過去。鑽在被中。冷呵呵的。誰肯走來做甚麼。火氏同竹思寬飲了一會。都有了酒意。火氏道。床上冷。我們在火箱裡睡罷。起來鋪了被褥。放下了枕頭。把桌子擡過。靠了火箱。火盆也擡過來。好燙酒。二人脫了上衣褲子。火氏穿着一件紅綾小襖。竹思寬只着一件藍紬主腰。拿被蓋着下身。坐着吃酒。火氏道。我行一個令。我同他(你)猜枚。你贏了我。你上我身來抽五十下。我吃大大一杯。我贏了你。我到你身上抽五十下。你吃一大杯。可好麼。竹思寬笑道。難爲了我些。也罷。依你就是這樣來。二人猜拳。先是火氏贏了。竹思寬睡倒。火氏上身來套入。竹思寬兩手摟着他屁股。用力蹬坐了五十下。竹思寬吃了一大杯。又猜。這是竹思寬贏了。火氏仰臥。竹思寬扒上身來。火氏兩手扳着他的屁股。也狠狠的搗了

五十下。火氏在上。故竹思寬用搗。竹思寬在上。故火氏用拔。罵出兩人淫像。此書開首于敷同昌氏猜枚。書已將完用竹思寬同火氏猜枚作結。前後照應。火氏吃了一大杯。上下幾次。竹思寬洩了。火氏正在高興。替他百般搓弄。弄硬了。重新又起。竹思寬連洩了三次。這却起不來了。你道竹思寬爲何就這等不濟。當日守着郝氏。髮蒼陰痛。十日半月不過偶然適興。近來遇了火氏。三四夜就要弄一回。這一夜中。饒不得他。要丟三四度。回家又要同郝氏做作一番。一個望六的人。如何禁得這等作喪。半年來精力衰敗。三洩之後。如一條粗皮條相似。火氏此時酒有十分。淫興也濃到十分。那裡肯放鬆他。替他百般舞弄。竹思寬也醉得很了。見他這樣騷淫。也想大弄一場。無奈陽軟。硬不起來。又生一段慚愧。又是那作急。還儘着呷熱酒。圖酒力來助他的興頭。火氏含了熱酒。在那龜頭上吮咂。又用舌尖在他馬眼又四圍舔那龜頭。竹思寬被他如此撥弄多時。又昂然大舉。二人又一陣翻騰。酒都有了十二分。火氏酒也翻上來了。仰搧着。閉着

眼。口中模模糊糊的道。你用些力。狠狠的弄弄睡罷。竹思寬也醉昏了。
聽了這話。一進一出的亂搗。火氏心中快活。竟朦朧睡去。竹思寬洩過
三次。也容易不得再洩。陽物被酒助動虛火。分外堅硬。形如鐵杆。混舂
亂攮。他二人翻騰了一夜。不想束根子的那條汗巾揉撞散了。竹思寬
醉昏了的人。忘其所以。覺汗巾拖着礙事。伸手扯去。又平（憑）身向下
加力。往下一攮。一下直到了根。只見火氏大叫了一聲。腿蹬了兩下。就
不動了。竹思寬連忙一看。面上漸漸變色。覺得陰中一股熱往外冒。便
有些心慌。急將陽物拔出。低頭一看。血如泉湧。摸了摸。口中惟有冷氣。
竹思寬酒也驚醒了。魂也嚇飛了。忙穿上衣服。開門出來。天已微明。走
到書房。開了院門走出來。見大門已開。冒着微雪。迎着北風。一溜煙往
家中去了。丫頭們睡到日高三丈。方纔酒醒。睜眼一看。此時雪已住了。
日色滿窗。連忙起來。恐主母見怪。慌走過來。床上不見有人。回頭一看。

主母光着下身。睡在火箱內。忙近前要替他蓋被。只見面如白紙。兩腿大揸。胯下鮮血淋漓。褥子上流得一窪。牝戶大張。尙津津血出。吃了一驚。推了幾推。不見動轉。伸手在身上一摸。已冰冷鐵硬。做了風流鬼去了。（多銀被驢弄殺。火氏被如驢之具弄殺。蓋淫婦之報也。）替他把被蓋上。兩三個忙收拾傢伙。一個跑出去說與衆家人。幾個僕婦都跑了上來。看見死得這個樣子。都不解其故。家中沒正經人。叫了個老僕到火家童家去報信。他父母已亡。只他哥哥火大夫婦來了。童自大自從那日在鐵家回去。心中自恨道。只爲貪了一口黃湯。做了這件壞事。宦哥連外人還不肯淫污。我竟淫了內嫂。心中如何過得。又想道。這不是我去奸他。是他來奸我。我醉後無知。也還無大過。此後再不到他家去。聽得鐵家人來報說火氏死了。還疑是他弄了那一次之後。引動淫心。無處發洩。抑鬱而死。心中倒十分過意不去。那知他是這樣風流死法。同鐵氏到了他家。大家哭了一場。聽說

死的這個樣式。都疑是急病暴死。決想不到被人弄殺。回回家屍首不停放的。即日殮了。請了老師傅同幾個滿喇嘛混念了一陣。擡去回回墳埋葬。忙寫信雇人去報鐵化。火大把妹子住的房門封鎖了回去。那竹思寬弄了一夜。洩了三次。也是虛飄飄一個身子了。吃了一夜大空心的酒。眼花頭暈。嚇得戰兢兢。迎風冒雪而回。受了寒氣。染成夾陰傷寒。頭疼肚痛。手足厥冷。遍身火熱。昏迷不醒。郝氏忙叫竹美請了醫生來看。吃了許多肉桂附子之類。總無濟於事。二來也有年紀了。身子又虛弱。又看見火氏死了。是他多年契厚。未免傷心。如何得好。郝氏又聽得有一個專治傷寒門的胡道貴。手段高強。特請了他來醫治。說。寒重了。不得汗。再不得好。藥力不濟。須要滾藥水蒸洗。方得汗出。這郝氏叫作病急亂投醫。便依他。他撮了一大包藥。燒了一鍋滾湯。將竹思寬脫光。拿塊板放在澡盆上。擡他睡在上面。四圍放上火盆烤着。他將滾水

倒在盆內。一面蒸。一面用布蘸水。渾身淋水。略溫便換。那竹思寬如死人一般。絲毫不動不知。竹思寬竟是水火煉度一般。搬弄了半日。並無汗出。也不見他動展。再看。已嗚呼了。渾身的肉已燙了個半熟。剛是火氏三日之期。趕到陰司去與他做長久相知去了。鐵化在任所正然興頭。忽接舅子的信。云妻子病故。着實悲悼。要想回來。還捨不得空丟這項銀子。以爲內邊雖無火氏。外邊還有竹思寬可托。過了兩日。又接信。云竹思寬死了。家中要緊。只得告病回來。丟了幾千兩銀子。只落了個半年的熱鬧。賺了個叫一聲老爺。還有個冠帶峥嶸。到家時。他舅子也來了。交付門上的鑰匙。開門進去。房中無人。想起火氏這幾年來頗有恩情。臨別那一種依依光景。今日歸來。音容已失。不覺痛心。大哭了一場。過了兩日。請了火大夫婦童自大同妹子去上墳。回來家又請了幾個老師傅並許多喇嘛。家中殺牛宰羊煠油香。做哈里哇。念了一日回回經。完了又往竹

思寬家去弔孝。送了二十兩奠儀。不在話下。火氏背夫貪淫。即以淫死。理所當然。竹思寬負友奸妻。臨死雖燙得半熟。猶爲正寢。尚屬彼幸。不足盡其辜。鐵化交不擇人。致妻子如此。亦尖酸促恰之報也。人生世上。持身交友。可不愼諸。再說郝氏自從竹思寬死後。他年紀雖老。淫心較少年更勝。竹思寬在日。他那荷包口一般的牝戶。再沒十日半月不叫他揎一揎。今竹思寬死將兩月。不經此道了。心中時刻如有所失。意欲還要相與個老孤老。無奈白髮蒼蒼。皺紋滿面。不但兩手招郎郎不至。就是死命去拉。也未必有這樣高興的人來領教。況且他的大名口碑載道。誰人還有那賽敖曹的物件來尋他。日間混着還不覺。到了上床之後。長夜迢迢。把那一段人肉放在心頭。時刻不能合眼。要叫竹美去買個角先生來聽用。一來這件事不好叫兒子去當買辦。二來這件東西是他少年間領教過的。就是頭號巨物。也沒有竹思寬的粗大。料道

不足以供行樂。急得那心似滚油澆的一般。那日竹美買了幾段香腸來家。他心中觸動。恍然大悟。就觸類旁通起來。叫竹美買了一根牛大腸並五斤牛肉來。他在房中將牛肉剁爛。把臟頭取了有尺餘長一段。把肉塞上塡緊。約有碗口粗大。用線紮好。他掂了幾掂。道。此時若用。似乎太粗。等風乾了。自然合式。吊在屋後簷下没日色處。竹美夫妻看見。以爲他放着香豬腸不吃。倒灌了這根牛腸子。不知有何妙處。暗暗失笑。意思等乾好了還要些嘗嘗是甚麼滋味。郝氏每日眼巴巴望那腸子。求他速乾。過了十數日。那腸子漸漸縮小。粗只鍾口。長約一尺。比竹思寬的物件還略肥壯些。郝氏喜道。雖比他的大些。料道也還容得。再要狠乾了。未免太硬。過於小。遂取了下來。晚間到了床上。脫光仰臥。兩足大蹺。就拿那腸子對着陰門往裡搗。那裡進得去。他的牝戶只剩了兩片寬皮。那腸子粗了又乾的。硬幫幫的。連皮塞了進去。如何能入。用

了許多吐沫。仍然不能送進。他急了一身臭汗。急出一個妙想來。下床拿脚盆舀了些熱水。將腸子泡濕了。他蹲在盆中。牝戶大張。也用水濕透。然後拿那腸子往內一塞。進去了小半。他就勢往下一坐。全然弄進。心喜非常。忙起來揩了屁股上的水。將那腸子夾在陰中。上床睡下。不住用手一出一進的抽。大遂其意。覺比竹思寬還強。因竹思寬後來有了年紀。雖粗大如故。不比壯年勇猛堅硬。大遜往日的形狀。這牛腸中肉是風乾了的。熱水一燙。漸漸發脹。又比竹思寬的粗長了好些。所以郝氏覺得更美。況且又離了兩月餘。復嘗新美之物。愈覺其樂。不住手搗了一會。內中固然快活。但年老了。膀力有限。酸痛非常。此時渾身已覺暢快。想道。且睡一覺。歇歇力。醒來再弄。恐睡熟掉出。把那腸子反往裡塞了塞。全送入陰門之內。將腿夾緊而睡。他因遍體通快。又費了些力。一覺直睡到五鼓。覺得有個東西在腹中。攻得心窩生疼。驚醒來。忙

用手摸那腸子時。已不知何往。伸指頭往陰中去探。只摸得着。却拿不着。心中一急。越覺得往上攻。滿腹作脹。這是他臨睡時全塞了進去。及至睡着了。那氣往上一提。故此那腸子便抽了進去。他先用熱水一泡。後又被陰津一浸。那乾了的腸肉着了潮濕。又發脹如新。他的陰戶雖然出了揎。內中可禁得飯碗粗尺餘長的一件巨物。他此時也着了急。下地蹲在馬桶上。要想他掉出來。坐了許久。那腸子在腹中脹滿。如何得出。漸覺脹得難過。下邊阻住了。氣不得行。便往上攻。臉上如火燒的一般。眼中都冒出火來。急得沒法了。也顧不得羞恥。叫了財香來。告訴了他。叫他想法取出來。郝氏上床仰臥。將兩手扳住兩足。牝門張得如鍾口一般。財香用指頭探探。也摸得着。但沒處下手。只得走出去向竹美說道。前日媽灌的那根腸子。我們只說他老人家要吃。是回回家上嘴吃的。不意他下嘴吃。如何能尅化。誰知他拿了當屌子用的。如今塞了進去。攻得心疼。又勾不着。弄

不出來。怎麼處。竹美驚道。這却沒有甚麼法兒。想了一想。道。你拿鐵鉗子放在裡面去夾。或者夾得出來。也不可知。忙尋了鉗子遞與財香。他走進來向郝氏說了。郝氏也急得想不出法兒。只得叫他夾。送了進去。腸子又大又滑。鉗子如何夾得住。東一下夾着〔肉〕西一下也夾着肉。疼得郝氏亂叫。說道。這個法兒不好。你再想個別法。財香拿出鉗子。想了一會。道。我那一回小產。胎不下來。是楊奶奶伸手進去取出來的。我也學他取罷。郝氏此時覺得十分難過。便道。就是這麼。你快些救我的命罷。財香取了一碗油來。把手潤了。向陰中一伸。已進去了。手雖送入。那腸子已滑。手上有油更滑。左找找不着。右攥攥不住。越揑越弄了上去。直送到胸口之上。那郝氏也年老了。氣脈虛弱。看看顏色漸變。口中如牛喘一般。手足癱了下來。財香見局面不好。忙把手縮出。叫竹美進來看時。口中氣已微細。不多時。便入黃泉。不圖爲樂一至於此。他二人也哭了幾

聲。忙替他把衣褲穿上。停放好了。竹美跑到鍾家去報了。錢貴聽得。親身來到。大哭了一場。問及是何病症。財香把這個新奇死法細細奉告。錢貴聽他是這樣壽終。倒滿臉含愧。看着入了殮纔回去。還同鍾生來。上了個祭。送殯安葬。與竹思寬拼了骨。不贅。郝氏騷淫了一生。老年如此死法。雖說自尋的死路。也正是他好淫之報。竹美發送了郝氏。查點他的私囊。竟將二千金之蓄積猶存。滿心歡喜。同財香商議了一夜。次日。拿了三百兩。到江北尋着了黃金聚。要謀幹個小前程。黃書辦道。表叔表嬸去世。連百日還沒有過。你怎麼就想做這事。竹美道。趁着於今阮老爺賣官。有這條門路。若等我服滿。或換了官府。或者老表兄又不在這裡。就無望了。我於今若〔謀〕個官做。父母英靈自然歡喜。決不怪我。黃書辦見他這樣說。笑了笑。將他銀子吃起。向阮大鋮乞恩。說竹美是他的親表弟。求賣個前程。阮大鋮雖捨不得白放人去做官。但靠

他拉撦。也掙了許多銀子。後來大事還要靠他。只得忍着心疼。假敘軍功。放了竹美一個錦衣衛百戶。竹美領了劄回家。公然到任。紗帽珏帶。大紅緞紗圓領起來。人人都知他是郝氏之兒。又是兔子出身。編了四句歌兒打趣他。道。

而今兔子大軒昂。只爲襠中穀道香。
義父賭錢猶篾片。母妻俱是女邊娼。

竹美聽得。恬不以爲恥。到處以老爺自居。人見他還有幾個錢。無不奉承此老爺矣。國家之事至此。眞笑殺多少識者。嘆壞了多少義士。閒話稍住。且說鍾生在他家聞得樂公同劾阮大鋮。弘光不聽。有年紀的人了。着了氣。嘔了幾口血。又朝夕爲國事憂勞。食少事繁。搆疾而殂。鍾生不應馬士英之辟。杜門不出。不敢往弔。在中途設位祭奠。痛哭了一場。以盡師生之情。宦蓼偕賈文物童自大親到他寓處祭奠。樂公兩袖清

風。毫無宦囊。他三人共送千金薄儀。爲搬家回籍之費。鮑信到靈前大慟。親爲執喪。也送了奠儀一百二十兩。以報知遇之恩。到臨行之日。童自大親自送到浦口。贈銀三千兩與夫人公子爲安家用度。以報當日不聽劉弘之譖。護庇之德。那鍾生在家中終日鬱鬱不樂。對月臨風。惟有長嘆。錢貴代目百般勸解。他只張目不答。聞得人傳說。睢州鎭將許定國將興平伯高傑謀害。已往北走。史閣部在維揚。十分危急。你道許定國是何出身。他如何謀害了高傑。他係太康人氏。也是一員驍將。他初守河南。流賊突至。箭如雨射城中。定國站在敵樓以刀左右亂揮。箭皆兩斷。高與身等。賊射漸緩。他笑向賊將道。你乏了麼。你既不能射。快去每人取一塊板來。好擋洒家的箭。賊將素知他是神射。果叫賊兵取了板來。賊將躱在板後。看他如何射法。定國以鐵枝箭連發數矢。將賊將釘死在板上。賊皆驚散。他常同衆人聚飲。衆人請道。聞公有神射。已

見之矣。但公神勇。願借一觀。他應一聲。忽然躍起。兩手扳住簷椽。全身懸空。走長簷殆遍。色不變。他此時已七十多歲。以總兵赦罪出獄。鎮守睢州。毀家養士。他自以爲功高。不得顯爵。常輕高傑是流賊投降。反得封伯。每次上本。詆之爲賊。高傑後來知道。心中恨甚。常道。我若見彼。必手刃之。這時史閣部欲恢復中原。親自督師。厚撫高傑。命他統領本部將士兵馬爲前部。高傑到睢州。定國迎出數十里。在馬前跪接。高傑見他如此。下馬冷笑扶起。道。你是總兵大將。爲何也行此禮。到了營中坐下。問他道。你豈不知我要殺你。爲何不逃去。敢來見我。徐(許)定國叩首道。定國知公每常動怒。但不知我得何罪。高傑道。你屢屢上疏。稱我爲賊。還不是罪麼。定國道。因此定國不肯去躲。來見公也。定國目不知書。凡上疏皆是書記代寫。定國又一點文墨不知。不懂得疏中是何等話。若以此殺定國。眞是寃枉了。高傑道。你這書記在那裡。定國道。他自

知有罪。聽得公來。逃去不知何往。定國不逃躲者。正要向公明此一事。非定國之意也。高傑是個粗直漢子。見他這樣小心屈服。倒反憐（憐）起他來。聽他這話。以爲眞實。定國標下有一員千戶。知道定國要謀害高傑。投上牒文。云定國謀公。高傑要以誠心待定國。將這千戶笞了六十。送與定國殺之。他遂同定國宰牲。約爲兄弟。定國裝飾了一個美女送來與高傑。高傑不受。笑道。軍行用此不着。你但養養。待我成功回來。以娛老景。高傑大營離城二十里。給王命旗一桿。付與定國。命懸在城上。傳令道。我兵非有令。不許擅自進城。違令者斬。定國請高傑進城飲宴。高傑只帶三百名驍騎。到了他署中。定國設宴燒燈。奏樂飲酒。叫他兄弟陪待衆將親兵在別所。婦女賓客皆雜坐。酒半酣。定國之弟動靜失常。高傑部將中有明見的。覺得有異。起身走到席上。附着高傑的耳道。今日之宴。看他兄弟志意非常。恐有詐謀。不可不防。高傑用手推開。

道。你去。他如何敢萌此念。但放心痛飲。那員將見主帥如此說。也就不在意下。飲了多時。到了三鼓盡。三百人俱醉。俱就別所休息。高傑臥榻之前。只幾個小兒服侍。夜漏將殘。忽聽得房上歷歷瓦響。高傑心驚。出外看時。壯士踰牆越屋。已進來數十個。高傑急覓鐵棍。已被人偷去。遂奪了一桿鎗。力鬪多時。此時進來的人越發多了。腹背受敵。孤力無援。遂被衆人拿住。從去的三百個驍健盡被所殺。許定國南向坐下。道。三日來受你屈辱也盡了。你今如何。高傑大笑。叫道。我爲豎子所算。死何懼乎。大罵不絕。定國遂將他殺害。高傑雖死。還是個直腸漢子。不過失於粗鹵耳。如許定國。則不忠不義。大奸大詐之小人。誠所謂老而不死是爲賊。知道他大營人馬是邢夫人統領。素常聞名。知他的智勇。恐他來報仇。帶了親丁家屬。連夜潛逃往北去了。睢州一城的人聞知。都逃個乾淨。高傑有一名驍健伏於床下。得脫出城。詳細報與邢夫人知道。帶領衆將士如飛奔來。已是一座空城。邢夫人大怒。連累睢州二百里內居民。

悉遭屠戮。史閣部到了徐州。初得這報。還不肯信。後聞果是眞實。痛哭道。中原不可復圖矣。回兵退守揚州。看看勢不能保。鍾生又聞得沿塘飛報。左良玉聞知崇禎太子自海上逃來。馬士英執意不認。誣是王之明假冒。在午門外拶拷。衆人雖知是眞。背地潛泣。俱不敢出一語相救。恐忤了馬士英之意。有人題了一首詩。大書於宮牆之上。內有一聯云。

海上扶蘇原未死。　獄中病已又奚猜。

合城人聲洶洶。馬士英也恐觸了公怒。暫且監禁。左良玉心中大怒。謂馬士英仇害先帝太子。欲清君側之惡。率領重兵。自湖廣殺來。聲勢猛甚。士英將沿江一帶兵將。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等。悉調去上流迎擋。也有人勸他道。大清兵馬南來。其勢甚銳。若將兵將全撤去。以堵上流。沿江一帶作何守禦。況左鎭並非背叛朝廷。不過欲救太子耳。馬士英大怒道。我寧爲大清所殺。不肯爲左良玉所殺。衆人如何敢拗他。遂將

各路兵馬盡行調去。一日。不知何人書了一聯在他堂中。云。

闖賊無門。匹馬横行天下。　元凶有耳。〇〇〇〇〇。

鍾生聽了這些事。知大勢已去。心中朝夕不安。又聞知許義士髯樵叟二雪和尚三人的事。嘆道。髯樵叟無一命之榮。尚有魯仲連義不帝秦之志。許義士豈有官祿之榮哉。猶自國亡身死。何況我食祿數載者耶。我常恨近賊諸臣。若輩熟讀詩書。平居談忠說孝。臨難只圖富貴。我每每切齒。我今既不能死。以負初心。愧許君髯叟多矣。若再不效二雪。尚戀戀妻子家園。以圖歡聚。不但爲名教罪人。異日何以見先帝在天之靈同我祖宗父母於地下耶。浙中深山老谷甚多。我何不隻身遠避。做一個世外閒人。庶可以此心稍安。遂拿定了主意要去。且道這許義士髯樵叟二雪和尚是怎麽個始末。聽我一番細說便知。許義士名重<如>玉。吳郡長洲縣人。自幼穎異。六歲讀論語。至攻乎異端。問其師道。

何謂異端。師云。非聖人之道。楊墨之教是也。又問道。此方今日孰似。❼師道。釋道二教是也。他道。今之害天下者。此輩人耶。從此遂不拜佛。有人問他何故。他道。彼佛乃異端。我何拜爲。他日讀孟子。至能言距❽楊墨者。聖人之徒也。遂慨然以道自任。深惡緇衣黃冠之流。說道。我異日爲政。必盡除之。以淸吾道。時有一僧。法名宗衡。與他父兄相善。嘗過其家。重玉見必變色。宗衡訝道。貧衲與相公無仇。何爲怒目相待。他道。汝輩聖賢棄倫常甘心異端。以亂吾儒。何謂無仇耶。他此時年僅七歲。宗衡微笑而去。久不至其家。父兄偶然相遇。叩其故。宗衡笑道。君家有聖人。吾輩異端。當自絕。因述其言。聞者大異。十三入庠。於諸生最少。然有老成氣度。同學數十輩。多敬之。弱冠補廩。聲譽益沸。讀書必求精義。不事呫嗶。嘗向人道。學者稽古。當探聖賢心髓。而務身體而力行。以復其天性。否則無益也。父母死。六年之喪。未嘗一日輟哭。亦未嘗入寢內室。

思慕久而愈切。聞崇禎駕崩。即遍書崇禎皇帝四字於裡⑨衣衰絰。悲號誓死。家人勸道。君一介書生。非有官守之責。可以死。可以無死。死傷勇。聖賢所不取也。重玉嗔目叱道。君安天下。以生我臣民者也。生我臣民。天下之父母也。焉有父母爲賊所害。而爲子者尚可苟活乎。夷齊餓死首陽。豈有官守穀祿者乎。不過欲全大節於一身。明大義於天下也。況我已食廩。食人之食者。當死人之死。吾志已決。⑩毋煩多喙。乘間投閶江。家人奔救起。乃不食八日而死。⑪髯樵叟失其⑫籍。亦未詳其姓名。因其美鬚髯。既善樵。而年最高。故人皆呼曰髯樵叟。身長八尺餘。多膂力。每負薪三百斤貨於市上。止索百斤之値。人怪之。問其故。他答道。人之力均負百斤。我能力負三百斤者。天也。我寧敢邀天之功。以爲己力哉。邀天不祥。利己不善。皆惡德也。人生天壤間。不能履德。可蹈惡乎。人皆笑以爲迂。每清晨必負薪入市。貨薪必沽酒痛飲。放歌以歸。日日

如是。午後則採薪洞庭山中人跡罕到之地乃入。人又怪問之。他道。我力多。合遠採樵。彼等力少者。應讓之近地也。初夏山中人沸聞得闖賊陷京師。崇禎殉社稷。賊已改元永昌。髯樵叟聞知。搥胸長號。道。我向知天子姓朱。何忽換⑬姓李耶。良久道。賊何可爲我天子乎。遂痛哭三日。投震澤中而死。二雪和尚名行幟。⑭族姓林。其先福建莆田人。⑮始祖遷浙之瑞安。和尚天性至孝。弱冠游庠。萬曆乙卯舉於鄉。崇禎戊辰成進士。與鍾生是同年。初任湖廣蒲圻令。庚午癸酉兩科分房楚闈。俱稱得士。三年循良之聲上達。擢翰林院編修。在朝與黃道周倪元路諸君子最深契。未幾。特遷東宮講讀。時國事日非。言路壅塞。乃進易卦講章。隱爲諷諫。觸當道忌中以他事降三級。於是公論不平。掌院黃景昉。冢宰李日宣。皆抗疏請復。遂晉⑯侍講經筵。兼起居注。尋轉少詹。他終日勤勤懇懇於章句之間。冀得一格君心。反亂爲治。奈天命已移。闖賊犯

闕。國破君亡。惟有仰天長號。搥心泣血而已。闖賊逼他從順。酷刑幾斃。終不肯屈賊。後遁脫難南還。與史可法共圖國事。時馬士英當國。素知其才。數召見。與語多不合。二雪心知必敗。日夜憂之。史閣部薦以禮部起用。二雪識不能容。遂稱有疾。固辭旋里。未幾。又以內閣徵用。二雪知大事已去。乃就呂峰逾尊長老。剃度爲僧。鍾生聞知他三人的事跡。想道。我雖不能效許義士髯樵叟。何不學二雪去逃禪。或儒或道。潛踪遠遁。主意決了。旋製了籜冠布氅。麻履絲縧。一副道裝行頭。打點停當。遂對妻妾姪兒說道。我看這光景。京城不能不(留)矣。我去尋一個避身之地。再來接你們同去。錢貴道。端的往何處去覓地。幾時歸來。鍾生道。我隨步覓去。却定不得地方。歸期也定不得日子。你們但好好在家度日。一有去處。我就歸來。又向鍾自新道。我見你諸事老成。不用我多囑。此時他大兒子鍾文已十六歲。次子鍾武十四歲了。對着他二人道。我

像你們這樣大時。久已無父母了。你兩個可聽母親教導哥哥管訓。立志上進。勿墮家聲。衆人見他雖說回家。却又都是不回來永別的話。再三哭勸苦留。他那裡肯聽。瞞了衆親友。只帶了一個小童。自己換了一身布衣。命小童着了一襆。悄悄步出了通濟門。家人一個也不許送。他到了城外。雇了兩匹騾子。踽踽而去。宦賈童同衆人得了此信。都來探問。差人四處找尋。並無踪跡。此處將宦賈童一提。從此接去矣。再說那鍾生主僕二人。策蹇到了丹陽。搭船直氐(抵)虎丘。店中住下。他向那小童兒道。我前日出門。一時匆忙。忘帶盤纏。你可回去取來。我就住在此處等你。那小童兒也信以爲實。就搭船去了。到家見了主母。把上項話說了。錢貴<錢貴>疑心道。帶了盤纏去的。如何說這話。叫了鍾用。交與他銀子。同小童星夜趕到虎丘。鍾生已不知何往。去問店主時。他道。只住了一夜。次日就不知往那裡去了。鍾用遍尋了幾日。杳無踪跡。只得歸家報信。合家聽

了。不知是生是死。痛哭了幾場。鍾自新要去尋叔叔。錢貴不肯。道。你叔叔已是安心避去。必不在塵寰近處。浙江一路深山窮谷甚多。知道往何處去尋。況你兄弟又小。無人照管家務。你如何去得。他見說得有理。只得在家。但時常想起叔叔的恩情。便哭一場。錢貴代目並他二子。不知淌了多少眼淚。過了十多年。鍾家一個鄰舍。叫做金德性。鍾生救小狗子時即有此人姓名。不過以爲隨手編一姓名。爲小狗子得父母之消息耳。不意伏到此時。謂鍾生一去十多年方得信息。編書原要首尾相照。貫串得宜。閱者方不釋手。[17]往浙江臺州府去探親。因慕雁宕[18]之勝。到那裡去遊賞。偶見老僧岩下有一間茅庵。進去歇脚。見一道人在裡面獨坐。見有人來。也就起身讓坐。却不交談。金德性覺這道人好生面善。目不轉睛看了一會。猛然想起。道。這人酷像鍾老爺。他出來了十多年。原來在這裡出家。猶恐怕不是。不住的仔細端詳。那道人道。居士爲何只管看我。金德性聽得聲音更熟。忍不住問道。你可是鍾老爺麼。那道人笑道。既是鍾老爺。他如何到得這裡。金德性

道。鍾老爺雖離家十多年。我是緊鄰。認得很熟。尊面相似得很。只是反豐嫩了些。那道人笑而不答。金德性注視良久。越看越是。暗想道。他形貌雖然略少。而聲音不能改變。定然是他無疑。遂站起說道。老漢同老爺一牆之隔。住了多年。常常相見。豈有不認得之理。老爺何必瞞我。鍾生見他認破。也立起笑道。高鄰。你好眼力。我便是鍾麗生。拉着他的手讓坐下。金德性道。自老爺出來之後。府上奶奶相公至今想念。老爺難道就不憶念家鄉麼。鍾生笑道。我已棄家爲方外野人。復何記念之有。金德性道。老爺這些年在何處居住。今何孤身在此。鍾生知他是個盛德老實人。也將數年所歷之處細細相告。天色將暮。鍾生道。日已銜山。老丈請回貴寓。此地不堪留宿。明日再來相晤罷。金德性也就辭了回寓。次日早飯後。又到庵中來。只得一間茅屋而已。內中已空空如也。一絲他物皆無。正合了古詩二句。道。

又被世人尋討着。移家不免更深居。

那金德性嘆息了一會。也還在左近訪覓了兩日。並無踪影。知他又遠避去了。後來回到南京。把這信詳細說與鍾家。錢貴大家又哭了幾場。鍾文鍾武此時俱已婚娶。定要去找尋父親。鍾自新也要去尋叔叔。錢貴起先不肯道。你們雖去。決定尋不着。就僥倖尋着了。他也定不肯回來。你父親叔叔的天性。可是肯做馮婦的麼。他弟兄三人見錢貴不允。終日號泣。（錢）貴叫他們到跟前。說道。我豈不願你們去見一面。但恐空費跋涉。不能相會。徒勞往返。也就哭起來道。妙筆入神。不叫他們去者。是深知鍾生。然而夫妻之情。豈不記憶焉有不哭者。情節肖然。你們既如此思慕。我安忍阻你們的孝思。鍾武在家罷。你兄弟二人同去。尋得着。尋不着。要早早回來。不要叫你母親同我在家倚門懸望。鍾武道。同是父母遺體。大哥哥是姪兒。倒還去呢。我難道不是兒子。我定要去。鍾用也哭稟要跟了去尋主人。錢貴只得都依了。他們收

拾一肩行李。帶些〻途費。星夜去了。到了雁宕。尋了半月有餘。杳無影響。訪問附近居人。皆云不知。三人恐母在家懸望。號哭而返。到家說了備細。鄂氏錢貴代目合家大小又哭了幾場。你道金德性遇見鍾生。他緣何到了那裡。他當年在虎丘店中哄那小童回去之後。即改了道裝。次日就泛海到了崇明。地僻海陬。住了月餘。來遊江陰。賞澄江風景。見城西白石山幽靜可居。自號白石山樵。復返儒複(服)衣裳。訓徒自食。大清天兵南下。維揚失守。史閣部自刎。弘光聽知這信。也不與衆臣商議。同了十多個內監。十數個宮嬪。共三十餘騎。半夜開城向采石而遁。數十里外即爲我兵所獲。次早宮門大開。宮娥內豎紛紛逃散。百官進朝。方知聖駕已蒙塵在外了。正是。

九重尚有逃天子。　朝內焉無遁大夫。

大家一哄而散。先是。韓贊周養子李國輔提督勇衛營。操練禁旅。盡心

爲國。馬士英奏弘光。遣彼往浙江開礦。奪其營篆。把他那呆兒子馬台改名馬錫。提督營務。以此呆物綰兵柄。時人無不笑罵。馬士英年前特往貴州。調了數百苗兵來京。充當禁軍。他此時帶領。將他妻子蹇氏假充太后。同着家眷。向浙江逃去。浙人登城詬罵。閉門不納。只得逃往福建。因家貲重了。不能速行。那些五百兩一個的大元寶雖不能帶。尚有數十萬零碎之貲。日行十數里。過了仙霞嶺。那時鄭芝龍正在閩中猖獗。他聽了這信。遣將領兵。中途邀截。馬士英夫婦。同那呆子馬台。假孫馬加盧。皆死於兵刃之下。媳婦香姑同他的妾婢。皆被衆卒搶去。不知所終。一生宦蓄悉爲賊有。那阮大司馬更是在行。纔聽得清兵一到。即匍匐營門拜降。營內諸公久聞他有燕子箋。雙金榜。獅子賺。春燈謎諸劇。問他能自度曲否。他欣然即起。執板蹬足。唱以侑酒。無恥到這個地步。他更算計的妙。想脚踏兩頭船。做兩朝的功臣。一面投順了我朝。一

面着人私通隆武。後大兵追隆武。到贛州擒獲。在文書箱中收得阮大鋮密本。差兵擒拿。他正在中首獻花岩飲酒撥悶。聞得此信。自上投下。頭顱粉碎。骨肉如泥。阮大鋮向日曾以私隙殺雷縯祚於獄。此日早間忽見寅(縯)祚以斧擊其腦。大鋮頫手道。介公饒我。介公。縯祚之字也。他因心悸。故出外閒遊。是日果碎腦而死。有幾句贈他道。

上臨之以天鑒。　下察之以地祇。
明有王法相繼。　暗有鬼神相隨。
行凶畢竟逢凶。　恃勢終須失勢。
勸人自警平生。　可嘆可驚可畏。

他自阮最阮優死後。並無餘子。此時毛氏也花甲初度了。也不想立嗣。着擁重貲。同龐周利朝夕行樂。別的妾見夫人如此。都效顰馬氏當日所爲。都各相厚了個健僕逃去。莫知所往。後因阮姓族間衆口嘵嘵。毛

氏無奈。方繼了一子。當日阮大鋮在日。毛氏雖同龐周利常常作樂。還不過是鼠竊狗偷的事。自阮大鋮死後。他無可畏之人。竟大張旗鼓。日夜叫龐周利到上邊。如同伉儷。他愈老愈淫。夜間弄了不算。日裡還要找零。龐周利雖是一個壯年。當日偶然應差還不覺。如今要日夜應付起來。如何有此力量。又恐失了主母之歡。他有同盟的三個家人。一個叫盛耆。一個叫司敷。二名前已見過。一個叫楊壯。此係新見。都知他是主母的嬖幸。常常求他介紹。龐周利一則不負衆人之托。二則實有些支撐不來。要薦賢自代。一夜正同毛氏幹着。趁毛氏歡喜的時候。說道。小的有一句話要說。奶奶不要見怪。方敢開口。毛氏將他摟住。親了個嘴。道。怪奴才。我同你的恩情像夫妻一樣了。有甚麼話不許你說。還捨得怪你麼。一部書中。淫婦甚多。有醜如毛氏者乎。恨阮大鋮不知耳。龐周利一面抽。一面笑說道。小的蒙奶奶的恩。粉身碎骨也報不盡的了。但小的覺得近來的力量不能如當日了。恐怕服事得

奶奶不遂心。小的想要薦舉兩三個人同來服事的意思。不知奶奶的恩典可要麼。毛氏聽了。歡喜得了不得。假說道。我看你的本事還好。況且我同你這樣相厚。怎好又要別人來的。你且說你要薦誰。語語是不要之要。妙。龐周利道。這是小的無可報恩。出自小的的一點孝心。好義僕。非阮大鋮這樣忠臣家不能有。俗語說。船多不礙港。不要說小的薦來服事奶奶。就是奶奶此時要叫人來服事。小的還敢爭說半個字麼。小的薦的是自家家裡的三個。就是盛耆司敷楊壯。他三個年輕力強。可充此任。此謂毛氏愛龐周利勝於苟雄。以之爲私夫。爲其陽壯耳。細閱方明。大有趣甚。小的看他三個的漢仗力量都好。即下身的東西。只有強似小的的。惟盛耆的。比當日苟雄的還旺個半寸。不瞞奶奶說。當年小的們大家往衕衕裡去打釘。都曾比較過。說得毛氏心花都開。摟住他不住親嘴。笑嘻嘻的道。我的身子已是你的了。你說的話。我還有個不依的麼。眞可謂納諫如流。只管叫他們來罷。龐周利道。奶奶這樣施恩。他們感恩不盡了。憑奶奶

吩咐。先叫那一個來服事。毛氏道。哎喲。你既舉薦他們一場。要叫。少不得都一齊叫了來。若分個先後。不要說他們說我的恩偏。還要說你待他們的意有厚薄呢。龐周利道。奶奶恩典。既這樣說。小的明日晚上同他們一齊來。毛氏聽說他三個人雄壯。盛耉還勝似苟雄。心中火發。恨不得此時就到跟前。嘗嘗他們的滋味如何。那裡還等得到明晚。忙道。於今老爺已去世了。幾個小老婆都去了。過繼的小相公在外邊。又不上來。只這幾個丫頭。都是我的心腹。又都是你弄過的。還怕甚麽。一家就是我大。誰還管得我。你明日吃過早飯。就帶了他們來。二人幹夠多時歇了。次早。龐周利下去。毛氏叮囑他早些來。龐周利應諾。尋着他三人說了。皆喜不自勝。都打點精神服事主母。毛氏忙忙催飯吃了。坐在一張花梨木八步床上。斜靠着枕頭等候着。龐周利同他三人一齊到房中。他三個忙跪下叩了個頭。起來望着毛氏嘻嘻的笑。毛氏也微微

含笑。這日他三人都幸。毛氏試過。與也十分足了。身子也軟癱了。此後或輪流服事。或四個齊來。也弄了幾年。毛氏年將古稀。淫情猶未倦。却也漸漸乾枯。骨瘦如柴。白〔髮〕蓬鬆。渾身如雞皮皺一般。一個牝物越發瘻塌不堪了。陰毛比當日更長更多。不黃不白。甚是難看。他四人貪主母之賞。少不得竭力以奉。毛氏一日偶染了病。飲食減少。奄奄一息。日夜還要他四個齊攻。那日大白晝。他四人正輪班同毛氏大弄。弄了數次。只見他哼了兩聲。四肢癱於褥上。雙眼緊閉。龐周利忙摸他嘴鼻時。只有微微冷氣。已告終了。毛氏之淫安得治。竹思寬之胡搗鬼。用藥水燙熟而死。始快人心。一部書之淫事以毛氏作結者。極寫其淫態之極。較諸人猶勝耳。他四人慌了。忙各穿衣下床。將他的箱櫃偷開。把阮大鋮在生所積的官貲。各捲千金之物。一同逃去。丫頭們過來。見毛氏死了。忙報知他那螟蛉之子。追問毛氏死的原故。丫頭們隱瞞不住。只得細細供出。那螟蛉即尋他四人時。已不知去向。意欲報官。恐拿着了供出前事。醜聲

揚播。只得罷了。開喪出殯。將毛氏同阮大鋮合葬了。阮大鋮作孽一生。落得一家如此而已。古語說。世間壞人。遠報兒孫。近報自己。試看阮大鋮馬士英兩家。奸邪誤國。到今日身死嗣絕。貽笑千古。豈不信乎。再說龐周利四人盜了重貲。直逃到江西地方住下。恃着囊有餘物。終日嫖(嫖)賭。不上數月。空空如也。他們赤手空拳。就入了江洋大盜的夥內。後被官軍擒獲。皆戮於市。亦可謂惡奴之報。（他四人朋淫主母。其罪應磔。因毛氏不成主母。故罪減一等。此書中之報應。皆有輕重之分。）再說弘光逃後。衆文武官見他一個皇帝。棄天下如敝屣。他們這一頂烏紗能值幾何。各擁着嬌妻美女。白鏹黃金。一鬨而散。並無一個死節之人。只有一個乞兒。氣憤不過。題了二十八個大字在文廟照壁之上。投入泮池而死。題道。

三百年來養士朝。　如何文武盡皆逃。
忠良留在卑田院。　乞丐羞存命一條。

鍾生聞知。撫膺嘆道。朝廷高爵厚祿。以養此輩。臨難不如一乞丐。竟做如此散場乎。常常淚下。這白石山中居人。曩不知書。皆業農樵。鍾生居數年之後。樸教子弟皆嚮學。能文章。後明經者十餘輩。鍾生不愛交游。惟與東山笑和尚相善。往來無間。這笑和尚不知何處人。語似楚音。忽來瓢子崗。寄棲一座破大王廟中。捆屨爲食。不乞化一文。人有與之者。笑而弗受。入市賣屨。口不二價。他從不肯輕與人言。見人輒笑。人問之。則大笑不止。常山谷獨行。則鼓掌高笑。或臨池獨立。每顧影自笑。捆屨之暇。或仰天長笑。或倚風豪笑。虛庭獨立。或啞然冷笑。或莞爾微笑。卒然或壺盧大笑。舉止未嘗輟笑。故鄉村男婦老幼都呼他爲笑和尚。每入市。市中羣小兒因他好笑。皆拍手喧笑。擁繞大叫。笑和尚來了。和尚也喜與羣小兒歡笑。相與大笑不休。常同鍾生危坐空山。終日作耳語。語畢。輒相視大笑而散。和尚有一厚友叫做哭道士。也不知何處人。來

江陰席冒山。蓋了一間茅屋獨居。冬夏戴一籜冠。麻履入市求食。人與之。必北面再拜而祭。祭必哭。哭必哀。人問其故。哭而不答。固問之。則放聲大哭。起初人皆怪異。後皆識其誠。每入市。人都道。哭道士來了。爭與之食。食必祭。祭必哭。哭罷。誦黃庭經以報之。笑和尚一日邀鍾生去訪他。到了廬外。道士方陳芋栗在中庭哭祭。哭聲極哀。鍾生和尚聽得傷心。亦欷歔泣下。兩人在扉外佇立。等他事畢。候了許久。他哭愈勁。而聲愈慘。鍾生與和尚也掩面大慟。（笑和尚已哭矣。）日暮。道士哭休。二人叩門。拭淚入見。道士即獻茶。祭品共食。和尚說起適纔聞他哭時。我二人也不禁傷心悲慟。不想觸動了道士的心。又復呼天號泣。悲慘動地。鍾生和尚亦皆潸潸淚下。相對達旦。於是三人遂成知己。道士善哭。每於風雨臨花。月明繞樹。或雲緲遠嶂。雪滿空山。莫不對景悲哀。椎心泣血。聞者莫不酸鼻。然不知他是爲何故。又年餘。道士辭別鍾生。攜手痛哭。往終南而

去。次年。笑和尚也要別去。鍾生挽留不住。乃握手大笑而別。並不知所之。鍾生見他二人去了。無可爲伴。也想他遊。意尚未決。不意城中有許多人紛紛來尋鍾員外。他恐露了形跡。也飄然去了。你道城中人如何知道。內中有個緣故。那時江陰有一個呆頭陀。字劍庵。倒不知他的俗姓。天性端慤。幼孤。事母至孝。身長八尺餘。力能舉鼎。每食粟一斗。肉十斤。酒一斛。家貧。力作奉養。日以草帶束腰。忍餓以給母。嗜學。晝則耕。夜則讀。每達旦不寐。三十成文章。工書法。下筆數千言立就。補邑博士弟子員。每試輒奪第一。里中弟子皆豐束脯。從學舉子業。於是始獲飽餐。後母亡。遂爲僧。隱居城南陽武墩。參心學。得某知識記莂。然無叢林氣習。風流瀟灑。常芒鞋草笠。獨步山中。拉樵夫牧豎話古今興亡事。這叫做對牛彈琴。樵牧不懂。欲謝去。呆則把其袂。必語竟而後釋。呆豈不知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乎。或者謂衣冠中人不足與語。不若向此輩言之。初。邑南境地高。不通湖汶。田家必藉山谿暴水始得稔。若經旬雨

水流不迭。則苗腐。經旬不雨。土壤燥裂。則苗槁。多歉少稔豐。多貧困。皆鶉衣草食。杲深憐憫。捐貲募工鑿溝。澮濬溪港。建閘啓閉。旱則儲水各渠。潦則注水入江。由是數里瘠壤皆成膏腴之地。常向人道。大丈夫不能致身廊廟。爲國家建不朽之業。居一鄉。則當爲一鄉立奕世利益。此話只可爲富者道。貧者難與言也。若誘愚夫愚婦修齋誦經建廟鑄像爲功德。不特有干名教。抑且獲罪佛祖。此語近日和尚見之。不但謂之反教。且以爲敗類矣。大負天地生我之意。故雖受臨濟衣缽。未嘗踞坐說法。操疏募緣。一年。值歲遭饑荒。里中富室每患剽竊。杲一夕獨立要道。候羣盜來。遮謂之曰。我劍庵和尚也。大衆識之乎。大衆不過爲饑寒所逼。聊以自救。所謂夜裡大人是也。赤子之心原未絕滅。何可久迷不悟。今有稍贈君輩。持歸各理生計。毋爲此齷齪事。上辱祖宗。下羞子孫也。羣盜皆棄杖羅拜。道。願奉教。杲袖中取出白金以贈之。倒應虧朱提之力。若無此。杲雖千言萬語。終屬徒饒。此後衆盜悉改爲良民。那時江邑賦重事煩。歷來令

二堂出入。俱以廣福寺鐘鳴爲度。早政聽訟。曉鐘動即出堂。午政催科。暮鐘方息入休。不然。則政多廢墜。寺鐘忽屢日不鳴。令怪之。呼司鐘僧詰問。對道。連夜忽有妖物盤踞鐘樓。僧每登樓。則擲石如雨。不得上。以故失更。實非僧過。縣令怒道。爾等多飲醇酒。沈醉所致。何得以妖物支飾耶。笞而遣之。是夕。鐘仍不鳴。明旦復召僧來詰責。僧泣訴妖狀甚張。令益怒。限今夕不鳴即置爾死。好胡途(塗)知縣。前笞猶可者。或以爲貪飲失誤。此謂明知是妖矣。不敢奈何妖。而欲處僧。此等官宜爲狐所侮之得耳。僧懼歸。泣告住持。住持道。我聞劍庵大師乃得道者。汝速往求之。或可除也。僧遂走告。杲道。能擲石拒人者。必狐也。狐性嗜雞。最忌梧子油。可以梧子油炙肥雞置樓下。彼聞香味必來取啖。啖則必大吐。吐則神散力憊。僵臥不能動。乃可縛也。俟其說誓乞命即釋之。萬不可殺。殺則羣狐必來索命。禍難解矣。僧如其言。果獲一狐。黑毛九尾。狐被縛。怒道。吾通神狐也。吾自得道以來。橫行大江南北。無敢攖者。至江靖兩邑城廓間。

所懼者惟三人耳。爾等何人。輙敢擒我。衆僧問道。三人爲誰。狐道。東郭村學究單。城南劍庵和尚杲。白石山刑部員外鍾。除此三人外。我皆得而侮之。不但諸生聞之當愧殺。即縣令聞之亦當愧殺。僧道。吾奉杲頭陀命。汝奈何。狐道。若是。我當遠避。毋爲君子棄也。吾誓不禍汝。從此逝矣。衆僧縱之去。同走訪單學究。乃皤然老翁。七十餘矣。將狐言相告。且詰其生平。學究道。我一生無甚好處。但教授五十年。未嘗一日稍怠。待生徒。貧富無二心。與人交接。無欺誑之念而已。此時轟傳得合城皆知。有些文人墨士。素聞鍾生之名者。紛紛到白石山來訪鍾員外。四處訪問。並無其人。村中有幾個老誠有識的。疑心道。我們這裡那年來了個先生。不說姓名。自稱白石山樵。想就是甚麽鍾員外埋名隱姓的罷。衆人就到他館中來探問。鍾生問其故。衆人把老狐的話相告。鍾生道。請問這鍾員外他爲〔何〕到這裡來。今在何處住。衆人道。因爲不知。故此特來奉問先生。鍾生笑道。我

一個教書糊口的人。何以得知。衆人雖散去。都疑心是他。無一日沒人來問。鍾生恐或有人識出。遂辭了衆門徒出來。聞得人說邑中有一個張顚。每日雞鳴而起。即詣山谷痛哭。大呼崇禎皇帝數聲。日出乃返。風雨不輟。往訪之。這張顚名印頂。字大育。幼明辯。博學工詩。善鼓琴。又工擊劍。然不挾劍。每酒酣興發。持雙葦或柳枝狂舞中庭。如梨花亂落。紫電交馳。令人目眩。天性忠義。甲申傳聞李賊弒帝。一慟即成顚疾。常號泣狂走於市。或裸體悲歌於道。人多惡之。乃移家定山雲停里。自署其門道。

山定人隨定。雲停我亦停。

鍾生訪着了他。亦實告其始末。相攜大慟。一見如故。款留數日而別。又問陳顚夫之名。要訪覓一晤。竟不知其所往。這陳顚夫字樂山。名景。性豪俠。倜儻不羈。崇禎末年。中原流寇猖獗。顚夫憤之。⑲盡變家產。渡江

募壯士五百人起義。與河南巡撫朱明合軍大破賊於柳園。生擒賊首八斗糟斬之。既而朱明以讒去。援師不繼。且食盡。遂散壯士歸。乃漆八斗之頭顱爲酒器。大會親朋。酒至客前。必令大罵逆賊者三。然後飲盡。如此者七晝夜。此後或住或去。踪跡莫定。鍾生訪問數日。不得一遇。有人見他行藏異人。知他是個埋名的高士。說道。陳顚一時那裡便覓得着。四明有個萬履庵。也是個義士。他是總不出門的。一去便可相晤。鍾生即往四明去相訪。原來這萬履庵名泰。自幼穎悟絕倫。凡書寓目即成誦。垂髫即有文名。鄉士大夫皆矜詡之。舉諸生。以端方稱。性孝友。內外無閒言。閉戶求天人之學。終日危坐。靜思聖賢克己復禮的工夫。卒悟心性本原。故其詩文多自出性情。不事雕琢。無斧鑿痕。不蹈浮華。絕煙火氣。讀之者蕭蕭然。兩腋若有清風來。吳越學人一時翕然。多宗之。然尚氣[20]節任俠。無腐頭巾氣。與人以誠。雖田夫牧豎。必推心置腹。里

巷有犯之者。多不與校。及一旦有急。已忘其懟。即殫力拯其危。傾囊周其困。性雖耿介。然接人甚和。與之處。油油然如坐春風中。即最猥瑣之夫。一望見其顏色。鄙吝頓消。傲僻全捐矣。思宗崩。即棄家野服。築居水中央。自署其門道。

有天不戴逃方外。 無地堪依住水中。

鍾生尋到他住處。將來歷向他家小奚說明。履庵自駕小舟迎諸水滸。共載而歸。悲歌十餘日。鍾生辭別。復親自棹送十數里始返。鍾生由浙江出江西饒州府到豫章。偶遇着一個姓蕭的主人。與語投機。定要留鍾生到他東山鄉中。訓他子弟。鍾生此時又改了名姓。姓金。名生。取了姓的半邊。字下的一字。蕭家子弟十數人皆從受學。一日。蕭家有子弟畢婚宴客。那時他村中有一個巫人。善用妖法。里人事之甚謹。稍有忤觸。禍必立至。每宴會。必奉以首席。鍾生此日以師道自居。並不遜讓。竟

自坐了。這妖巫心甚怒。數以言語侵犯鍾生。鍾生恚甚。厲聲叱之道。爾何物宵人。敢與正人君子爭坐次耶。那妖巫亦怒。忿然作色。出不遜之語。二人幾次犯言。衆人勸開。皆不歡而散矣。衆弟子輩恐鍾生爲其所害。備述其素常凶惡。今夜妖必致禍。因備籃輿。請鍾生遠避三十里可免。鍾生笑道。妖不勝德。邪不干正。理也。吾雖不德。然自揣生平無自欺者。妖何能爲。弟子堅請。鍾生弗從。弟子知鍾生精於易。固請筮之。得與尸凶象。（不意此象應在妖巫。）鍾生道。我姑備之可耳。命諸弟子藏匿他舍。鍾生於齋中用沙畫八卦繞几。秉㉑燭焚香。研硃點周易以俟。夜闌。忽聽空庭似落葉聲。果有一人乘斑斕大虎從窗槅中進來。狼首豹眼。披鎖子甲。持方天戟。忽長一丈。繞卦疾走。鍾生毫無懼。以點易硃筆投之。應手而倒。忽然縮小。鍾生近前拾起一看。乃尺餘長紙剪的形狀。拿來夾在易經中。久之。又聞牖外寒風蕭蕭。一人藍面赤髯披髮。持着斧。跨白象。排闥

而入。馳繞卦外。却不能進。鍾生又拈筆擲仆。檢視。也同前番一樣。乃紙所造者。亦夾在易經中。少頃。復有一人。牛頭兩角。騎黃毛獅子。黑盔皂甲。提偃月刀。直入內室。環繞三匝。控㉒勒向鍾生口吐火焰。直逼衣冠。鍾生凝神危坐。端然不動。所乘獅子張牙舞爪。作搏噬狀。四外皆啾啾鬼聲。那妖見鍾生不睬。掄刀作擊刺之勢。鍾生又以筆投之。豁然仆地。作呻吟之聲。半刻乃息。視之。仍紙剪者。拾起同夾在一處。不多時。雞既鳴矣。東方漸㉓明。衆弟子趨來問候。見戶牖大開。鍾生尚明㉔燭端坐。問道。先生夜來曾見甚妖異否。鍾生詳細告之。將三個紙剪與他們看了。仍夾於書內。弟子們都吐舌變色。鍾生令掃除屋內。然後上床高臥。不多時。有一老嫗號哭而來。在門外求先生饒命。衆弟子出去問他是何故。老嫗道。我丈夫不道。昨與先生相忤。夜間攝了親子的魂爲魅。來魘先生。不料皆被執下。今收魂不返。三子殆將斃矣。乞轉達㉕還三紙。

願送千金爲報。弟子入對鍾生說了。鍾生道。我正欲絕其妖種。以除一方之害。豈敢還彼。衆弟子道。還彼可得千金厚贈。何樂不爲。鍾生笑道。我豈是貪財之鄙夫耶。執意不與。那妖巫的三子即日俱斃。妖巫不數日亦慚忿而死。鍾生復購得其妖書焚之。遂除了一害。人漸聞名。都來拜訪鍾生。鍾生恐被人識破。又辭了主人。復回浙來。要入天臺山覓一隱居之地。那一日到了嵊縣旅店中。遇一老人先在店內。見他鶴髮童顏。虬髯碧眼。鍾生奇其狀。知非庸流。殷勤詢其居址姓名。那老人道。老朽姓胡名佐。字良弼。天臺人也。亦詢鍾生何往。鍾生對以欲往天臺覓一隱地。老人道。天下不若雁宕之可居也。雁宕深邃可隱。君可卜居於彼。但彼處地僻人稀。恐一時口糧不繼。枵腹奈何。老朽有一方。君可依方合之。倘菽水缺乏之時。含一丸於口內。任食百草木葉。可以無饑矣。雖不能辟穀。可免饑餒之患。鍾生大喜道。倘蒙長者見賜仙方。我當傾

囊以報。老人道。吾非利徒也。且有求於君。如君首肯。我尚有相報之處。如其不許。命也已夫。鍾生道。長者意若何。請試言之。老人道。祈君今夜活我老朽一命。不知肯垂慈否。倘不見憐。非敢請矣。鍾生道。我平生尚俠。趨義如歸。茍有利於長者。吾何愛於髮膚耶。請具言狀。爲長者謀。若吾力能。當效折枝。老人乃邀鍾生入室。泣告道。老朽非人也。乃狐也。高曾祖父皆學老莊。俱仙去。吾生於唐貞觀丁亥仲秋月圓之夕。幼讀百家書。既長。有大志。不屑與羣類爭伎倆。思欲立名節於天壤。値武氏亂唐。海內擾攘。恥無賢主可輔。（可憐彼時諸臣宰尚不及一狐狸耳。）遂棄家入終南。從南華眞人學道。時門下三百餘輩。眞人皆不許以性命眞傳。惟以老朽器度不凡。密授不死之術。一甲子盡其道。至天寶末年。壽百有二十歲。丹始成。即誓願立三千行八百功。以速沖舉。乃遍遊人間。任俠慷慨。推恩市義。所止待老朽舉火者。恆數百戶。歲饑。即入水求沒金敗票以賑。數百來年。

身之所至。得活者不下數千百人。凡有急難相告。識與不識。莫不周濟。安得此輩千萬。布滿天下。則窮人甚幸矣。至於醫藥棺衾。金錢束帛之惠。歲以萬計。未嘗或倦也。因南宋紹定初。豫章有豪惡殘毒一方。以小忿故殺一家八十餘口。僅漏一子。匍匐赴吏。而吏復受賄。欲戕其子。老朽哀其寃。密具千金貢吏始免。既而豪惡聞之。又欲謀害老朽。因一時忿發。操刀潛殺其一門。以此獲罪於天。功不准過。遂落殺劫。此老狐救人有如許之功。且害者又是巨惡。尚落殺劫。如流賊殺人無數。其罪云何。前夕正當五百年厄運。天將遣雷擊老朽。命在須臾矣。老朽知君品行高潔。必憐庇老朽。故敢乞命耳。鍾生道。諾。然不知何以救長者。老人道。君頭圓目俊。神爽氣豪。而髮與身齊。必心雄膽大。老朽縮骸伏匿君之髮中。君但正冠危坐。雷一擊不中。即撇然長往矣。老朽得逃此劫。再五百歲。多立功德。以償宿愆。則君於老朽有大恩德。焉敢須臾忘報乎。鍾生道。吾哀長者功將成而欲墜。願引手。焉敢望報乎。遂宿旅店中。乃戒門戶。嚴罅隙。

如其言。散髮委地。老人幻形寸許。伏於髮根。鍾生焚香端坐以候。頃之。風雨驟至。雷電交作。繞屋四境。震得牆垣傾動。已而霹靂大震入室。火光繞體。煙焰塞目。須臾雷去。而門闥如故。罅隙不裂。不知雷從何入。自何出也。鍾生剔燈照髮。已截去大半。意老人必斃。急揭冠呼之。應聲躍出。再拜謝道。老朽無憂矣。受此大恩。今小有所報。遂密傳了鍾生修養運氣之術。囑道。依此行之不倦。雖不能沖舉。當却病延年。久之而爲地仙矣。又把那藥方寫出。付與鍾生。

黑豆一升。去皮　貫仲。一兩　粉草。一兩　白茯苓。五錢

蒼朮。五錢　砂仁。五錢

用水五碗。文火慢熬。及至水盡。去藥。將豆搗如泥。作芡子大。

每嚼一丸。恣食苗葉。

鍾生深深致謝。老人道。君之恩不能報萬分之一。後晤有期。當宜自愛。

迨曉。老人促裝而去。鍾生修合了丸藥。到了雁宕。你道這雁宕在何地方。自臺州府赴永嘉路。出樂清縣。則雁宕在道左焉。大荊樂清戍也。去天臺縣百四十里。初到老僧岩。乃雁門戶也。去大荊五六里。可數千尺。偏眉偏袒。絕似老僧。海氣觸山石。侵曉皆成白雲。或橫亘蕩下。遠望之。儼若趺坐狀。行益近。雲氣稍薄。比至岩下。巍立石耳。一肩一項。乃是兩峰。自此林木蓊翳。岩石削立。徑紆㉖壑邃。漸入佳境矣。到石梁洞。洞可容千人坐。石梁環㉗洞門起。長數十丈。扶留女蘿雜綴其上。略如蒼髯老龍飲澗。作攫拿之勢。亦一奇境也。顧向游天臺之石梁。蜿蜒跨空。飛泉萬丈出其下。游者目搖心悸。多不能度。彼則石梁高架絕頂。重以瀑布增勝。此獨偃蹇岩下。似稍遜耳。澗下南出百步許。折而西行。有謝公嶺。自嶺以東。皆爲雁宕東外谷。踰謝公嶺而西。山石皆盡立。別有天地矣。嶺下有大澗。度危石過澗。羣峰如劍。如槊。如華表。如靈芝。各種奇幻

詭怪。不可殫述。石徑出諸峰下。行里許。得古寺。名靈峰。不虛也。寺傍爲靈峰澗。澗外青天[28]一片。下廣上銳。空明滴翠。駭張目。絕似大野中望見遠山者。尋入寺。作苾蒭之饌。緩步出舊路。憩菱[29]筍峰下。意謂山水奇境。至此觀止也。西靈峰五里而寺者曰淨名精舍。[30]頗不俗。有老僧居焉。精舍在谷中。數過絕澗。始至門前。有地寬平[31]百畝。果木樹皆成行列。其後軒面石壁。如百尺牆。牆下雜植花竹。條葉鮮麗。長如春時。堦前列藥爐茶臼。架上多名人手蹟。皆題咏甌越諸山者。卷帙各精緻有法。兀坐斗室中檢閱移時。令人有超然之想。僧徐言靈岩佳處。鍾生問。何如靈峰。僧笑道。過之。興致躍躍。別僧去。鍾生暗想道。前老人謂雁宕實勝天臺。初余未到雁宕。不能定其優劣。比之靈岩。歎老人之言不虛。靈岩有寺。廢久矣。而羣峰益刻露呈秀。固知天地自然之奇。非斧鑿所能出。稍一點綴。反掩眞色耳。寺基負石屏峰。峰高挿天。左有峰曰展[32]

旗。右有峰曰天柱。高與石屏等。天柱後爲玉女峰。兩峰之間別有小峰二。土人呼爲僧拜石。頗肖。鍾生坐廢寺柱礎上。歷數諸峰。尋由石屏後小嶺上盤折行千步。至龍鼻洞。龍鼻水出焉。洞視石梁更隘。而險倍靈峰。獨秀卓筆兩峰在其下。洞之勝至靈峰而止。峰之勝至㉝靈岩而止。瀑布之勝至㉞大龍湫而止。自大荆凡行四十餘里。日哺至馬鞍嶺。㉟徐行至嶺上。望觀音諸峰。既度嶺。欲投羅漢寺宿。未至寺六七里。遇寺僧。詢路。僧指路傍谷道。從此而入。爲大龍湫。明日可一往也。鍾生因念明日至龍湫。則當自寺中却行十餘里。往復甚費。㊱遂入谷。緣澗行。㊲水聲潺湲。遙見一峰聳出。峆㊳岈其端。則是剪刀峰矣。南行又里餘。徑始絕。仰視石岩。高數千丈。下臨絕谷。谷中皆磊砢大石。龍湫水直從岩頂飛下。空中散落如雨。激亂石礌硡作聲。初冬久㊴旱。始至時。水勢頗緩。有頃。忽大至。橫流倒瀉。如決潰川。豈山靈有知耶。風聲飂飂。吹雨過

隔潭。直至岩下。諦視。則岩端出石脚反數十丈。故水直下如建瓶。㊵立未定。鬢髮已盡濕。不覺大笑。爲水聲所抑。不聞也。谷中多石菖蒲。着水尤鮮潔可愛。詎那庵瑞鹿院皆僅存餘址而已。先是靈岩卓筆峰㊶下。亦有龍湫瀑布。僅長三百餘尺。故有大小之別。坐龍湫上。不覺日晚。自龍湫出里許。谷中有小嶺甚銳。即寺後山也。過此便可直達僧廚下。不必出谷行矣。日暮道遠。鼓餘勇凌轢而上。初不知嶺之銳。至嶺脊俯視。則削如堵。寺中炊㊷煙一縷。從牆脚出。寺後樹高百尺。皆負牆而立。微茫㊸有小徑可下。則松葉塡集不可辨。遙見寺僧直下。如履平地。膽若稍壯。然每一措足。惴然如履春冰。扳藤附葛而下。卒無恙。鍾生喟然嘆道。天下事。每失於不及持而成於多畏。故馳康莊則馬逸。飽怒帆則舟覆。無所畏也。世路險巇㊹時時如行此嶺。當無患巔蹶矣。寺之四面皆高山。夜坐望東北上。僅見斗柄。問僧雁宕在何處。不知也。但言相傳靈

岩絕頂有大湖。雁過南海。常棲止其中。故名雁宕。水流出谷。爲大龍湫。蓋不可至矣。次日就路。破岩出竹。●踏霜葉簌簌有聲。二里許。至能仁寺。亦久廢。有大鑊。容四百斛。置榛莽中。是宋時物也。又西行爲丹芳●嶺。甚高峻。凡四十九盤而下。●山勢始開拓。大小芙蓉山在焉。自靈岩以東爲雁宕東谷。自靈岩以西爲雁宕西谷。能仁至丹芳則西外谷也。

鍾生賞玩了數日。初意欲住深山之中。恐米糧難以措辦。因老僧岩離鄉村路近。於僻處樹了一間茅屋靜養。行那老人傳授的工夫。頗有所得。間或饔飧不繼。試嚼藥丸以啖草果木葉。亦不覺苦澀。住了二三載。以爲此地決無人識。可以久居。不想被金德性識認。恐他次日復來。那晚就不知避到何處去了。自此以後。總不知他下落。眞是見其首而不見其尾。確是英雄作用。但他這樣一個盛德君子。我雖不敢效小說家說他成仙了道的俗套。大約自然也壽享遐齡。做一個出世的高人去

了。再說鍾生二子俱已成立。皆能紹讀(續)書香。長子鍾文娶了梅生之女。次子鍾武娶了宦蕚之女。子孫連綿不絕。鍾自新也生了三子。此時有七十餘歲。與到聽同時的人知道鍾生宦蕚賈文物童自大四人夫妻事蹟的。與到聽昔日之言相符。方信向日到聽所說古城隍廟話非謊。後來鄂氏也活到七旬之外。錢貴與代目俱享高壽。見了四代重孫。方纔老故。予固知此事鑿鑿。故著成一帙。以娛觀者之目。但信之者少。非之者衆。故不得不爲之妄言也。予尙有八句。實不成詩。亦名之曰妄言。不過因此一部妄言之後。持續此數句。以證此妄字耳。

爲報諸公識我麼。我心惟祇與天那。
醒觀世俗傷心重。醉著新編入意多。
興到高談劉子論。悶來豪放甯生歌。
妄言一任他人議。且自優游安樂窩。

校記

❶「欲」字原置「流」字之上，據文義改。

❷「千把總」原作「總千把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❸批註「憶起」原作「起憶」，據文義改。

❹「陰」原作「殷」，據上文改；下文或同，不贅。

❺此段原有眉批「此謂禍不足報以福報」九字。

❻此段原有眉批「巧寃巧報毫髮不紊」八字。

❼「似」原作「是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一《許義士傳》改。

❽「言距」原作一「詎」字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一《許義士傳》加改。

❾「裡」字原無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一《許義士傳》加。

❿「決」原作「絕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一《許義士傳》改。

⓫「八」原作「死」，「死」原作「入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一《許義士傳》改。

⑫「其」下原衍一「節」字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二《髯樵叟傳》刪。

⑬「換」原作「喚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二《髯樵叟傳》改。

⑭「幟」原作「熾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十八《二雪和尚傳》改。

⑮「人」字原無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十八《二雪和尚傳》加。

⑯「晉」原作「留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十八《二雪和尚傳》改。

⑰批註「小狗子」原作「小苟子」，據上文改。

⑱「宕」原作「岩」，據文義改。下文或同，不贅。

⑲「之」原作「義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五《高士列傳》改。

⑳「氣」原作「義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五《萬履庵傳》改。

㉑「秉」原作「炳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五《孫先生傳》改。

㉒「控」原作「扣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五《孫先生傳》改。

㉓「漸」原作「晰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五《孫先生傳》改。

㉔「明」原作「炳」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五《孫先生傳》改。

㉕「達」字原無，據陳鼎《留溪外傳》卷五《孫先生傳》加。

㉖「紆」原作「行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㉗「環」原作「還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㉘「天」原作「石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㉙「菱」下原衍一「峰」字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刪。

㉚「西」原作「兩」，「者」原作「名」，「名」原作「寺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㉛「平」原作「半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㉜「展」原作「辰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㉝「至」字原無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加。

㉞「瀑布之勝至」五字原無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加。

㉟「嶺」原作「山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㊱「費」原作「廢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㊲「行」原作「谷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㊳「峆」原作「嵢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㊴「久」原作「火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㊵「瓶」原作「平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㊶「卓筆峰」原作「卓峰筆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㊷「炊」原作「吹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㊸「茫」原作「芒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㊹「巇」原作「戲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㊺「竹」原作「行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㊻「丹芳」原作「丹房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，下同。

㊼「下」原作「上」，據周清原《遊雁蕩山記》改。

《姑妄言》小說抄本之發現

一九六三年起，筆者開始調查蘇聯所藏中國章回小說及俗文學作品版本。這個調查工作在列寧格勒（現名聖彼得堡）開始，第一天發現了東方研究所所藏《石頭記》八十回抄本，即著名的「列藏本」《石頭記》。此外，筆者還發現了不少俗文學目錄未著錄的俗文學作品（鼓詞、彈詞、子弟書、大鼓書等），以及孫楷第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未著錄的章回小說的版本。

回到莫斯科，筆者開始調查莫斯科圖書館所藏漢文古籍。一九六四年有一天，在列寧圖書館（蘇聯最大的國家圖書館）抄本部門，又意外發現了K.I. Skachkov（一八二一—一八八三）收藏的《姑妄言》小說抄本。

關於Skachkov及其藏書，有必要先做個介紹。Skachkov一八四四年由黑海Odessa城Richelieu學院的物理數學系畢業，學天文同時也學農業，所以一八四八年俄羅斯派他到北京，任務是在北京東正教館設天文台。到北京之後，Skachkov馬上開始學中文並搜集中國書籍，有的是他自己買的，有的是中國朋友、學者、官員或駐北京俄羅斯神父送給他的，有些與天文有關的善本甚至是皇帝（疑是道光）叔伯所贈。

Skachkov對書籍的興趣廣泛，他買天文、地理、水理著作，也購買文學、宗教、歷史、經濟、語言、哲學、民族學等各種的書，也特別注意各種歷史地圖，如宋代畫的西夏圖，或清代各種地圖，如十八世紀的湖北圖、嘉定府圖、台灣圖及較仔細的早期的台南圖等等。另外，他

還購買了一些有名的藏書家的書，如一八四八年去世的徐松藏的書及舊抄本（都有徐松的藏書章），和姚文田、姚元之的舊藏。

Skachkov的中國書，大部分是他一八四八—一八五九年在北京搜集的。回俄國後，外交部又派他到新疆當駐塔爾巴哈台的領使。到新疆時，他特別注意當地的歷史資料，又購買不少書與抄本，他收藏有三十四種新疆歷史抄本（其中多半從未刊行），和十一種未刊行的新疆地圖。一八六三年，Skachkov又回到俄國。他曾想把他收藏的中文書賣給教育部，但教育部不買；問科學院亞洲博物館（當時俄國唯一的研究東方文化的機構），雖然最有名的漢學家V.P. Vasilev寫信給科學院，證明Skachkov的收藏非常寶貴，但科學院因爲經費不夠，沒有購買。

Skachkov在中國一共搜集了一千五百多種書與抄本，大概家裡沒有地方放，所以一八六七年他把書籍交給聖彼得堡皇家公共圖書館臨時收藏。過了六年（一八七三），西伯利亞Irkutsk（伊爾庫次克）城大商人A. Rodionov（與中國做貿易，在漢口買茶葉）表示，如果政府給他一個勳章，他同意付錢購買Skachkov的收藏，贈給莫斯科Rumjantsev博物館——其圖書館即是列寧圖書館的前身，一九九〇年代又改名爲俄羅斯國家圖書館。

一八七三年Skachkov的中文書正式入藏圖書館以後，好多年都沒有人整編目錄（只有Skachkov自己的一些卡片），因此日本漢學家羽田亨博士、法國漢學家P. Pelliot（伯希和）教授，先後於一九一四年、一九二五年到莫斯科看過Skachkov的藏書，但似乎都不曾注意《姑妄言》這個抄本，他們都是歷史學家，注意Skachkov收藏歷史資料，如羽田亨教授研究元代史，利用Skachkov收藏從「永樂大典」抄的資料，Pelliot教授在荷蘭出版漢學期刊 *T'oung pao*（通報）

一九三二年二九卷發表了一文，專門介紹Skachkov收藏的一些歷史手抄本。

一九三七年，列寧圖書館邀請列寧格勒冬宮博物館的漢學家 V. N. Kozin 來莫斯科整理Skachkov的收藏，他改正不少Skachkov自己寫的目錄，但因第二次世界戰爭開始，整理工作只好停止，而 Kozin 在列寧格勒圍城時也犧牲了。又過了二十多年，圖書館邀請老漢學家 A.I. Melnalknis先生於業餘之時到館整理Skachkov收藏的舊抄本並編纂書錄（他在東方研究所許多年，參加編纂四卷本的《華俄大辭典》）。

一九六四年，筆者來到列寧格勒圖書館抄本部門看看那裡藏的中文抄本，Melnalknis先生知道筆者研究中國文學，從抄本書庫拿出來幾個文學作品抄本，並說他自己不是研究文學的，不大知道是什麼作品。筆者打開一個較大的紙盒子，裡面放的正是二十四冊的《姑妄言》小說抄本。Skachkov大量搜集各種文學作品，小說方面除了著名的四大奇書之外，還有一些較罕見的作品，有的版本在孫楷第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及大塚秀高編的《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未著錄，如三槐堂本《繡像飛龍全傳》、孔耕書屋本《增訂精忠演義》等，或海外較少見的《三分夢全傳》（道光十五年版）、《蓮子瓶全傳》（道光二十二年版）、《海公大紅袍全傳》（道光十三年版）、《娛目醒心編》（咸豐二年刊）等等，可見一八四八年到北京的Skachkov大多買了道光時期小說版本，他企圖較全面的搜集各種小說，所以得到《姑妄言》抄本大概也不是偶然的（其他小說都是刻本）。

《姑妄言》是章回小說，作者爲三韓曹去晶，有一七三〇年（雍正八年）自序，林鈍翁總評，分二十四卷。筆者當時查孫楷第的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和其他書，都未見著錄。與孫楷

第教授寫信時，提到這本書，他回答說從未見過，並懷疑它是韓國人用中文寫的作品。其實「三韓」是中國的一個縣名，清代屬熱河省，《姑妄言》作者定是三韓縣的漢族人。可惜筆者許多年都查不到關於曹去晶和《姑妄言》的材料。

一九六六年，筆者於《亞非民族》發表一篇長文〈中國文學各種目錄補遺〉，補充孫楷第《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及各種俗文學目錄，第一次著錄了在列寧圖書館發現的《姑妄言》手抄本。

過了八年，一九七四年莫斯科東方文學出版社出版 A. I. Melnalknis 先生編的《Skachkov所藏中國手抄本與地圖書錄》一書，仔細記錄Skachkov收藏的抄本及手繪的地圖、風俗畫三三三種。其中N245著錄《姑妄言》，注明抄本是幾個人抄的，有人寫楷書，有人寫行書。第二卷、第二十一卷有中國收藏家之圖章。用的紙是「仁美和記」和「仁利和記」兩個紙廠的。每册他都數有多少葉，也注明缺哪一葉，如第八册缺十七—十八葉，哪一葉撕掉一塊等等。可惜Melnalknis先生編的目錄很少人注意，蘇聯用的人很少，國外漢學家及中國學者大概完全沒有注意。

又過了十年，一九八四年日本大塚秀高教授編印《中國通俗小說改訂稿》，記錄《姑妄言》只寫？卷？回，周越然舊藏；一九八七年增補時，著錄的仍是周越然舊藏的「素紙精抄本，存第四十至四十二回」。這個殘抄本不知去向，但一九九〇年北京吳曉鈴教授、法國陳慶浩教授都告訴我上海優生學會有它的鉛印本；陳慶浩教授則早已從筆者一九六六年發表的文章，得知筆者在莫斯科發現了《姑妄言》較完整的舊抄本。一九九〇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的《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》據周越然〈孤本小說十種〉著錄了上海優生學會鉛印殘本，但未見該書；一九九三年北京出版的《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》才首度介紹該殘本的內容和居士山人序的大意，

疑是明末清初作品，並說：「清代禁書諸目及諸家藏書目均未著錄，故無法確考其成書時代及作者。」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，頁一〇七）他們也聽說「前蘇聯藏此書之全帙，抄本二十四册」，但因未見一九六六年拙著，不知莫斯科所藏抄本有作者曹去晶的名字，也有一七三〇年的作者自序，它肯定不是明末清初之作，而是雍正時期的小說。

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間，筆者在北京與劉世德教授、法國陳慶浩教授討論過《姑妄言》的影印。一九九二年到台灣教書，清華大學王秋桂教授也提到出版《姑妄言》的問題。一九九三年俄羅斯國家圖書館館長I. S. Filippov教授到台灣參加中央圖書館館慶，王秋桂教授和筆者與館長趁此機會，終於談好在《思無邪滙寶》出版《姑妄言》的排印本。

距離俄國Skachkov在北京開始大量搜購中國古書及舊抄本約一百五十年後的現在，他所收藏的《姑妄言》小說抄本才第一次要在中國問世，這也是台灣與俄羅斯第一次合作出一本書。希望將來中國（大陸、台灣）學者及各國漢學家多注意Skachkov的藏書，以及其他俄羅斯所藏中國善本、抄本和稀見的刻本，繼續合作出版。

這次《姑妄言》小說重新問世，特別是陳慶浩、王秋桂、陳益源三位教授的功勞，以俄羅斯學界之名要感謝他們。

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・李福清（B. Riftin）

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

Je soussigné, Michel CARTIER, responsable de l'URA 1067 ("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") du CNRS (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)-FRANCE-, déclare autoriser,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., LTD,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(cinquante titres),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'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. CHAN Hing-ho, chercheur au CNRS, et membre de l'URA.

S'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'édition,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.

Michel CARTIER Res
A Paris, le 19 Seprembre 1994

授權書

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(l'URA1067--C.N.R.S.)負責人名義，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，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《明清艷情小說叢書》(計五十種)。出版問題，依合約規定辦理。

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
(l'URA 1067-C.N.R.S.)
負責人
賈永吉
1994年9月19日

思無邪滙寶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姑妄言／（清）曹去晶編.--初版.--臺北市
：臺灣大英百科，1995［民85］
冊 ； 公分.—(思無邪滙寶；36-45)
ISBN 957-8592-48-5(第一冊：精裝).--
ISBN 957-8592-49-3(第二冊：精裝).--ISBN
957-8592-50-7(第三冊：精裝).--ISBN 957-
8592-51-5(第四冊：精裝)

857.44　　84013789

思無邪滙寶〔肆拾伍〕

姑妄言(十)

發 行 人／葉貴英
總 經 理／葉松田
主　　編／陳慶浩・王秋桂
執行編輯／陳益源
編　　輯／吳秀梅・羅文翠
美　　編／張嘉郁
校　　對／楊俶儻・吳啓榮
封面製作／里安工作室
編輯製作／成易圖書公司
出版發行／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／台北市復興北路 2 號A棟 5 F之 2
電　　話／(02) 7730868
傳　　眞／(02) 7764299
排　　版／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　　刷／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
裝　　訂／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法律顧問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・羅明通律師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41 號
初　　版／1997 年 1 月

全套定價：41200 元
ISBN957-8592-12-4(一套；精裝)
ISBN957-8592-48-5(單冊；精裝)

姑妄言

姑妄言

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(C.N.R.S)
中國文史研究組
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

合作出版